

德國問題

莫洛托夫演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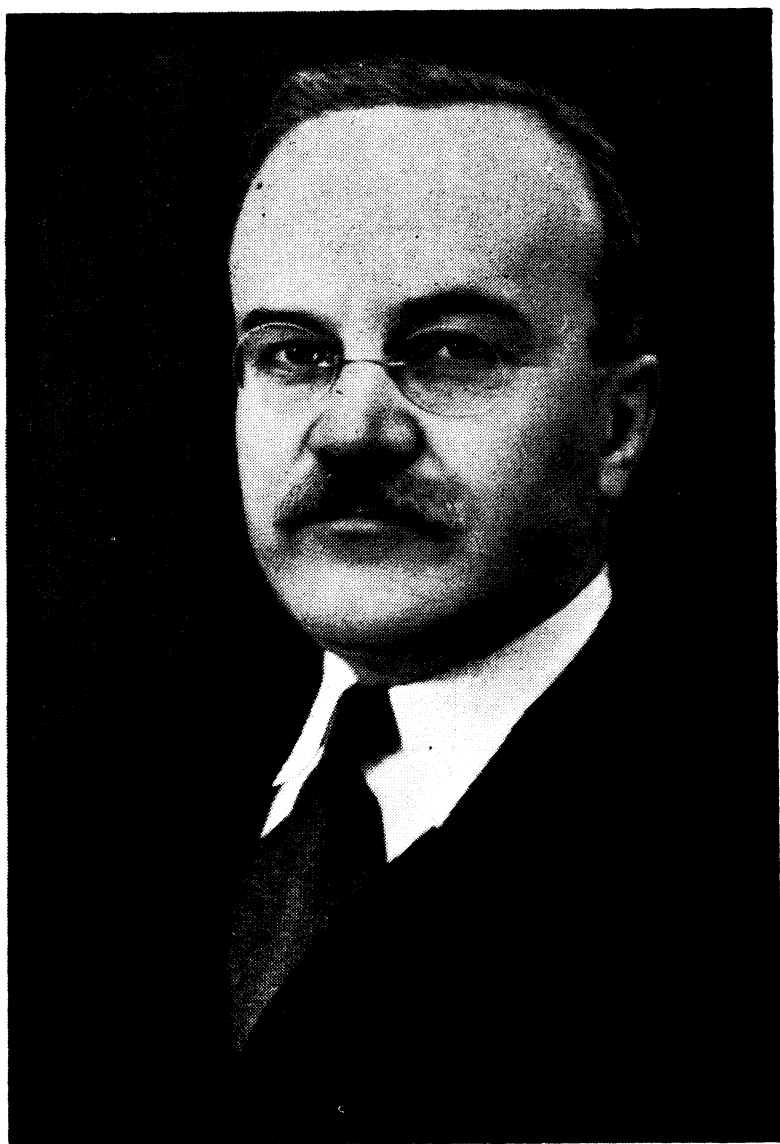
(倫敦外長會
莫斯科)

蘇聯外長

莫洛托夫

在莫斯科與倫敦外長會議上的演說

蘇聯大使館新聞處 編印
一九四八年三月 南京



蘇 聯 外 交 部 長
莫 洛 托 夫

目 錄

莫斯科外長會議

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	一
關於蘇聯政府對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問題的立場的聲明	三
普里戈文關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的問題	七
關於德國肅清納粹主義和解除軍國主義化的聲明	一〇
關於德國民主化問題的致詞	一八
經濟原則與賠償	二一
關於德國臨時政府組織的聲明	二六
關於魏瑪憲法	四四
關於阿爾巴尼亞的參加對德和約的準備工作	五一
關於奧境的德國資產	五四
關於奧境德國資產問題的建議的討論	五六
關於和會的組織成份	六〇
德國的經濟統一	六三
關於德國國家組織的聲明	六五
關於德國臨時政治組織的形式與範圍	七三
關於德國諮詢會議的職權	七九
關於德國國家組織問題上的實行公民投票	八二
	八四

關於德國臨時政府與德國管制委員會間的相互關係	八十一
關於德國臨時政府與各邦政府間的權限制分	八十一
關於對德和約準備的基本方針	九三
修改波茨坦會議領袖決議的企圖	九七
關於薩爾，萊茵區和魯爾區	九九
關於德國臨時政治機構的形式與範圍	一〇五
關於德國解除武裝與解除軍國主義化的四邊條約草案的聲明	一〇八
關於德區解除武裝與解除軍國主義化的四邊條約草案的聲明	一一五
關於恢復奧國的獨立與民主的草約的審議	一二五
關於奧國—南斯拉夫的疆界	一二七
關於南斯拉夫對奧國的賠償要求	一二八
蘇聯代表團對美國代表團關於解除德國軍國主義化的條約草案的聲明	一二九
蘇聯代表團對美國代表團關於奧國和約問題的聲明的答覆	一三一
關於德國的盟國佔領軍	一三三
外長會議閉幕	一三四

倫敦外長會議

對德和約的籌備	一三五
德國的經濟原則	一四一
關於經濟原則，德國戰後經濟水準和賠償計劃的聲明	一四九
關於德國賠償問題	一五三
附錄	一六〇
關於外長會倫敦會議的結果對報界發表的聲明	一六八

莫斯科外長會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外長會議第一次會議開幕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發表演說稱：

各位先生！我以蘇聯政府及我個人的名義來向英國，美國，法國代表團團長，貝文先生，馬歇爾先生，皮杜爾先生以及他們爲參加外長會議工作而來莫斯科的助手們表示歡迎。

在我們上次紐約會談的時候，我們製定了這次大會的綱領。我們迫切要討論若干有關和平調處德國的重要問題以及討論對奧和約的問題。

我們面前的任務并不是容易的。但是我們有協調工作的可靠基礎，首先是在克里米亞與柏林同盟國大會上所通過的對德國的有歷史性的決議。受命準備德奧問題的我們在倫敦的外次會議與德國管制委員會已完成巨大而有用的工作，給我們的討論提供了必需的議案資料。

我希望今天開始的協議將獲成功。

關於蘇聯政府對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問題的立場的聲明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一、柏林會議的決議規定德國完全解除武裝和解除軍國主義化并肅清它的軍事工業潛力。准許它爲發展和平工業之外所不需要的生產力應該按照賠償計劃予以拆除，假如不拆除，就應予以毀滅。

不用懷疑，這些關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的同盟國的共同決議的執行是以保證防止德國方面的可能侵略並使它變爲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爲目的的同盟國家的根本政策。這個目的是符合於世界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利益的。

二、自從德國投降以來差不多已經過了兩年。德國軍隊放下武器，於是這樣一來，終止了它的存在。因此肅清軍事工業潛力，使德國作爲一個民主與愛好和平的國家，除了農業之外還有着自己的工業與對外貿易，剝掉使侵略力量東山再起的經濟的與軍事的可能性，凡此種種在目前便獲得了決定性的意義。

大家都知道德國軍事工業潛力的主要基地是在德國西部區域，首先在魯爾工業區，因此關於德國西部的軍事工業的解除武裝是有着爲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的決定意義的。同時特別爲了侵略目的而建立的那些龐大工廠，如赫爾曼、戈林，克虜伯、勞勃脫、鮑什，伊格法賓工業和其他的工廠構成了托辣斯、卡迪爾和其他工業獨佔的基礎，這些在德國西部仍舊安然無恙，或者只規定拆除一部份，這就替迅速恢復以前的軍事力量與價值造成了前提條件。這些企業的結成獨佔性組織會便利了希特勒的侵略，而這些

獨佔事業的保存是對於將來的威脅。應該承認：如果除了事實上對於德國西部佔領區軍事工業潛力不生影響的若干零星的措施不計之外，肅清軍事工業潛力在德國西部佔領區幾乎還沒有開始。據英軍司令部報告書到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止的官方數字，位於英國佔領區內的特別為軍火生產而創辦的全部坦克，飛機，大炮和其他的軍事工廠中，至今只消滅了企業之百分之七。英，美，法三國佔領當局報告書中提到什麼「軍事工廠的中立化」，這不能替清除實際上至今還保存着的軍事工廠的完全渺不足道的清除範圍作辯護的。一望而知，所謂「中立化」在清除軍事工業潛力的工作上不能有任何意義的，更不消說在柏林會議的決議與任何作為清除軍事潛力方法的「中立化」根本沒有規定過。

至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在管制會議的機關裏，三個西部佔領區把一千五百五十四個工廠的名單提出審查，那些工廠的資本和工業裝備應當作為賠償而加以拆除，有如對付軍事工業潛力。然而全部拆除裝備到那時為止僅完成了三家工廠，而三十七家工廠的裝備拆除至今還沒有完成。

同時應該指出：在蘇聯佔領區中，屬於軍事工業和其他被禁止的工業部門的七百三十三家工廠中，充作賠償和拆除裝備的有六百七十六家。

一九四七年一月間管制委員會以檢查肅清軍事工廠進展為目的而組織的同盟國四國委員會巡視了德國的所有佔領區。有三十個軍事工廠被抽查，其中九個是在蘇聯佔領區，而美，英，法區各有七個。委員會指出了在西部各佔領區肅清軍事工廠工作的組織與執行中有着最大的缺點，並確認那裏存在着在個別工廠裏的竊取和破壞裝備的現象。

三、蘇聯代表團還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外長會議巴黎大會上即主張迅速編訂計劃並制定肅清德國工業那些部門的程序，這些部門會為侵略的德國的軍事經濟的基礎，為德國生產了大量的武器。根據蘇

聯代表的創議，管制委員會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二日決議在最近一兩個月內編製全德國的這種計劃，然而由於英美法的佔領當局沒有提出企業的必需的名單，以致直到現在並沒有編成任何計劃。

四、管制委員會所通過的關於解除德國武裝和解散過去的武裝力量人員的法令和指令，還沒有完全執行。在管制委員會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日第三十四號法令第一條中規定：「所有德國陸上，海上與空中的力量與它們的各種組織，參謀部與研究所，包括參謀本部，軍官團，預備兵團，軍事學校，戰爭幹部組織與其他軍事與半軍事組織以及帶有充任支持德國軍事傳統的它們的參謀團與會社，都被認為必須解散與完全肅清的。」

然而在英美荷領軍司令管理之下依然繼續保存着前屬於德國陸上部隊，空軍機隊與海軍艦隊的完整的德國軍隊與勤務。這些所謂「設備部隊」保存着軍事的組織，還由德國軍官統率着，享有訓練的權利，這幫助了德軍幹部的保存。根據英美司令部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的正式的報告書，保有從業的指揮與勤務的德國軍隊數目，隸屬於英國統帥部的八萬一千三百五十八人，隸屬於美國統帥部的約九千人。

這種情形完全違背管制委員會的決議的。

五、在德國英美荷領區裏與德國軍隊並立存在的還保存着非德國民族人員所組織的軍隊，這些軍隊依照法令是要解散並遣送回國的。在他們之中有米海洛維區份子、烏斯達奇、薩拉希、所謂「南斯拉夫皇軍」，以及安德斯將軍的部隊，班德羅夫恐怖組織份子和其他等等。

這種情形是違反着管制委員會的決議的。

六、由於上述種種情形，茲向外長會議建議責成監督委員會採取下列措施：

(1) 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以前制定肅清德國軍事工業潛力的計劃，定期至遲於一九四八年底完成肅清軍事工業潛力，特別注意肅清與德國軍事潛力聯繫的卡迪爾與托辣斯的企業。

(2) 從速進行消滅德國軍事物資與破壞德國領土上用作進行陸海空戰爭的一切軍事目標的工作，這些工作，應在一九四九年底全部完成。

(3) 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以前完全解散並肅清一切保持着的德國軍事編隊，包括勤務部隊在內。

(4) 解散並完全廢止一切現存的及重新建立的部隊、參謀部、防衛值勤與其他組織，以及由非德國民族人員所組織的訓練集合營，這些營根據管制委員會的決議是要解散并遣送回國的。

答復貝文關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的問題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

在討論關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的問題時莫洛托夫曾答復貝文。莫洛托夫證明貝文實際上承認了在英國佔領區裏有着從過去希特勒軍隊中的兵士和軍官以及從安德斯部隊的所謂「南斯拉夫皇軍」的非德國籍的人員，也有着北海洛維區份子，薩塔希，兼德羅夫恐怖組織份子和其他的餘孽的軍事形式的編制，莫洛托夫提出責問：「爲什麼保存着這些編制？他們只能毒化空氣，難道還不明白嗎？廢止所有这些還保存着半軍事化的部隊、參謀部、守備勤務以及其他組織并「澄清空氣」已經是時候了。」

關於貝文對於在蘇聯的軍事停頓和留在蘇聯佔領區裏的一些德國海軍艦隻的命運的指摘，莫洛托夫嚴正指出它們的不守約束和毫無根據。

隨後莫洛托夫引述英國和美國代表團的編在管制委員會報告書的「解除軍國主義化」一篇裏的聲明。在這聲明裏引證着美國報紙載稱在蘇聯領土裏似乎至今維持着數百萬德軍停頓的斷言，也引證着關於在蘇聯領土裏似乎繼續存在着「謝德利茨軍」的謠言。

莫洛托夫指稱：我爲那些把這種謬文引入報告書的美國和英國的代表們感到了不愉快。雖然索柯洛夫斯基元帥已在二月十日的管制委員會的同一會議上駁斥了美國和英國代表團的聲明，而這些聲明仍載入管制委員會的報告裏，所以我尤其感到了不愉快。

據說因爲有這些流言，所以被載入了報告書。但是如果我們自己在傳播這些愚蠢的流言并把類似的

無聊話印入自己的報告書裏時，我們將引證什麼樣的流言傳播者呢？

其次莫洛托夫宣稱：蘇聯政府不反對就在今天即向外長會議提出關於現在蘇聯領土裏的德軍俘虜的數目。蘇聯政府認爲美國，英國和法國政府關於現在它們國內和它們管轄的領土裏的德軍俘虜的清單也應該同時提出來。

莫洛托夫續稱：今天貝文先生，如我所了解的，證明了：關於軍事潛力和關於它的肅清的問題的討論是不能夠與德國經濟統一的問題分開的。我不能同意這個。皮杜爾先生所表示的觀點更爲正確。自然，在一切工業部門，有的爲和平的目的而服務，有的今天是和平的而在戰時則爲軍事的需要而服務的，它們之間當然有聯繫的。可是，如果認爲當我們沒有審議一切經濟問題，包括關於德國經濟統一問題時，我們便不能談到肅清德國的軍事潛力，這是不正確的。

蘇聯代表團同意我們應該採取一切手段來保障德國經濟統一，但這不應該作爲拖延關於解除軍國主義化和肅清德國軍事潛力的口實。無論如何，怎麼能解釋這種情況：在西部佔領區，管制委員會指出要清除屬於德國軍事潛力的一，五五四個工廠，而事實上裝備被拆除的只有三個軍事工廠，但同時在蘇聯佔領區被破壞了六百七十六個軍事的和其他被禁止的工業的企業。

貝文表示贊同必須修改去年三月管制委員會所規定的德國工業水準。蘇聯政府完全支持這個建議。莫洛托夫稱：還在去年六月十日我就闡述過蘇聯政府對這個問題的下列觀點：「對於德國的和平工業，應該賦以較爲廣大的發展的可能性，只要這個工業發展爲的是保證德國人民的和平需要和發展對其他國家的貿易。這一切要求着設立對於德國工業，尤其對於不能僅由盟國中任何一國單獨負責的魯爾區工業的適當的盟國共同管制。發展德國和平工業并顧及發展德國對外貿易的適當計劃的通過，以及對於

一切德國工業的盟國共同管制的設立是符合的柏林會議關於把德國要看作統一的經濟整體的決議的執行的必要的。

莫洛托夫強調蘇聯政府關於德國工業發展的水準和德國經濟統一的保證的問題特別重視時，指出：但延攔關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的問題的審議却是不對的。他指稱：不但蘇聯關心德國的解除軍國主義化，歐洲其他國家對他的關心並不遜於蘇聯。沒有理由可以延攔關於解除軍國主義化的問題審議直到討論一切整個經濟問題的時候。但迄今只有蘇聯政府對這個問題提出了具體的建議。

關於德國肅清納粹主義和解除軍國主義化的聲明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

在同盟強國的決議裏屢次強調過：德國法西斯主義遺毒的根絕（肅清納粹主義）和德國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保證歐洲和平與安全的最重要條件之一。管制委員會的報告書裏所載的資料以及我們政府所得的情報給我們以領斷關於這些決議的實行，這方面所獲的成效和存在着的嚴重的缺點的可能。

一、肅清納粹主義

從管制委員會的關於肅清納粹主義的報告裏可見同盟國家的管制機構從自己的活動一開始就實行了對消滅國社黨，它的支部和其監督下的團體的措施，解散了在希特勒政權下設立的路斯機關，廢止了若干法律並且採取了以防止在德國的法西斯和軍國主義活動為目的的措施。

可是目前關於執行柏林會議協議了的以根絕法西斯餘毒和以準備在民主基礎上改造德國政治生活的條件為指針的德國肅清納粹主義的共同綱領的情況不能認為滿意。在這方面有許多還沒有做到。這首先應該說到執行柏林會議的這種重要的指示，如從公共職務和半公共職務以及企業的重要部份的職務上逐出人數較它的職務的名義上的參加者更多的希特勒黨徒和其他敵視盟國目標的人員。

至今在德國大工業中心裏的許多重要的經濟的和管理的職位上盤據着會積極幫助希特勒獲取政權，組織德國侵略的準備和實行的人員。事實指示出在許多場合裏在領導的位置上盤據着德國法西斯主義和

侵略的組織者，他們在希特勒政權時是德國托辣斯，康采因和其他獨佔事業的領導者。例如，在英國佔領區的煉鋼和製鐵工業的企業的管理機構的首長是金克利巴赫，這人在希特勒政權時是最大的康采因「鋼鐵托辣斯」的經理。金克利巴赫不但管理著英國佔領區包括魯爾在內的煉鋼和製鐵工業，而且他甚至受命擬訂英國佔領區的工業的「社會主義化」的計劃。法西斯的大領導者愛爾納斯脫·賓斯金，在希特勒政權時是帝國武裝委員會十三個委員之一，現在是英國佔領區德國冶金工業協會的主席。至今在英美佔領區裏有這些德國工業獨佔的大領導者如古根堡（鋼鐵工業），他是法西斯德國的威廉·潘根的軍事工業領導者之一，以及赫爾曼·布赫爾，雷赫傑等依然自由而且擔任着重要的任務。

在檢察官和法庭的機構裏擔任法官和檢察官的職務的常常有在希特勒政權時執行懲罰政策的過去的法西斯份子。根據管制會議報告的資料，在美國佔領區的檢察官和法庭的機構裏，這種人在工作的約有百分之三十五，在英國佔領區裏達百分之四十三，在法國佔領區裏過去希特勒政權的活動家佔了法官總額的一半。擔任漢諾威城的法庭的庭長的是愛爾脫斯的希特勒軍事法庭的過去的顧問。在凱爾恩城的監獄擔任獄長的是過去在波蘭戰時的「勃隆凱」監獄的獄長，以數不清的酷刑和殘酷制度而出了名的法西斯劊子手道克惠依來爾。

德國的民主報紙屢次發表在英國和美國佔領區裏佔着領導地位的著名的希特勒份子的廣大的名單。可是在許多場合，輿論關於罷免這些人員的要求沒有受到注意。肅清納粹主義的執行常常變成了對於幾乎全部德國壯丁的形式的名單。只要說：到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在美國佔領區裏被召去填肅清納粹主義的調查表的有一千一百六十人，也就够了。有六百萬人已經領到了恢復權利的執照，其餘五百六十萬人還須經過肅清納粹主義委員會的通過。可是柏林會議的決議要求把過去的活動的希特勒份子從領導地位上

黜退并懲罰法西斯罪犯，而不是把所有過去的納粹黨和它支部的黨員一律召到法庭去。在另一方面，這樣的摧殘的「肅清納粹主義」的方式不能消除一部分活動的希特勒份子混入了一般恢復權利的羣衆裏去的可能。

如美國報紙所載，向美國參院特別委員會提出的關於美國佔領區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肅清納粹主義的情形的報告裏指出許多活動法西斯份子中的高級人員事實上逃避了任何懲罰。提交參院委員會的有的資料講到有許多人，按管制委員會的指令應該被剝進最活動的納粹黨員的範疇，但他們在肅清納粹的執行時，僅被認為「附從者」，最多只判罰了二千馬克。這些法西斯巨魁繳納了這種罰鍰後，獲得了被認為肅清及格的可能，於是可得到在管理機構和工業裏的負責地位的任命了。在蘇聯代表團的報告裏證明了：在巴伐利亞受審的五百七十五個著名納粹黨員中約有四百個被肅清納粹主義法庭劃入「附從者」。美國副總司令官克雷將軍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裏在斯圖加特的邦議會上宣稱：「肅清納粹主義被利用爲儘可能多的人員回復原來擔任的位置，而不是作爲搜尋和懲罰新的人，這事變得日見明顯了」，他的話是不足爲要的。

訪問德國的國際職工會聯盟委員會對於英，美，法在德國佔領區裏的肅清納粹主義的情形也認爲不滿意。

至於蘇聯佔領區，那麼這裏的軍事當局在執行肅清納粹主義時，主要的注意集中在把活動的法西斯份子和在希特勒當政時任領導職務的人員，都從公共的和半公共的職位上清除掉，而以民主團體介紹的人員來代替他們。並且被蘇聯軍事當局扣押的企業以及希特勒黨徒和戰爭罪犯的土地都移交給德國民主的管理機構去處理。

這裏馬歇爾先生說到蘇聯方面關於德國肅清納粹主義問題所供給的情報認爲不充份。但是我應該說馬歇爾先生注意管制委員會關於肅清納粹主義的報告，其中有關於一切佔領區（也包括蘇聯佔領區在內）的詳細的情報。特別請注意報告中關於過去希特勒公務員被罷免和禁止任職的數額的資料。如這些資料中所看到的，在蘇聯佔領區裏相當的數字是三十九萬零四百七十八人，即比任何其他佔領區的爲多。看過管制委員會報告原文，即可以明白蘇聯軍事當局對於在蘇聯佔領區裏執行肅清納粹主義問題供給了完全的情報。

講到馬歇爾先生聲明關於有時納粹主義者以恢復權利爲目的而加入社會主義黨一點，那麼在蘇聯代表團方面沒有可以證實這種聲明的資料。關於這一點，馬歇爾先生也沒有舉出任何的事實。

肅清納粹主義的不滿人意的情况隱藏着對德國民主改革的危險性在。特別在管制委員會的報告中可以看出得出，在英美佔領區裏分歧廣大的，尙在德國投降前夜成立的法西斯地下組織「移植者」被發現並且被清除了。這一組織外表上蔽了商務企業的假面具而活動，長時期計劃着自己犯罪的工作。這一組織對於佔領當局的措施隱忍不作直接的反抗，却努力於把活動的法西斯份子拉到經濟的和管理的職位上，於是利用他們的官職在這種掩蔽之下展開敵對於佔領德國的目的的工作。最近在英美佔領區裏也發現了在過去的將軍們和過去的SS軍官們領導之下工作的，而支部遍及整個德國的大的法西斯地下組織。這一組織給自己提出的目標是在德國恢復法西斯制度。在肅清它時發現了秘密倉庫和大量的軍火。在蘇聯佔領區也會清除了幾個法西斯秘密團體和組織，其中一個組織爲「白色海盜」，主要是由過去的「蓋世太保」，SS，SD和其他納粹組織的同事所組織。在所有佔領區裏曾發現所謂「萊因的抵抗運動」的祕密組織，它們的目的是在工業裏進行怠工和牽制，使德國和平經濟的復興受到阻礙，並妨礙德國對

於同盟強國的義務的履行。

看到這些之後，柏林會議所通過的肅清納粹主義的共同綱領的執行決不能認爲令人滿意的。

蘇聯政府認爲必須建議請外長會議授權管制委員會在它以後的工作裏應集中注意於下列任務的執行

：

一、採取迅速的措施以驅退公共的及半公共的職位上的過去的法西斯活動份子。

二、加緊在法院和法庭中審判關於納粹罪行的公案，將過去的希特勒政權的活動家在法庭及檢察署機構中的位置代之以在政治和道德的品格上都合於加強德國民主基礎的要求的人員。

三、以柏林會議的決議爲出發點，保證無條件懲辦希特勒制度的領導人員和戰爭罪犯，同時不得縱容在法庭調查過去的非活動的納粹黨員。

今天我們傾聽到了馬歇爾先生的建議。蘇聯代表團將詳細研究這些建議，但在目前我們已經可以說蘇聯代表團認爲在原則上是可接受的。

二、民主化

柏林會議承認應該在德國全境恢復民主基礎上的地方自治，應該准許和鼓勵一切民主黨派和自由職工會，應該在區的、省的行政機構和邦的行政機構裏推行代議制和選舉制，應該設立若干本質上重要的德國的中央行政部並且准許言論，出版和宗教的自由。柏林會議通過的這個計劃的執行應該準備在民主基礎上的德國政治生活的前後改造和德國在國際生活裏的可能的和平合作。

在這一方面已經達到了顯著的成功。在德國出現了并發展着真正的民主力量的自己的活動。希特勒

政權，德國戰時經濟和法西斯的意識形態的完全的崩潰，在勞動人民階層裏有力地毀壞了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以往的影響。這對於德國政治生活以後的民主化創造了良好的基礎。

可是民主化的進程在一切佔領區裏非常不一致，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政治生活的區的分割以及德國的沒有政治統一相關聯的。

在美國和蘇聯佔領區已經實行了邦議會的選舉，它們按選舉制的原則組成了政府。地方自治機構的選舉也在英國和法國佔領區裏實行了。然而選舉的進行不在全德國一律的民主選舉制度的基礎上，這在個別區裏實行選舉之下發生了重大的缺點。

例如，在英國佔領區裏採用了這樣的選舉制度，它使一九四六年九月的地方自治機構的選舉得到了如下的結果：在這些選舉裏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獲得了一千一百七萬八千票和二千五百四十九張當選證；基督教民主同盟以一千一百萬票獲得了八千五百八十三張當選證；共產黨集了二百萬票而只獲得一百三十九張當選證。

至於美國佔領區裏所用的選舉制，那麼在某些場合下，例如在巴伐利亞，沒有獲得選票百分之十的黨派在邦議會裏便得不到一個席位。以這種不民主的選舉的手法達到了在邦議會裏排斥掉所不樂意的反對黨。

針對着這種情況，在一切佔領區裏的德國民主團體，都表示希望為全德國規定出劃一的民主的按比例代表的選舉制度。

德國的民主政黨和自由職工會的情況是另一個重大的問題。雖然在這方面已經達到了差強人意的結果，但德國民主團體因區的分割到現在還不能在全德國範圍內實現聯合的可能，所以區的分割是它們發

展的嚴重的障礙。蘇聯代表們在一九四五年十月的管制委員會裏，曾努力想通過結果可以承認德國民主黨派和職工會在全德國範圍內，聯合和自由舉行大會與會議，并選舉自己的中央機構的權利，但是沒有成功。

然而，以個別佔領區的範圍來限制德國民主團體的活動違反了柏林會議的原則的目標，也妨礙了德國民主發展的事業，這是完全明顯的事。沒有民主政黨和職工會在全德國的範圍內的聯合和沒有賦予他們自由解決自由內部事業的可能，就不可能真正談論德國民主基礎的發展。

目前在有幾個佔領區裏的邦議會所採取的邦憲法的問題，對於德國的民主政策和它的將來的國家的發展有着重大的意義。但在一方面也有着本質的缺點。

這些邦憲法的基本立場，在有些場合是以直接相反的原則爲出發點的，這不能不妨礙到德國民主化的實現。例如，在美國佔領區裏巴伐利亞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裏通過的邦憲法充滿着聯邦主義的觀點。在另一方面，在蘇聯佔領區裏的紹林吉亞的新的邦憲法基本上，承認民主德國國家的統一并宣告紹林吉亞爲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一個構成部分。

一九四五年秋季在蘇聯佔領區已實行的那個土地改革，在德國民主化的觀點看來是有重大的意義的。這個土地改革破壞了久已是德國軍國主義以及後來的希特勒主義的支柱的容克世家的政治的與經濟方面的影響。

在其他佔領區裏暫時還只實行着土地改革的準備工作，同時管制委員會認爲：「土地改革實際上只有蘇聯佔領區已經完成。雖然按土地所有的範疇來分配土地資產，證明着各佔領區對於土地改革的實行有着可能性。」

外長會議再度申述管制委員會已獲得的上述協議：「在一九四七年年裏所有佔領區必須實施土地改革」，將是完全適合時宜的。

蘇聯政府認爲：爲執行在民主與和平的基礎上改造德國的政治生活的共同綱領起見，必須在一切佔領區裏實行平行一致的政策。特別必須：

一、賦予德國的民主政黨與自由職工會以在全德國範圍內聯合，舉行由全德國代表參加的會議與大會，選舉自己的中央機構，出版自己的中央的報紙與雜誌的權利。

二、授權管制委員會擬訂與實施在全德國領土上的以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與在祕密投票與比例代表制下的選舉權爲基礎的關於選舉的民主立法的統一原則。

三、批准管制委員會關於一九四七年在美國，英國與法國佔領區裏實行土地改革的協議的決議，作爲德國鄉村生活的民主改造的基礎。

上述各重要缺點的消除與德國一切佔領區當局的對柏林會議決議的準確執行，可保證德國政治生活在民主與和平基礎上改造的推行。

關於德國民主化問題的致詞

對馬歇爾與皮杜爾的答覆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談到馬歇爾關於德國民主化的問題時，莫洛托夫指出在這篇致詞裏包含著許多寶貴的意見，蘇聯代表團同意這些意見並應該在下次的討論裏考慮它們。

美國代表說到民主化時停留在「民主」的概念上。好像現在不應該深究這個題目似的。我只能夠指出，蘇聯代表團對這個重要的問題當然有話要說，而當需要時就會這樣做的。然而這個問題不應該歸入到關於「民主」一辭的一般性質的談論，因為這裏得不到什麼益處的。

美國代表團對於民主化問題的文件做得非常機械，因而可能引起曲解。無論如何必須弄明白：我們的解釋德國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不應該允許作爲宣揚希特勒主義思想的自由，或作爲辯護德國侵略政策的自由。這裏大家總應該同意：我們理解的言論和出版自由，並不是可使隱藏的希特勒份子和他們的伙伴們，能在德國利用了這種自由來復活希特勒主義或準備新的侵略。關於這一點無論如何不容允許含混。

其後莫洛托夫觸到了馬歇爾所作的具體的意見。

雖然後者曾提出說明：保留在美國佔領區裏的審判機構和檢查署的各級職位上的過去希特勒政府的活動家，他們約有百分之三十五通過了美國佔領區所規定的檢查，蘇聯代表團仍舊認爲這個百分數過大

。當然我們應該同意，並不是每一個在希特勒政權時担任過這個職位的審判或檢察的工作人員，都應該在自己的職位上被罷免掉。然而在我們蘇聯人民看來，希特勒政權從事挑選充任審判職務和檢察機構裏——即爲了實施自己的懲罰政策——的人員是以自己特殊的法西斯目的爲觀點的。因此，我們覺得這樣大的數量之如百分之三十五的希特勒公務員保留在審判機構和檢察署的負責位置上，對於事業是不合宜的和有害的。在其他西方佔領區裏的情形也並不好些。

昨天貝文先生說到了我對英國佔領區裏的有些重要職位上至今還有希特勒政權的最出名的活動家如金堪爾巴赫，品斯金，察根和其他人員的指謫。關於這一點貝文舉出了在蘇聯佔領區裏保留在這些或那些職位上的許多其他姓名。這個聲明值得嚴重的注意。對於貝文的聲明蘇聯政府將頒發指令給德國的蘇聯軍事行政當局着手相當的考查，要是必須的話，採取補救的措施來對付這些過去充任希特勒政權的忠實走狗而自毀名譽的德國的政務人員。

可是，當我指名列舉人員時，我的用意是在促使注意：甚至希特勒政權的最出名的活動家至今有些佔領區裏還佔據着最負責任的職位，這不會是正確的，也不會是符合於事業的利益的。最近在巴伐利亞邦議會的會議上，巴伐利亞的首相愛哈爾特宣稱：

「肅清納粹主義的問題在目前是『耐從者』的問題。肅清納粹主義委員會積滿了這些『耐從者』的公案，而真正的納粹黨員却從此卸脫了責任。因此需要根本上修正關於肅清納粹主義的法律。」

我想我們應該聽聽這個聲明而從中得出合式的結論，尤其在實施已通過決議的經驗上。

馬歇爾報告在美國佔領區裏存在的由德國過去的軍人所組成的編隊在最短期限內即予解散。這當然是好的。依然有着這樣的事實的所有的佔領區應該儘量迅速實現這個措施！

關於美國佔領區裏的軍事工廠這一點馬歇爾作了聲明稱：那裏所有的軍事工廠裏已經有八十個完全給消滅了。在管制委員會的報告裏說美國佔領區裏完全消滅了或「中和化了」七十個工廠；這些資料是屬於德國的美國軍事行政當局自己的。現在說了新的數字——八十個工廠。但最主要的點在於：在報告裏說的是被消滅或「中和化」的軍事工廠，而且沒有指出，消滅了多少工廠和「中和化了」多少工廠。蘇聯代表團已經指出過「中和化」在軍事工廠方面是很不確定的概念。採用「中和化」在管制委員會裏沒有得到任何的協議。我們有着重大的警惕，「中和化」有時可能達到代替軍事工廠的消滅，結果大部分解保存着。

美國代表團這裏所做的報告說：在美國佔領區裏，八十個軍事工業的工廠已經百分之百被清除，這對於我們是可喜的新聞。我們第一次聽到它。我們從其他佔領區裏還沒有接到過這樣的報告。假如從其他佔領區裏也能得到這樣的報導那就好了。假如四個外長對於在所有四個佔領區裏關於這個問題能採取一致的措詞並且消除在這事上的不合的延宕時那就更好了。

皮杜爾先生在許多最重要的問題上表達了意見。蘇聯代表團支持這一個意見，即：對於德國所有佔領區裏的民主政黨和自由職工會，我們現在已經需要努力達成協議，使這些政黨和職工會在全德國範圍內的活動的展開得有可能。不應該把這個決議擱到關於德國國家機構的總問題整理就緒之後。這個問題的迅速的解決是合乎德國民主化的利益的。

皮杜爾也觸到了關於農業改革的問題並且承認了它的重大的意義。蘇聯代表團歡迎這種觀點並且再度表明希望我們能在這一點上也通過一致的決議。最後，在一切佔領區裏應該實行這個改革。

經濟原則與賠償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

我們剛纔聽見了貝文先生的重要聲明。這個聲明將由蘇聯代表團加以研究。我今天的聲明要闡述貝文先生也提到的根本問題的蘇聯政策的觀點：

柏林會議規定了對英德談判的經濟政策的基礎，出發點是從：德國必須被認為統一的聯合整體，同盟的國強對德國經濟生活的一切根本尚遺的政策的重施也與英之適應：

同盟與在行談判一般經濟政策實施應隨時保證德人與本身經濟發展需要的滿足。對於德國應盡義務包括賠償的履行，同時並證德人軍事工業的潛力：

爲達到這些目的，應該遵循盟國間協調的方法來解決這類的問題：在德國和平工業與農業的發展，貨幣與銀行制度的組織，國內貿易的發展，運輸的組織以及其他的問題。德國的和平工業很久就獲得了世界經濟與世界貿易的重要的環節，它可以給需要德國的煤斤，金屬和工業製品的其他民族蒙受利益；要發展德國的和平工業必需爲德國創造輸出和輸入貿易的實際的可能。

在柏林會議上蘇聯政府首長斯大林大元帥建議，設立中央行政部來保證德國政治的與經濟的統一。這個建議沒有爲會議的其他參加者所接受。

一、柏林會議與德國的經濟統一

柏林會議決議規定成立許多各德國中央的經濟的部會，即工業部，財政部，運輸部，交通部，對外貿易部，由德國的國家事務官主持並在管制委員會的指揮之下執行業務。這個決議，蘇聯政府對於它的實施在過去和現在都認為有重大意義的，到現在還沒有實行。

更有甚者，在戰後蘇美通常推行了和德意志經濟統一的原則直接相反的一種端重要的措施。這些措施是由單方面的行動推行的，沒有顧到有關盟列強實施柏林會議決議的責任的管制委員會的存在。

如所週知，其中對德國煤炭業佔全工業的四分之三的魯爾區的工業，是德國的軍國主義和希特勒侵略而決定的支柱。因此，比之更進一步之新的重要措施的推行應當是管制委員會的同意；事實上並沒有。

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英美兩國政府當局已經把魯爾煤礦的支配權和管制權掌握在自己手裏，而把既成事實擺在管制委員會之前。管制委員會設置規定也沒有充分的資料來使該委員會政府當局對於魯爾煤炭工業所採取的各種措施。

在一九四六年八月英蘇聯的行政當局又把着的既成事實擺在管制委員會之前。這一次英蘇行政當局以單獨的行動把魯爾區的鐵路和煉鋼工業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這樣，英國行政當局在魯爾工業的主要部門裏沒有顧到參加管制委員會的其他同盟列強而實施了自己的政策。

然而，還在柏林會議上蘇聯政府就提出了把作為德國軍事潛力的最重要部份的魯爾區的工業放置在同盟四強的共同管制之下的建議。由參加會議者間的同意這個問題暫緩討論。曾決議這問題由外長會議來討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我受蘇聯政府的委任，在巴黎的外長會議上重新聲明關於對魯爾工業區必須

設置四強的管制。但即在那時，問題的審議也沒有結束。

可是這並不會停止英國行政當局在魯爾區後來的單方面的行動。這種情形必須終止。

蘇聯政府堅持外長會議要通過決議，把魯爾工業區放在英國，法國，美國和蘇聯的共同的管制之下。依據上述的理由，蘇聯政府認為把魯爾工業區留在同盟列強中任何一個的管制之下是不對的和不能容許的。排除蘇聯或四同盟國中任何一國參加實際管制魯爾工業區的那些計劃也是不能同意的。只有同盟四強的共同管制，才能產生對魯爾的重工業不再變為德國軍事潛力的復活和新的德國侵略的基礎的信心。大家也知道：法國行政當局，在去年年底，以它單方面的行動把薩爾區跟德國的其他部分實行分離。這個問題也不會提出管制委員會審議過，管制委員會這一詞也被完全在正式事實之前，以這種手段來解決德國的重要問題是不能夠同意的。

去年十二月裏，管制委員會又在兩個國家——美國與英國的背後的實質之前了。這兩個國家間設立了有德國的英法和美法領土的經濟和行政的各種協議。

協議規定兩個領土定期三年的共同的聯合計劃，規定了兩聯合領土對其地區中實業的發展，而且對德國的其他區域的課稅規定不用德國的馬克，而用美元或英鎊來計算。這兩個英國和美國的領土，事實上被協議將與德國的其他部分分離開了。這樣，實行了德國的解體，這可能有相反的經濟的以及政治的後果。這個協議根本違反了柏林會議關於德國的經濟統一的決議。

在這種情形之下，德國管制委員會被放上了統背英美本身所負的義務的既成事實之前。這種情形決不能認為模範的，尤其因為英美的協定完全漠視了對於德國的軍事工業的潛力的清除的必要，以及德國履行賠償的義務，更不消說它也直接阻礙了德國完整的經濟復興計劃的實施了。

這個英美的協定給美國的和英國的獨佔資本家滲入德國工業大開方便之門，也給他們開啓了使德國經濟隸屬於他們的勢力的廣大的可能性。但這個英美協定是與德國的經濟統一的實現不能並立的，因為它引向獨立德國的解體與毀滅，而與柏林會議和盟國間對這個問題同其他的協議相矛盾的。

協定的基礎本身是不對的。如果從盟國間對於德國的義務的必須履行爲出發點時，那麼其他佔領區就不能對這個協定表示同意。

因爲一經這此理由，上述的英美協定不能認爲有效。它是應當廢棄的。

二、關於賠償問題和蘇聯

關於賠償問題應得特別的注意。這裏發生了不可容許的情況。

如所周知，柏林會議規定了從西部佔領區拆除或抵充賠償的設備的數量，必須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日以前完成。然而上述限期已經過了一年多，可是至今從西部區域裏什麼拆除設備的計劃都不存在。

柏林會議所訂一項義務是使西部區域裏實行設備的提前支付賠償。雖然如此，美國之和英國的在德國的佔領當局却至今以各種各樣的藉口來攔阻這一決議的執行。

甚至一年以前在柏林委員會中所同意的從西部區域裏的賠償的決議也沒有實現。

當然，蘇聯的軍事行政當局在自己的佔領區裏，採取了並採取着爲它所規定而符合於柏林會議和克里米亞會議的決議的賠償計劃的措施。在蘇聯佔領區裏，有着相當的機器設置和現成的生產品。德國的若干企業也轉移與蘇聯抵充賠償。當賠償的根本問題達到了協議時，這些措施的細節就該作整個方面的審議的。

然而，所有這些措施對於執行柏林會議關於賠償的決議是完全不夠的，因為在西部佔領區這些決議事實上都沒有執行。在英國、美國和法國的管制下的西部佔領區，也沒有執行對於其他盟國的賠償，更造成了不能容忍的情況。大家知道代表其他國家關於賠償問題的利益的同盟國賠償代辦處，已經再度向外長會議申訴對於賠償的沒有執行。對於盟國間賠償代辦處的申訴，必須予以當然的注意。

遭受到希特勒的殘酷的和破壞性的佔領的國家不能容忍這樣的情況。在蘇聯，正和遭受過德國的佔領，無數的工廠和工場，整個的城市和許多鄉村遭受了破壞的其它國家一樣，它們的政府和人民不能對賠償決議的擱置無動於中。

你們大家都很知道蘇聯在最近的世界大戰對同盟國的共同事業曾做了些什麼。

在四年內蘇聯軍隊抵抗了兩百師團以上的德國軍隊和它的附庸國軍隊，而有些這些師團的數量達到了二百四十。在三年裏蘇聯軍隊單獨和希特勒以及他的附庸國的軍隊作戰。蘇聯軍隊防禦了並且增光了自己的祖國。蘇聯軍隊在拯救歐洲的文化裏的豐功偉業是衆所周知的。

蘇聯在抵抗希特勒德國的戰爭裏遭受了嚴重的損失。我們的國家失去了數百萬的人民並且蒙受了巨大的物質損害。蘇聯政府和所有蘇聯人民不能容許把這些遺忘的。

這裏必須追述蘇聯對於戰爭曾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

蘇聯國家在對德國和對日本的戰爭上的支出和由於蘇聯的國家企業，合作社，集體農場與人民所受佔領的結果而喪失的收入達到了龐大的數目。僅僅在戰爭期間這些支出和損失的收入就不下於三千五百七十億美元。

這個數目必須加進戰爭期間在敵人佔領的領土上，我們國家和人民由於國家的，合作社的和私人財

產的大規模破壞和劫掠的結果而受到的那種損失。有國內最著名的社會事業家參加而組成的臨時國家委員會，裁定這個在受佔領的領土上的直接損失爲一千二百八十億元。

爲說明我們國家的這個直接損失的龐大數字起見，我追述德國的法西斯強盜和他們的耐庸者整個地或部分地破壞或燒燬了一千七、八百個城市和七萬以上的村鎮；燒燬和破壞了六百萬以上的建築物並且使二千五百萬左右的人無家可歸；破壞了三萬一千八百五十個工業企業，其中工作着約四百萬工人；破壞了六萬五千公里的鐵軌和四千一百所的鐵路車站；破壞和劫掠了九萬八千個集體農場，一千八百七十六個國營農場和二千八百九十個拖拉機站；宰殺，搶奪或驅往德國七百萬匹馬，一千七百萬頭大的有角牲畜，二千萬口豬，二千七百萬隻綿羊和山羊。此外，他們破壞和毀滅了四萬所醫院和其他的診療所，八萬四千所小學，職業學校，高等學校，科學研究院，四萬二千所公共圖書館。

這一切之外還須加上數達幾百萬的人員的損失。

這些數字之後，我希望你們總可明瞭爲什麼蘇聯政府和全部蘇聯人民堅持着要外長會議採取那些保證柏林會議和克里米亞會議關於賠償的決議的措施了、同時必須確定獲得賠償的範圍和程序。

我們國家在淪陷的領土上直接損失一項的總額就達一千二百八十億美元，蘇聯提出德國繳納的賠償要求的數額爲一百億美元。這個德國賠償款額只繳納蘇聯淪陷於德寇的領土的直接損失的十分之一還不到。蘇聯這種要求的合理是無可爭辯的。

三、關於賠償問題的基本文件

爲使關於德國賠償的問題獲得必要的明朗起見，我不得不提到關於這個問題的一些基本文件。

我首先舉出柏林會議的有關決議的全文。原文如下：

「自德國的賠償

爲符合於克里米亞會議的關於使德國儘可能的較大幅度內補償它所造成而德國人民逃不掉責任的對聯合國家的損失和災難的決議，獲得了下述關於賠償的協議：

一、蘇聯的賠償要求用從德國的蘇聯佔領區中和相當的德國的國外投資中徵收的方法來滿足。

二、蘇聯從賠償的自己的部份裏來滿足波蘭的賠償要求。

三、美國，英國以及其他有賠償權利的國家的賠償要求從西部佔領區和從相當的德國國外投資中來滿足。

四、蘇聯從自己的佔領區中獲得的賠償之外，另從西部佔領區裏獲取補充：(a)百分之十五的適用於應用和完整的工業主要裝備，首先爲冶金的，化學的和機器製造的工業部門的裝備，這些都不是對於德國和平工業所必需的並且應該從德國的西部佔領區裏拆除來和等價值的糧食、煤斤、炭酸鉀、鋅、木材、陶器、石油產品以及其他種類的物資作交換，關於此點另由條約規定之。(b)百分之十的對於德國和平經濟非必需的，和應該從西部佔領區裏拆除來交蘇聯政府以作無支付的或無任何形式的賠償的賠償之用的工業的主要裝備。

上述(a)與(b)節所規定的裝備的拆除須同時實行。

五、應該從西部佔領區裏拆除來作賠償的裝備的數量必須從現在起最遲不超過六個月的時期內規定之。

六、工業主要裝備的拆除，須儘可能迅速開始，並且須在第五節規定的決議之後兩年內完成。第四

條(a)所規定的生產品的繳納應但可能迅速開始，並應由條約所規定的蘇聯組執行，從上述的日期起爲期五年。關於爲德國和平經濟非必需，因此而充賠償的工業主要裝備的數量和性質的決定，應由管制委員會依照有法國參加的盟國賠償委員會所通過的政策來處理，而最後的決定應由該拆除裝備的佔領區的司令官施行。

七、應在全部裝備的數目確定之前，應實行那些應規定爲合於第六節最後文中所指示的程序的裝備的預行提取。

八、蘇聯政府放棄一切對於前德國西部佔領區裏的德國企業的股票方面的，以及除第九節所規定以外的德國在所有外國的資產方面的賠償要求。

九、美國和英國的政府，放棄一切對於坐落在德國東部佔領區的德國企業的股票方面以及在保加利亞、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奧國東部的德國的國外資產方面的賠償要求。

十、蘇聯政府無意於盟國軍隊在德國所奪得的黃金。」
柏林會議的這個決議不需要詳細的註釋。

可是應該注意柏林會議決議開宗明義的字句，是採用「爲符合於克里米亞的決議」的。關於此點，必須回憶到克里米亞會議對於德國賠償的決議的情形。

爲對這個問題獲得全盤的明朗，我不得不公開至今不曾公佈的克里米亞會議的決議。下面便是這個決議：

「議事錄

關於三國巨頭在克里米亞會議中對於德國實物賠償問題的談判。

三國巨頭約定如下：

一、德國必須以實物賠償在戰爭中爲它造成的盟國的損失。

首先應當獲得賠償的是那些忍受戰爭的主要重壓，遭受最大損失並組織戰勝敵人的國家。

二、賠償應該以三種形式由德國索取：

(a) 德國投降或終止有組織抵抗之後二年間，由德國本土和國外的德國國家財富中（機器，工作機械，船隻，車輛，德國的國外投資，德國工業，運輸，航輪和其他企業的股票等）同時的沒收，而這些沒收的施行，主要應該以清除軍事潛力爲目的；

(b) 戰爭結束以後若干時期（時期的長短應予規定）的現成生產品的每年的貨物提取；

(c) 德國勞動力的利用。

三、爲制定以上述原則爲基礎的詳細的賠償計劃起見，在莫斯科設立由蘇聯，美國與英國代表組成的盟國間的賠償委員會。

四、關於賠償總額的確定，以及在遭受德國侵略的各國間的它的分配，蘇聯與美國的代表團協議如下：「莫斯科的賠償委員會在它工作的初步階段應採納蘇聯關於第二條（a）（b）兩點範圍的賠償總額，應定爲二百億美元，而此數的百分之五十歸於蘇聯的建議作爲討論的基礎。」

英國代表團認爲直至莫斯科賠償委員會審議賠償問題時止，不能說出任何賠償的數字。

上述蘇美建議以一種建議的性質提交莫斯科賠償委員會，供它審議。

溫史頓·邱吉爾

弗蘭克林·D·羅斯福

J·斯大林

由此觀之，克里米亞會議承認取自德國的賠償應該分爲三種方式：

第一、同時的裝備，工作器械等的拆除；

第二、每年由現有生產品裏的貨物中提取；

第三、德國勞動力的利用。

此外，在克里米亞會議裏也討論了關於賠償的範圍的問題。在克里米亞會議裏蘇聯和美國代表團獲得了關於盟國間賠償委員會接受蘇聯政府關於德國賠償範圍，定爲二百億美元，而以此數的一半歸於蘇聯的建議作爲討論的基礎的協議。同時議事錄指出那時英國代表團對於說出任何賠償數目不認爲是可能的。對於克里米亞會議的這些決議的追述是必要的。這所以特別必要，是因爲現在有想把在柏林獲得的關於賠償的協議利用以自己來變更一切先前的協議和談判的企圖存在，這是不能同意的。這所以不能同意，是因爲在柏林會議的關於德國賠償的決議本身就指出它的被通過，是「符合於克里米亞會議的決議」的，而在柏林會議關於德國的決議裏稱：「這協議的目的是克里米亞關於德國的宣言的履行」。

四、賠償與德國經濟統一

最近關於就現有生產品中補充賠償的問題上發生了爭執。應當指出，據許多報告雖然在西部佔領區裏也有着現有生產品的提取，這些爭執仍發生了。從克里米亞會議的議事錄裏，可見那時這個問題在斯克里米亞會議的參加者已經沒有引起任何的懷疑。在柏林會議的決議裏，注意力都集中在關於拆除機

的問題上，認它爲主要的問題。但在這決議裏沒有一句反對由現有生產品中提取賠償的話，正如克里米亞會議的決議裏所規定的。不過在那個時期，這個問題不需要詳細談論，因爲還不能確定可能的現有生產品提取的範圍。

最近表明了由現有生產品中執行部分的賠償，要求著增加一年前管制委員會所通過的德國工業水準的計劃。這種意見的公正性是應該承認的。因此蘇聯政府提議重新審議一年前通過的德國工業水準的計劃，提高這個水準必需的範圍。

我們不應該阻礙德國和平工業的發展。同盟國應該實行管制德國的工業，使它的發展不致成爲軍事潛力的復活和德國軍國主義與侵略的東山再起。可是在另一方面，現在在許多國家裏對工業生產品有着不滿足的缺乏、德國和平工業的復興，可以減輕工業製品方面的這種缺乏，應該幫助德國煤炭工業加速的發展，增高德國生產的金屬和其他工業製品，這將給與德國人民滿足那些近年來不曾滿足的需要的可能性，同時德國工業製品的輸出可以在不小的規模上幫助有關的其他民族的滿足。

當然，會有一些外國的獨佔家希望阻撓德國生產品在國外的市場上出現。這班大人先生害怕競爭，想要宰死德國的工業，最低限度使它在國外市場上絕跡。但對於這種自私自利的小集團的壓力，我們不應該屈服。人民的利益完全不在這個上面。人民需要實質漁物美的工業生產品的大量增加，並且使德國的工業生產品幫助來舉發那些竭力用一切的方法排除自己的競爭者並準備把自己的任何生產品抬高價格的外國獨佔家們的貧餓。

同時不應該忘記柏林會議的那些決議，那裏談到必需消滅經濟力量過集中了的各種卡迪爾，新迪加，托辣斯以及其他德國的獨佔事業。這個任務在西部佔領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實行。然而，不實行解

散半迪爾和消滅獨佔事業的霸權，就不能保證德國成爲和平與民主的國家的條件。爲切實執行這個重要任務起見，必須執行沒收康采恩，卡迪爾和托辣斯中的工廠和其他企業，並實行把這些企業移充德國的國家資產。這些措施的實行必須吸收民主黨派和自由的職工會參加，它們在這件事上能夠有切實的幫助。不然的話，德國獨佔者的地位可能由其他種類的獨佔者，外國出身的獨佔者取而代之，後者與德國的獨佔者還不是半斤八兩。

指出這一切之後就很明顯，即正是要求實現德國的經濟統一。

實現德國的經濟統一，應當就是意味着在四個同盟國家間達到了保證管制德國的那種決議，在這種決議之下，對於德國工業和農業的發展水準，以及德國應參加世界貿易必將獲得應有的同意，同時德國對同盟國家的義務，包括無條件實行賠償在內的履行就會有了保證。當然，德國的經濟統一，同時也意味着德國應負相當的佔領費用，以及同盟國家應徹底實行清除德國軍事工業潛力的措施。

蘇聯政府在自己方面，完全準備協助實現德國的經濟統一和清除一切種類的佔領區間的經濟障礙。這種計劃的實現關係着同盟國家的利益，更不消說這是完全與德國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因爲德國人民努力使德國變成一個和平民主的國家，它經過相當時期將在世界自由與和平的民族裏佔有適當的地位。

設立德國地理工業、農業、財政、運輸、交通、對外貿易的中央的行政都是實現德國經濟統一的最重要的條件。這爲了保證全德國範圍內統一領導一切根本的經濟措施是必要的。這爲了準備德國政府的管理機構，也是必要的，而德國政府的設立是應該不能再事拖延即着手做的了。只要依賴於民主的黨派和自由的職工會身上，同盟國家的這個任務是能夠成功地完成的。

五、我們的建議

爲與上述相適應起見，蘇聯政府將自己關於德國經濟統一與德國賠償問題的建議提請外長會議審議

德國的經濟統一

德意志柏林會議關於德國經濟統一的決議并消除這方面現有的缺點起見，外長會議認爲必須：

一、從速成立柏林會議所規定的處理工業、財政、運輸、交通、對外貿易以及農業的各德國中央的行政部，而以最重要的經濟措施，保證全德國範圍內的統一領導與德國政府管理機構的準備。

二、修改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管制委員會的決議，規定提高德國工業水準，使每年鋼的生產量最近期內達到一千萬至一千二百萬噸。

三、考慮到魯爾區的工業爲德國軍國主義的主要基地，卽應將魯爾工業區置於英法美蘇四國共同管轄之下。

四、在改善德國財政系統和貨幣流動方面實行全國性的措施。

五、爲保證對德國的和平工業所必需的原料以及其他材料的輸入并履行德國對同盟國的義務起見，協助增加德國的對外輸出。

六、建議管制委員會採取辦法以沒收德國康采因，卡迪爾和托辣斯的工廠及其他企業，並將此種企業轉交爲德國國家的資產，羅致德國各民主黨派，自由的職工會參加此種措施的執行。

七、廢止英美佔領區關於經濟合併的協定，認爲破壞德國的經濟統一。

德國的賠償

爲符合於柏林會議關於從德國各區索取賠償的決議，并以確定索取賠償的範圍和程序的目的起見，外長會議認爲必須：

一、對蘇聯的賠償總額定爲：（共一、五三八年，以價值爲標準）。

對蘇聯的賠償總額定爲一百億美元，在此情形下蘇聯由自己的份內滿足波蘭的賠償要求。

二、爲支付賠償得利用：

（甲）同時拆除（這在柏林會議以後的時期中業已執行或行將執行）對於德國和平經濟非必需的，合於使用的完整的工業裝備。

如德國該企業可利用的裝備殘缺時，亦可拆運該企業一切和它經營有關其他財產以充賠償。

（乙）現有生產品中每年的商品抵償。

（丙）德國的外國資產。

（丁）各種服役。

三、柏林會議決議所規定的賠償蘇聯的德境蘇軍佔領區中的裝備的拆除，須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前完成，而德境西部各佔領區中的該項拆除，須於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前完成。

四、確定德國賠償義務應在柏林三強會議決議公佈之日起二十年内執行完畢。

五、在英美法蘇代表成員中恢復盟國間賠償委員會的活動。

六、在規定的賠償支付計劃的正常履行的條件之下，對於德國國內需要與爲發展國外貿易而擴大德國和平工業，始可不予阻礙。

蘇聯政府請求審議它所提出的建議。

經濟原則與賠償

在討論德國管制委員會關於經濟原則與賠償報告時之聲明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貝文先生的聲明，澄清了若干重要問題，而且對於我們頗為重要。蘇聯代表團將透澈的加以研究。我們以為：考慮德國問題的時候，我們總應該根據柏林會議的決定。這些決定差不多是在兩年以前通過的，而現在我們肯定地說，它們代表過而且繼續代表着同盟強國在德國共同工作的良好的基礎。當然，那時所通過的決定，并不包含我們目前所需要的一切，因為自那時以來，我們的政府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現在對於在德境的同盟國面前所發生的問題能夠提供更完滿的答案了。然而，即使在現在，柏林決定依然是同盟國家在德境共同工作的可靠的基礎。可是，我們可能有一個好的計劃，而不能夠保證它的實現。我們必須承認：就保證柏林會議所規定的計劃來說，就有着某些重大的挫折。這在某種場合也發生過的。

一、決議及其執行

遠在柏林會議閉會的時候，同盟國家都了解：必須有某一個機構，來進行例如關於經濟問題的決定。鑒於這一點，當時會通過如下的決議：「在現時下，還不會成立中央政府。然而，儘管如此，某些由部長領導的重要的德國中央行政部應該建立起來，特別是在財政、運輸、交通、對外貿易和工業方面。這些部將在管制委員會的指導之下行事。」所以，柏林會議通過了確定的決議，來作為實現它的決議的手段，而且承認有設立五個德國中央行政部的必要也是因為這一點。這些部，都在管委會的指揮下行事。可是，我們未能實現這個

決定。

蘇聯政府現在以爲：建立德國政府的問題，不能再事拖延了。這是，走向這一目標的第一步，應該建立幾個德國中央的經濟性質的部。沒有這一步，已通過的決議的實現，是無法保證的。在這裏，我們已經聽到美國代表團承認有在德國建立幾個經濟性質的部的必要。英國代表團，今天也支持這些觀點。可是，我們知道，法國代表團對這個問題，現在想以前一樣，堅持着另一種態度。皮杜爾先生昨天已闡述了法國的觀點。我們應該以最審慎的態度來考慮他在這裏所提出的理由。我現在無意於詳論這一問題。但是包含在組織和政治問題的這一問題的要素，對於我們全體都是十分明確的。所以，必須承認在這個問題決定之前，我們都沒有把握實現我們外長會議關於較重要的德國經濟問題所通過的決議。這就說明了，爲什麼我們當前的任務就是在我們中間解決這個問題。蘇聯政府以爲：如果我們信任柏林會議的決議，同時審慎地傾聽我們每一個人所提出的理由，我們一定可以得到這一重大問題的正確決定。我們迫切的任務之一，便是根乘柏林會議的決定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協議。

二、德國經濟統一的問題

關於德國經濟問題之本質的觀點，到現在爲止，已經予以充分的澄清。我們大家都同意德國經濟上統一的必要。直到現在，我們每一個人都堅持他自己的觀點，然而，我推測：在這它所提出的討論，沒有一個我們不能夠，如果我們願意的話，使其在基本點上協調的。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竭力尋找使它們協調的方法。

馬歇爾先生曾提過有關德國經濟統一的六點，這六點是：共同利用自然財源、進出口的計劃、賠償

、財政改革、行動的自由、德國中央行政機關。貝文先生論及這問題時，闡述了非常接近這個立場的理論。皮杜爾先生曾提出法國的觀點。在我看來，似乎在這一點上，我們也看到與其它國家們的意見有絕多的共同之處。蘇聯代表團也曾闡述它的觀點，並且表示願意在這更所發表的各種意見的共同基礎上。我們必須在德國經濟水準問題上達成協議嗎？我們以為那是大家願望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必須在更廣泛的範圍對上述被協議了當然，這也是大家所願望的。其它的問題，如財政改革，行動自由等問題，都是同樣的問題。

總之，正如我們所見到的，主要之點，是在於決定：賠償問題如何解決，是否要包含在德國經濟統一的問題之內。蘇聯政府主張：德國經濟統一，是一個無條件地包括德國賠償支付問題的問題。這與已往的觀點：英國不會再增加由於管制德國的義務它所肩負的負擔了。其它的外長們，也說過同樣的話。可是，在這件事上，蘇聯政府，也和任何別的政府一樣，有權作這樣的聲明。那就是說：德國必須負責因為其戰之罪過以及因為蘇聯是盟國國家管制機構所存在的需要而造成的某些開支。這是不容置疑的。德國必須負它對盟國國家所負的一切義務。這些義務，當然包括着賠償的支付。柏林會議曾同時通過了關於德國經濟統一以及關於賠償支付的決定。如果我聽提出經濟問題這樣的解決辦法：保證德國的經濟統一，而不保證德國賠償的支付，那我們一定不能同意的。而且，那也違背了柏林會議的決定。然而，如果我們同意，德國經濟統一的實現，並不與賠償支付相抵觸，而是一定包括着賠償問題解決辦法在內的話，那末，關於其他的問題，就不會很難達成協議。在我們看來，主要之點是在於：當決定德國經濟統一問題的時候，一面決定賠償問題。

三、賠償問題

至於有關賠償問題，那麼我們應以柏林會議所獲得的協議為基礎。我們不能同意：柏林會議決定應該抵消克里米亞會議的決定。當然，我們不應忘記柏林會議所通過的關於德國的協定中說的話，即：「這個協定的目的，就是實現克里米亞關於德國的宣言。」我們也應該記得：柏林會議關於賠償的決定直接了當的說：「這是遵照克里米亞決定而通過的。」賠償問題的基礎，尚且包含在舉行柏林會議之先的克里米亞決定中。柏林會議祇是發展了克里米亞會議所通過的先前的決定，特別是確定按照區的賠償支付的次序而已。所以，我們以為：主張因為有了柏林會議決定，克里米亞會議決定就可視為被取消了的意見是錯誤的。我們不能同意這樣的意見，而且我們以為這是與同盟國在柏林所達成的協議相抵觸的。

蘇聯政府感謝鑒於它遭受侵略者的損害——這是每當考慮賠償問題時所不得不回憶的——而給予它的同情。然而，事實問題是蘇聯人民顯然比任何別國的人民更需要迅速解決賠償的問題。自從德國投降以來，差不多已經過去了二年，然而，蘇聯應當從英、美、法佔領區中所獲得的賠償，情形如何呢？讓我們看一看事實的真相罷。據悉：在這一期間，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為止，蘇聯從西部佔領區所得到的賠償支付，如果就不用付代價的賠償支付來說，祇達五百萬美元。後來，蘇聯又從西部佔領區獲得賠償支付七百五十萬美元，那是按照柏林決定要用其他的日用品付給代價的。因此，蘇聯免費從西部佔領區所得到的賠償支付的總額，祇有五百萬美元，那是一筆極端微不足道的數目。

如果說：在那一期間，蘇聯應得的一切賠償就縮減到這個數目，那是蘇聯的最大的錯誤。然而，蘇聯政府並沒有造成這樣的錯誤。蘇聯人民不能交叉起臂膀，坐在地上，等待西部佔領區的賠償，而裝着

不關心從蘇聯軍政府所直接負責的德境東部佔領區獲得賠償。蘇聯政府已經採取適當的措施，德境蘇聯佔領區，按照柏林會議的決定，完成了對蘇聯的賠償支付，同時也按相當的比例交給了波蘭。在那一期間，爲德國軍事需要而服務的工廠的設備，已被拆除，而且運往蘇聯。蘇聯佔領區在那一時期也實行了以現有生產抵作賠償支付的辦法。德國某些企業已經因爲賠償而將主權歸蘇聯所有。我可以順便提一下，這裏所說：這些企業現在享有某種治外法權的說法，是錯誤的。雖然它們現在屬於蘇聯所有，但它們都根據德國的法律而活動。

蘇聯政府準備在適當的時候把蘇聯佔領區內爲實現關於賠償的決議所做的一切，向同盟國家報告。在適當的時候，蘇聯將提出關於這件事的完全的報告，一個戈比，或是一個銅板也不遺漏，不用說，這是應當根據完全互相的義務來做的。可是，應該承認：蘇聯不是在德境蘇聯佔領區內採取上述關於賠償的措施，那現在就會空手坐在這裏，什麼賠償也沒有，那就意味着柏林會議的決議，在這件事上也是沒有貫徹，蘇聯至少在蘇聯佔領區內注意到貫徹柏林會議所同意的賠償，這是完全正確的。同時，蘇聯政府對於這一事實要表示理所當然的不滿，即：西部佔領區中未曾貫徹關於賠償的決定。

我們也以爲：關於賠償總額，應該達成協議。當然，毫無限制地徵發賠償，那是不許可的。關於從現有生產中提取賠償支付一節，也應當達成協議。要沒有這一點，關於賠償的協議就無法加以保證。

其次，我們應該回憶一下克里米亞會議關於建立同盟國賠償委員會的決定。柏林會議會肯定這個委員會的必要，於是它在莫斯科開始了工作。根據美國政府的提議，委員會的活動，又從莫斯科轉移到柏林去。蘇聯代表，早就奉命準時到柏林去參加那個委員會的工作。但是，不幸得很，別國政府的代表們從來沒有着手在柏林的賠償委員會裏工作。現在，我們提議恢復該委員會的工作。貝文先生在這裏提出

反對賠償委員會在莫斯科恢復工作，但是，蘇聯政府並沒有提議這個委員會應在莫斯科工作。我們堅持恢復這個委員會在柏林的工作，不能再事拖延。我們聽到法國代表團昨天所作的聲明，甚為滿意，他們也贊同恢復賠償委員會的工作。

四、德國工業的水準

其次，就德國工業水準問題達成協議，這是重要的。蘇聯政府已經表示過意見，大意說：德國和平時期工業水準，不應加以限制，尤其是因為德國的全部工業現在是，而且在某一時期內必須還是服從於四個同盟國的管制的。同盟國的管制必須保證德國的工業不會恢復戰爭潛能，必須保證它完全為着適應德國和平時期的需要而發展。我們四國政府能够協調的決議，夾為所有愛好和平國家的利益解決這個問題，而且這對於供應德國人民對貨物的需求以及對於德國實踐它對同盟國家的義務，包括賠償支付在內，將有裨益。經驗已經表明：去年三月所通過的關於德國工業水準的決議，并不十分令人滿意。這個決議可以加以修正。當我們聽說：大家都同意的德國工業水準首先必須供應德國的進出口計劃，並且說：祇有這樣之後，才可能討論賠償支付的問題時，我們不能同意這樣的意見。我們不能同意有一個為德國工業製訂的計劃，顧及它國內的需要及出口的需要，而不顧及德國對於賠償支付所負的義務。但是，如果我們商得協議，即：德國工業水準的計劃，從德國國內需要的觀點以及從德國執行賠償義務的觀點來看，都能令人滿意的話，這樣子我們便可以解決整個重要的問題了。對這個問題實際的考慮，將有助於在談關於德國工業水準問題的議決。

我們都知道，法國政府在我們面前竭力提出規定德國運煤斤至法國的數量的問題。蘇聯政府覺得：

這種觀點是可以接受的。我們表示確信，關於這個問題，外長會議可以滿足法英以及其他有關國家合法的利益，而且一定能夠在較比重而包圍的諒解。這整個的問題應該予以特別注意。德國對英法兩國領區的煤斤產量達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四十一，而在蘇聯佔領區則達到百分之七十四，雖然蘇聯佔領區中的條件比較困難。這是什麼道理呢？英國佔領區煤斤的產量達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七十四，而在蘇聯佔領區却達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四，這是什麼道理呢？人民爲什麼不能使德國煤斤的產量趕上戰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或者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一百呢？這樣的計劃并不是辦不到的。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共同的努力，是以在德國發展這種和平工業部門爲目的話——德國人知道怎樣做的——那末我們一定就可以使佔領國家貫徹它們在德國的責任簡易了，允許德國和平時期的工業某種的發展，以便減少而不是增加同盟國家在德國所蒙受的支出的負擔，這是值得的。

五、關於魯爾問題

最後，讓我們來考慮魯爾工業區的問題。顯然的，魯爾與別的同盟國家一樣，特別關心魯爾的問題。這是德國軍國主義的基礎，因爲德國戰爭潛能的基礎就在這裏。讓任何一個國家來担负管制魯爾區的責任，那是非常冒險的。把這項責任分由四個同盟強國負担，這要正確得多。四個同盟強國，必須對德國整個的經濟，因而也對德國整個的工業，實施管制。我們必須在這次會議裏力求做到這一點。同時，我們應該商討協議，在魯爾工業區也建立四個同盟強國特殊的管制。這一區從德國戰爭潛能的觀點來看，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的。

我將不得不引用片段具有歷史性的情報，以便回憶這一問題在柏林會議上是如何進行討論的。蘇聯

政府當時提議：魯爾工業區應視爲德國的一部，并且提議：應建立四強對魯爾區的管制。爲着這個目的，曾提議建立一個由英、法、蘇、美四國代表組成的管制委員會。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當柏林會議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貝文先生說：（我將宣讀柏林會議我國祕書處所編纂的紀錄）我不能討論這個問題，因爲法國并未出席。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的問題，法國對它非常關心。」

我將宣讀這個紀錄中關於上述問題進一步討論的另一段：「斯大林說：也許，現在我們必須擱置管制魯爾區的問題了。但是，魯爾區依然是德國之一部的這個觀念——讓我們在這個文件中回憶這個觀念吧。杜魯門說。無疑的，它是德國的一部。」

我國的紀錄最後的一段如下：「貝文說：我現在不能同意這一點，因爲我現在還沒有得到前次與我國代表討論這個問題的紀錄。我知道，會有一種使魯爾區國際化，以便減少德國戰爭潛能的觀念。那個觀念曾經被討論過。我同意在進一步討論之前，魯爾區依然應該服從管制委員會的管理。但是，我頗有機會與我的政府討論它，以便使這個問題澈底明瞭。我將願意把這個問題提交外長會議，如果這樣可以允許我有時間透澈研究這個問題的話。斯大林和杜魯門都同意這個提案。」

由此可見，在柏林會議上曾經商得協議，管制魯爾工業區的問題，將由外長會議來考慮。然而，這並沒有實行，雖然蘇聯政府已經提出這樣的議案。在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同盟強國之一，正在以片面方式實施着非常重要的措置。蘇聯政府以爲：我們至少在現在應該考慮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所指定考慮的問題了。所以，蘇聯政府重提這個提案，即：建立四強對魯爾工業區的管制。

關於德國臨時政府組織的聲明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我們已經開始審議關於德國臨時政治組織的問題。因此，我們將不得不也要處理到德國的國家機構。所以，除了其他的問題以外，我們更面向着一個基本的政治問題——我們對德國態度和對德國人民態度的問題。

蘇維埃人民會被希特勒德國進攻。他們會度過四年極端艱苦的戰爭。蘇聯一大部分的領土曾經淪於敵人佔領下，更伴隨着希特勒軍隊的無限的獸行，對和平居民的暴虐，極大的破壞，以及對千百萬蘇維埃人民的強取豪奪。

希特勒利用一切現代的戰爭工具，肆無忌憚地進行犯罪的戰爭，而以滅亡我國人民爲目的。蘇聯人民以粉碎性的還擊抵禦這種進犯，毫不留情地把德寇打敗了，這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不過，蘇聯政府，以及全體蘇聯人民，在對德國和德國人民的態度方面，並不以復仇的心情爲指針。我們並不認爲德國人民和希特勒德國是一體的，雖然沒有一個人能够免除德國人民爲了德國的侵略而應負的責任。

在蘇聯，一向親視日耳曼種族理論家的觀念：認爲這種觀念，只是對吃人生番相宜，而對於文明人類是決不相宜的。另一方面，在蘇聯，認爲如果因爲那件事就不分皂白地譴責全體日耳曼人民或任何其他種族的人民，也只是這個種族論的說法之一詞。

現在，希特勒主義已經敗北，對德國的管制已掌握在同盟強國的手裏的時候，決定今後德國命運的責任，首先就要由這些強國負起。他們目前的任務是要協助那些尋求新道路的德國人，使德國成爲一個和平的民主的國家，決不讓德國作爲一個侵略強國而東山再起。

當聯政府不認爲在這一方面必須做的一切事情都已做好，決不能說關於德國民主化的工作或肅清軍國主義化的工作，現在已完全遵照同盟國通過的決定予以貫徹了。不過，我們想，要把德國變成一個和平而民主的國家，這個國家到相當時機就應在和平的各國中間佔一個適當的地位，那麼，唯有循德國實行真正民主化，並且一同實行肅清軍國主義化的道路，才能够達成這個目的。其他任何的道路只能達到暫時的不穩定的成就，而對於達成我們的主要目標，決不能有所貢獻，我們的主要目標，便是：謹防一種極端危險的侵略的溫床，表現爲一個復活的軍國主義的德國，在歐洲的中心，死灰復燃起來。

有些計劃是要制止德國成爲一個獨立國。這些計劃之中有些是直接地奔赴這個目標的，有些是走着迂迴曲折的道路。蘇聯決不贊同這些要把作爲一個獨立國的德國滅亡掉的計劃，而且認爲這一種方案在歷史上是毫無根據的，並且對於爭取永久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利益也是不合宜的。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勝利日，斯大林大元帥，曾向人民致辭。他在他的演說詞中說過：蘇聯在慶祝勝利，當然蘇聯並不要分列，或滅亡德國。

作爲一個國家的德國，決不能够被滅亡掉的，高度工業化的德國，也決不能够被人變成一個取消工業化的落後的國家。追求這一種政策，不僅跟復興歐洲及世界經濟的利益背道而馳，而且，更勢必引起德國政治生活的解體，因而造成對普遍和平與安寧的一種威脅。

有種種計劃要使德國分裂，使德國聯邦化，使德國西部跟德國其餘領土分離開來等等。所有這些方

案，分拆到最後，就表明抱着同樣的目的，即：把作爲一個獨立國的德國消滅掉。實現這些計劃，是與德國民主化的任務不相容的，而且與普福和平及安甯的利益也是不相容的。

今天，在替德國聯邦化的意圖辯護時，常常提起的動機，是說有削弱德國國家的必要。認爲要防止德國作爲一個侵略強國而復活，實際上這就是唯一的方法。然而，不難看出，這種立場是多麼業不佳呀。

應該承認，聯邦化當然會削弱德國。這是不可否認的。聯邦化會給予勝利的同盟國以暫時的優勢。從今天的利益來看，這種優勢是很明顯的。

然而，如果從明天的利益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聯邦化便表現爲一種嚴重的危機。如果我們不帶考慮最近將來的技術上的優勢，而且更高瞻遠矚，那麼，使德國聯邦化的政策，就要和民主國家的利益不符合了。

盟國由於採取使德國聯邦化的原則，就會損害到德國人民對他們政策的信心。在那種場合，對於德國人民這麼親熱，這麼珍愛的關於一個統一的德國的觀念，就會爲德國軍國主義者們所掌握。他們極力要把德國重建成對其他民族實行征服的一個軍國主義的國家。盟國宣佈了聯邦化的政策，結果就會使軍國主義者們在爲統一德國而運動中恢復領導權，他們就要爲他們自己的目的而極力爭取德國人民。結果，復仇的觀念就會又培養成熟，在德國找到這麼肥沃土壤的極端國家主義就會昌盛起來，而爲新的傅斯麥，乃至新的希特勒的出現，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德國的歷史教導我們：如把關於德國統一的思想，一任德國軍國主義者們去掌握那是多麼危險呀。如果德國人民對一個統一的德國的抱負，再度變成了依然十分活躍的德國軍國主義者們手中的一種工具

，盟國要在和平與民主的基礎上改組德國的政策，就註定了必然失敗了。

聯邦化並且會造成同盟強國在德國的其他困難。在一個聯邦化的德國，決不會有一個足以負起責任，使德國履行對盟國義務的德國中央政府。然而盟國又不應該對於德國發生的一切事情負起直接的道德上的責任。而應該由那賦有必要的權力的德國政府來負起相應的責任。試舉日本的例子，就可以說明這一方面的情況。我們知道，日本有其自己的政府，雖然最高權力是在盟國佔領當局。我們還可以引出其他的例子來。

所有這一切，都是說明反對盟國強迫德國人民接受聯邦化的方案。如果德國人民自己宣佈贊成德國的聯邦化，如果他們不受外來的強制，而用自由選舉的方式來決定這個問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這一種場合，同盟強國就不該表示反對，而應努力加強德國人民對他們的擁護，同時確保德國履行對盟國的義務。

同時，有人說，關於德國聯邦化的原則，是從波茨坦會議關於德國國家行政機關應實行地方分權的決定出發的。

然而，這種引證，決不能認為是有事實根據的。一九四五年的夏天，波茨坦會議決定必須使德國政治機關實行地方分權，當時是處理這樣的一個德國，只從希特勒主義影響下解放出來，而還不會把希特勒國家行政機關的中央集權制度清算掉，那種中央集權制度會摧毀各州的州議會和自治行政機關。

在這些情況下，任務是要把建立希特勒統治以前曾經存在過的地方分權的行政機關再建起來，當年有過州議會和德國全國性的兩院制的國會。那時，任務是要重建地方自治的民主機關，恢復民主政黨的活動，然後重建各地區和各地方行政機關以及各州的行政機關。

波茨坦會議的決定，却決沒有提到德國實行聯邦化。當時且沒有討論這個問題。

目前，局勢完全兩樣了。在德國全境都已舉行過地方自治機關的選舉，民主的政黨和自由的職工會，以及各民主的組織，都已成立，而且展開了他們的活動。在許多州中也已舉行過州議會的選舉。預料所有各州中州議會的選舉，不久就都要結束了。由此可見，波茨坦會議關於這一方面的決定，一般說來已頗為順利地貫徹了。

然而，波茨坦的決定，也曾規定設置德國若干中央行政部會。波茨坦會議關於這一方面的決定，依然沒有貫徹，可是早已就認定必須設置這一類的德國中央部會了。

關於設置這些中央部會，如果再拖延下去，首先就要妨害到與實現德國經濟上的統一有關而採取的措施。

因此，蘇聯政府認為迫急需要設置德國這一類中央部會，同時準備設置一個德國臨時政府。由於必須在德國全國的範圍內正確地貫徹盟國的經濟措置與政治措置，這就成爲必要的了。這和必須確保德國完全履行對盟國的義務一節，也是符合的。

依照上述，我要喚起外長會議注意下列的建議案：

一、關於德國臨時政治組織的形式與範圍

建立德國臨時政治機關的任務，必須在下列諸原則的基礎上予以解決：

(甲) 德國的政治機關，必須具有民主的性質，權力機關必須以民主的選舉爲基礎。

(乙) 破壞了邦議會以及各邦之自治行政權的中央集權的希特勒國家行政機構，必須予以清算。在

希特勒政權降生之前就存在的非中央集權的行政機構，必予以重建，并恢復邦議會以及全國的兩院。

(丙) 必須建立這樣的一個德國臨時政府，以便一方面保證德國政治與經濟的統一，同時也能担負起貫徹德國對同盟國家所負義務的責任。

基於上列原則，現在提議：

(一) 作為組織德國臨時政府的第一步，應根據萊茨坦決定，先成立處理財政，工業，運輸，交通，對外貿易的各德國中央的行政部。

(二) 應調令管制委員會擬定臨時民主憲法，并召集民主政黨，自衛職工會，其他反納粹團體以及及邦代表參與此項工作。

(三) 應根據德國臨時憲法實行選舉，然後成立臨時政府。

(四) 根據萊茨坦會議決定，德國政府應負責根除德國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遵行德國廣泛的民主化，以及實現為復興德國經濟而指定的措施，視為它基本任務，它也應負責無條件地貫徹德國對同盟國家所負的義務。

(五) 德國未來的憲法應由德國人民批准。

二、關於德國國家的結構

(一) 德國應重建為一個單一的和平國家——一個民主共和國，具有由兩院組成的全國的國會，構成德國國家的各邦制憲的權利，應予以保證。

(二) 德國共和國的總統由國會選舉。

(三) 由國會所通過的全德國憲法應在德國全境生效，在若干邦內，由邦議會所通過的邦憲法亦應有效。

(四) 德國憲法以及各邦憲法，均應基于民主原則，它們應該鞏固德國作爲一個民主和平的國家的發展。

(五) 全德國憲法和各邦憲法，應保證所有民主的政黨以及職工會和其他公共的民主團體及機關自由、自由的組織與活動。

(六) 全德國憲法和各邦憲法，應保證德國一切公民，不論其種族，性別，語言與信仰，享受民主的自由，包括言論，出版，宗教信仰，集會與結社的自由在內。

(七) 國會和各邦議會，應在普遍平等，祕密的直接投票的基礎上并根據比例代表制而進行選舉。

(八) 地方自治機構（縣與鄉議會），應與邦議會一樣，基于民主的基礎而選舉。

關於魏瑪憲法

(在討論關於德國臨時政治機關問題時的致詞)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莫洛托夫宣稱：馬歇爾先生關於這裏所作有關德國臨時政治機構的聲明，有着許多共同和合理的意見。我們應該詳細研究一切提出來的建議，努力使表現在這裏的各種觀點接近起來。

當然，說事情不在空談，也不在抽象的觀念，這個意見是正確的。事情在於：在符合於和平利益的意義上來解決立德國臨時政治機關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我們理解事情是這樣的；對於德國情形的責任和對於德國政治發展的責任，現在大部分是落在我們各個政府肩上的。我們實現着對德國政治生活的管制，於是當然我們担负德國在這些條件之下向那一個方向發展的責任。當然重要之點不在空言爭論，而在這個問題的這樣的解決；創造出爲同盟國家共同行動的可能性，使德國的政治循着所希望的道路發展。

但同時對我們不能忽略採用個別的同盟國家政府的名義所作的一些權威的聲明，有着德國的聯邦化的立場。既然有這種情形，就不應該忽略過這些事實。

假如馬歇爾先生說蘇聯所作的建議也可以稱做德國聯邦政治形式的建議，這容易使我們的觀點接近起來。在事實上，我們大家都同意應該消除希特勒所設立的國家機構的中央集權。對於這在實際上也已經做的相當多了。

但也許我們可以得到協議用這種或那種的方法使希特勒之前存在的、當時爲德國人民以民主的方式接受了了的，而且對於德國各階層都可接受的，它在美國，法國，英國和蘇聯都沒有反對的那種德國的國家組織，作爲戰後德國國家結構的出發的基點。誰也沒有要求使我們成爲德國魏瑪憲法的崇拜者。可是魏瑪憲法給各邦以相當的自治，給了地方事業的民主建設的可能性，給了民主團體，政黨，職工會，文化的和其他團體的存在與活動的可能性。

爲什麼我們不從魏瑪憲法裏採取其中有利的部份呢？也許可以把一切必要的改善，我們大家認爲合式的改善加入進去。這種方法我們會使德國政治結構的問題的解決容易起來。

這樣，我們的建議就在使我們注意魏瑪憲法，從其中擷取有用的東西，把我們大家認爲所希望的那些修正和改善加入進去。現在的事不在細節，而在出發點。同時這可以使討論的問題具有更具體的性質，使我們免掉關於術語、字眼、抽象的觀念方面的爭論。這會使我們關於德國政治結構問題的工作容易起來。

（其後發言的貝文贊成魏瑪憲法發展的實現且有以爲魏瑪憲法並非完全不能。）

莫洛托夫同志貝文關於應否審議德國政治組織按階級發展的問題。他說蘇聯政府也抱着這樣的觀點。我今天所作的那些建議正好說到關於德國政府形成的第一步驟應該設立還在波茨坦（柏林）會議裏規定了的那些空想國的行政部。在蘇聯這建議裏貝文指出了其後的階段。

莫洛托夫繼續稱：至於魏瑪憲法，我想到它不過因爲其中有些我認爲即在盟國的觀點看來也是有用的東西在着的緣故。當我們擬訂關於德國將來的政治結構的決議時，我們可以採取這種有用的地方。我還剩一點補充：現在同盟國家所施行的關於恢復邦議會（地方自治），關於保證民主政黨和職工會工作人

員的自由以及其他許多的措施，正好是從魏瑪憲法應該認為有用的那一部分得出來的。當將來解決關於德國政治結構時，大概我們再能够在魏瑪憲法裏找出些有用的東西來。最後我願意重複說：關於具體研究這裏所提出的各種方案的提議當然是最合適的。

設立了爲準備向外長會議作關於管制委員會報告的建議的特別委員會：委員的人員裏有：蘇聯——維辛斯基，美國——克雷斯將軍，英國——勞勃生，法國——亞爾芬。

關於阿爾巴尼亞的參加對德和約的準備工作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外次會議對於阿巴尼亞參加對德和約準備的同一工作的問題，不能達到協同的決議。蘇聯和法國外次認爲阿爾巴尼亞應該被列入對於準備德國和約時應與諮詢的同盟國家名單內，因此它也應該參加諮詢會議與和平會議。美國和英國的外次對這表示反對。

莫洛托夫作了關於蘇聯提出邀請阿爾巴尼亞參加德國條約準備工作的動機的聲明。他強調：在目前情形之下，這事不但是單單關於蘇聯代表團的建議，因爲法國代表團也支持着這個建議。

莫洛托夫稱：蘇聯代表團請注意下面所述：

第一、阿爾巴尼亞以自己的武裝力量參加對德國的戰爭，這是在前存在着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現在當阿爾巴尼亞領導者的是那些當他們領導對德國和義大利佔領者的濞擊戰爭之後而爲阿爾巴尼亞人民選舉出來的。馬歇爾先生指稱阿爾巴尼亞站在德國方面作戰這一點，不適用於現在的阿爾巴尼亞，而用於爲法西斯義大利所強迫的舊阿爾巴尼亞政權。至於說阿爾巴尼亞不承認自己的國際義務的那種指謫，那麼它並沒有舉出任何事實來。假如在阿爾巴尼亞政府和某一個其他政府間對於以前的義務有不和的話，那麼它們是可以由有關政府共同可以接受的方式下調整的。無論如何不能否認阿爾巴尼亞幫助了我們同盟國家，在戰爭裏用自己的武裝力量抵抗德國的事實。

第二、阿爾巴尼亞爲盟國承認爲有從德國索取賠償權利的國家。這是在柏林會議後美國、英國和法

國所做的事，當他們設立為那些將從西部領區獲取德國賠償的國家的盟國間賠償代辦處的時候。因此顯然阿爾巴尼亞參加盟方對作戰也被承認了。

第三、在其他國家之外也有蘇聯，美國，法國和英國簽字在上的對義國和約，阿爾巴尼亞根據了它從義國獲得賠償。依據這一條約，阿爾巴尼亞在參加了它之後就被認為該條約的同盟國家之一。這說的是同盟國家珍視阿爾巴尼亞對作為德國主要同盟者的法西斯義國作戰的功績的。

莫洛托夫結語說：這些是蘇聯代表團認為阿爾巴尼亞參加準備和討論德國和約有不可爭辯的權利的理由。因此它請求接受這個建議。

以阿爾巴尼亞沒有向德宣戰為根據而反對阿爾巴尼亞參加對和約的準備工作，這同樣也應該適用於奧國；莫洛托夫在討論繼續進行申說。反對於丹麥却作了例外；我們對於阿爾巴尼亞方面也應該這樣。因為阿爾巴尼亞以自己的武裝力量在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裏參加同盟國家方面，所以這更應該如此做。

莫洛托夫續稱：有一種意見以為阿爾巴尼亞沒有以同盟國的資格參加討論對義國和約的巴黎和平會議。但正是在討論對義國和約時我們歸根結蒂都達到了結論：阿爾巴尼亞有權於義國的賠償，并給了它這些賠償。按義國和約是這樣規定的：在參加本條約之後，阿爾巴尼亞將被認為在本條約方面的同盟國家之一。這些決議估量到阿爾巴尼亞在對希特勒德國戰爭中的功績，以補充巴黎會議前在這方面所做的事。

關於奧境的德國資產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在三蘇的波茨坦（柏林）會議的決議裏曾指出奧境的德國財產（所謂德國資產）是滿足蘇聯以及美國、英國、和法國向德國索取賠償要求的來源之一。如所週知，其後美國和英國的代表意圖任意解釋這些決議。美國代表團對於奧境德國資產的問題向外長會議提出提備忘錄，而英代表團提出了指示各外次的方案。蘇聯代表團這方面則以自己的備忘錄來答復美國的備忘錄，其中詳細闡述了蘇聯對奧境的德國資產問題的觀點。

說明美國代表團的備忘錄時，馬歇爾宣稱對蘇聯關於奧境德國資產問題的立場不能同意，並且堅決首先審議美國備忘錄的三點（關於確定應該補充賠償的那些德國資產，關於組織仲裁機構來解決可能存在的關於德國資產問題的爭執，和關於移交蘇聯的奧境德國資產應從奧國立法）。

貝文先生支持關於設立特別機構來解決與奧境德國資產有關問題的美國建議。

莫洛托夫開始表示他必須追述對於奧境德國財產（德國資產）問題有關的某一些文件。

首先，我回想得到波茨坦會議決議有關這個問題的地方。我引證這個決議的第九點：『美國和英國的政府放棄關於在德國東部佔領區的德國企業的資產以及在保加利亞，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奧國東部的德國國外資產作賠償的一切要求』；這是審議本問題的出發點的那個決議。

從我所引證的這一部分的波茨坦決議裏可見關於德國在保加利亞，芬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資產

的問題對於我們並不是新的事件。我們的政府已經都和保加利亞，芬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簽訂了和約。在這些和約裏有條文說（假如以羅馬尼亞的和約作例子）：「羅馬尼亞承認蘇聯對一切爲德國的管制委員會所移交蘇聯的在羅馬尼亞的德國資產都有着權利的，並且保證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來方便這些資產的移交」。這是對羅馬尼亞和芬蘭的第二十六條。

在對芬蘭的和約裏也有同樣的第二十六條。在對保加利亞的和約裏是第二十四條，在對匈和約裏是第二十八條。在所有這些場合，關於德國資產的問題是完全同樣解釋的。而且上述條文是由美國政府起草的。

當蘇聯要求只不過是：關於奧國東部的德國資產之權利守時原則和我們關於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和芬蘭的德國資產方面所守的原則相同。蘇聯什麼也不要求。但它不認爲可以同意減少此。它認爲必須實現我們全體在波茨坦通過的那個決議。

其後莫洛托夫指出美國代表團已做了另一個建議：在四強基礎上設置仲裁機構以解決關於奧境德國資產問題的爭執。在這一點上莫洛托夫向想到美國政府早先已經對這個問題闡述過自己的立場。在美國大使哈立曼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即緊接波茨坦會議之後，致蘇聯政府的照會裏，美國政府宣稱：

「美國政府認爲雖然管制委員會有權監督和處理德國國外資產的分配，但蘇聯政府得處理在芬蘭，匈牙利，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以及奧國東部的德國資產，不必在管制委員會裏和英國，法國或美國的代表商議。在管制委員會裏的英國，法國和美國代表亦可不與蘇聯政府商議而處理一切其他德國的國外資產」。

在那時，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蘇聯政府答復同意美國政府的這個建議。

莫洛托夫指稱：這樣決定了美國政府不干涉關於德在國東部奧國的資產的事情，而蘇聯政府不干涉關於德國在奧國其他部分的資產的事情。從這裏應該是：關於什麼四強仲裁在這種情形之下應該收起來，因為既然已經確切協定好，這些問題決不用四強商議的手續來解決。蘇聯政府認為沒有理由放棄我們政府還在一九四五年九月裏對這個問題所採取的立場。

但有人可以提出問題：關於奧境德國資產方面可能發生爭執的案件將怎樣解決呢？我以為對這個問題的答復應該符合於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協議。在這種情形裏，爭執的問題應該由兩造的談判和兩造的協議——在東部區域是蘇聯和奧國間，在西部區域是美國、英國和法國政府跟奧國間——的方法來解決。我還要補充：在奧國和在德國一樣，蘇聯政府並不要對於那裏作為德國資產而轉移給蘇聯的企業和財產的任何治外法權。

莫洛托夫指稱：有人常常向我們說對於蘇聯從德國索取賠償的問題抱着不折不扣的同情。我們也一再為這種同情表示感謝。我們知道這是符合於同盟國家在所有對抗共同敵人和戰後共同努力的年間所取的那種立場的，可是我們應當承認事情不僅在承認蘇聯或其他任何國家對賠償的權利。重要的是使這種權利不致於停留在紙上。重要的是這種權利在實際上的實現。在目前我們常常應該堅持自己的賠償權利並且尤其堅持這種權利的真實保證。我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這是自己的責任。這是從這個事實得出來的：這個賠償的權利蘇聯以數百萬人的血作戰得來的。

莫洛托夫結論說：蘇聯提出的要求是最小的要求。我們認為對於這個問題可以獲致協議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相信，在後蘇聯取得以奧境德國資產為形式的德國賠償的權利那樣無可爭論的問題裏，將表現出對蘇聯政府的觀點的完全的諒解。

答復引述蘇聯關於奧國問題的聲明的貝文時，莫洛托夫說：

在關於恢復奧國的獨立的問題上，卓越的地位是屬於蘇聯的。蘇聯是首先幫助恢復奧國獨立的那些國家中的一個。這是歷史的事實。蘇聯過去和現在，都站在一九四三年十月莫斯科外長會議通過的關於獨立奧國的那個宣言的立場上的。至於奧國的賠償，那麼斯大林元帥在波茨坦會議上曾宣稱蘇聯不要求從奧國的賠償，於是那時通過了不從奧國索取賠償的決議。蘇聯過去和現在都站着這個立場；它不打算放棄這個立場。

同時蘇聯政府不能同意那些要減少蘇聯對奧國或在其他任何國家的德國資產的權利的建議。我們準備好和其他的代表們審議這個問題的細節並確定，在奧國方面的「德國資產」的定義。但這却絲毫不能減少蘇聯對德國資產的權利。

已提出建議的討論移到外長會議的下次會議上。

關於奧境德國資產問題的建議的討論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關於奧境德國資產的問題，法國代表團提出三點決議案：（一）草擬包含在奧國和約下承認奧境德國資產根據波茨坦協議所規定條件的轉讓的條文；（二）在奧境德國資產的定義；（三）起草關於轉讓的條文。

莫洛托夫指出：按蘇聯代表團的意見，法國建議的第一點沒有引起疑惑。法國建議的第二點蘇聯代表團不能接受，因為它可以引起許多誤解。

莫洛托夫說：我們以為在奧境的德國資產這樣的問題裏，奧國政府不是當事的對方。奧國政府竭力要這樣解釋這個問題，這是與波茨坦決議不符的。因此蘇聯代表團提議採取它所建議的條文的第二點。我們建議這種資產如爲德國人用直接的暴力行動或所謂亞利安化（反猶太法律）的結果沒有任何報償而奪得的資產，不歸入奧境的德國資產。德國資產的這樣的定義可消除掉誤解。

莫洛托夫續稱：至於在這特殊場合，即在關於奧境德國資產的問題裏的仲裁，那麼蘇聯代表團在備忘錄中和昨天的外長會議上都闡述過了自己的立場。我們保持着一九四五年九月間我們和哈立曼先生的換文裏所達到的那種協議，並且沒有引起過任何方面的反對。從這個協議結論出：在奧境德國資產方面的爭執問題，不應該由四方面的協議方式來解決，而應該由蘇聯和奧國間的雙方面的協議方式來解決。在其後的討論進行中，莫洛托夫指出，必須首先在會議裏確定對討論着的問題的自己的態度，否則

莫洛托夫結論稱：這所以在關於奧境德國資產的問題裏必須顧到蘇聯和一切其他同盟國家的利益的緣故。假如全體同意這些原則，那麼可以定出我們的外次能作爲工作基礎的目標了。

各外長決議把關於奧境德國資產問題所提出的建議，移交給自己的外次作深切的審查。

關於和會的組織成份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從馬歇爾的致詞裏明白看出了美國代表團不願有美國代表參加在內的盟國間的協議，企圖擴大和會參加者的範圍。

莫洛托夫聲稱：在紐約、倫敦和莫斯科四強代表對應該參加關於德國和約諮詢的盟國國家是怎樣的範圍的問題是意見一致的，我們授權我們的下次會議關於可增招致其他國家加入這個或那個諮詢，那是另一件事。我們將審議這個問題，而且明白得很，也將採取補充的辦法來招致這些或那些與德國和約的個別部分有關的盟國國家參加諮詢。假如以我們通過的決議為指針，那麼使那些我們已經三次認為應該招請諮詢國家參加和會，在我們看來是合於邏輯的。

莫洛托夫聲稱：如果以問題的本質來說，那麼蘇聯認為在對德國和約的和會裏，那些以自己的武力參加對德戰爭的盟國國家或德國的鄰國跟那些如土耳其、巴拉圭和菲律賓等國家都平等參加是不公平的。土耳其為例，它在希特勒軍隊崩潰的前夕才向德國宣戰，而這之前在對抗盟國的戰爭裏盡了德國不少的忙，而因此得了利益。假如土耳其在對德和約的和會裏處在和負担對德戰爭全部責任並且自然關心着鞏固勝利的果實的盟國國家平等的地位的話，那麼這樣的地位是不能解釋的。假如巴拉圭或菲律賓在參加對德和約的和會裏獲得和英國、美國、蘇聯、法國、加拿大、波蘭、南斯拉夫、澳洲、比利時等相同的權利的話，這是不對的。

莫洛托夫結尾稱：關於對德和約的和會的組織成份的問題不是什麼小問題，這是很重大的問題，我們必須獲致共同的結論。

德國的經濟統一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多數代表團已經闡述了對今天馬歇爾先生所說的那些問題的自己的觀點。這些意見，除了若干對蘇聯代表團和法國代表團的若干攻擊之外，都有着共同的形式，這須得考慮的。可是既然在今天，聲明就做了想導出若干總結的企圖，蘇聯代表團將研究這個聲明，同樣地它也要詳細研究皮爾先生的聲明和貝文先生闡述的那個文件。

在目前我的意見只能有預備的性質。

我們最滿意馬歇爾先生的那個聲明，其中他說關於歐洲，美國一要它建造得鞏固，較之要它建造得迅速更爲關切」。蘇聯代表團完全同意這個觀點。

可是我們不能認爲同盟強國到現在所做的是從另外的觀點出發的。譬如這裏曾經說過：在波茨坦達到的協議不過是紙面上的協議。這樣的聲明可能被解釋爲拒絕波茨坦的協議。蘇聯代表團保持着不應該拒絕波茨坦協議的那種意見的。因此不應當把這個協議歸之於紙面上的協議。我們在自己這方面認爲必須堅持這個協議以及在盟國會議裏所通過的其他協議的準確執行的。

一、關於賠償問題

這裏出席的全體外長都承認德國經濟統一，賠償與德國工業水準的問題必須一起討論。我們認爲這

對於觀點的接近是一個好的共證。我們以為馬歇爾先生，貝文先生和皮杜高先生這裏說的問題的大部分——如果寫小心起見而不說問題的全部的話——可以達到我們的觀點的接近，這種接近將有助於在我們以前共同的協議裏所規定的對於德國的基本任務的執行的。自然，蘇聯代表團同時也不能忘記有關蘇聯的利益和合法的權利。

蘇聯代表團提醒到德國的賠償，這是毫不足怪的。對於蘇聯，沒有賠償問題的解決就不能有德國問題的解決。這不但是蘇聯代表團——我們在這個會場裏入數不多——的意見，這也是全體蘇聯人民的意見。蘇聯人民知道什麼是德國的佔領，這種佔領他們在蘇聯大部分領土上經歷過了。他們現在每天仍感到德國的佔領以後留下了怎樣的破壞和怎樣的災難。他們要求按充份的權利從德國取得賠償，認為這個問題不能化為空洞的字句，它應該在這個會議上獲得它的具體的決議。

法國當提出煤斤的問題時，他的觀點對於我們是明瞭的。這對於也遭受判長達五年的德國佔領的法國的經濟發展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了解要求賠償由德國佔領而引起的損害并堅持着要德國的煤斤提供法國作復興它的經濟的法國人的感情的。我們認為法國的這個要求是合法的，以為這可以以賠償來實現的。

關於賠償的問題，當然對於美國和蘇聯具有不相同的意義的。美國運氣好，沒有遭受德國的佔領，處在另一種情況下，那裏可能感覺不到蘇聯人民所感到的，後者在波希特勒份子佔領的領土上，體驗過了他們的罪行，破壞和掙扎的苦痛的時期。可是當關於如賠償問題那樣尖銳和重大的問題的蘇聯立場被論述時，最低限度它的論述必須符合於實際的情況。

在爭論蘇聯現有生產品裏獲得賠償的權利時，馬歇爾先生說這非常像蘇聯兩次出賣同一隻馬一般。

然而事情完全不是這樣的：我們，蘇聯代表，毫無覺悟不像商人那樣，不是隨意定意的樣子；可是我們不願意碰到那一類商人，他們想把我們的馬作爲廉價品，而且還不得我們的同意，出賣給任何人。

二、我們對賠償的權利

我們從德國索取賠償的正常權利是以同盟國兩次通過了的決議，波茨坦和更早的克里米亞通過的大家都記得的決議爲基礎的。

如所週知，存在着爲美國，英國和蘇聯政府互頭簽了字的克里米亞議事錄。在克里米亞會議上美國同意接受關於蘇聯取得一百億美元數額的賠償的建議，作爲討論的基礎。只有英國放棄了表示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在克里米亞會議上，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都認爲應該從德國每年提取貨物抵充賠償是不需爭辯的。這一點沒有引起克里米亞會議參加人員中任何人的任何懷疑。

現在有時人家說好像波茨坦（柏林）決議使克里米亞所通過的決議變成無效了。這不是對波茨坦決議的一想情願的解釋，是不能承認的。克里米亞會議關於賠償的決議沒有被取消。請指出波茨坦會議說到取消克里米亞會議關於賠償的決議的地方在哪裏。那裏沒有這回事。這就是說克里米亞會議的這個決議仍舊有效的。

尤有進者。在波茨坦決議裏直接說到：它被通過「以符合於克里米亞的決議」。在另一處說：「波茨坦協議的目的是克里米亞對德國宣言的補充」。

在波茨坦會議決議裏的這種引述，把克里米亞關於賠償協議的種種具體方面的記載變爲任意的。在波茨坦決議裏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關於裝備的拆除的主要問題上。在那時，德國投降之後經過兩個月，

很難確定以現在工業生產所支付的問題，或對於克里米亞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作些補充的。而且既然這個問題不會引起任何懷疑，這也就沒有必要。

這一切已到了以現在以現有生產所支付賠償方面的要求，是根據所謂共同決議的範圍基礎上的。我們不能同意沒法解決克里米亞衝突的說法，因為波茨坦決議不僅是克里米亞的通過決議的繼續發展。

三、德國應該賠償損失

我們目前所考慮的問題是：德國能不能交付賠償，蘇聯和其他同盟國家向德國提出的那些賠償要求，是否合乎它的財力。

蘇聯代表團沒有任何猶豫答覆這個問題：這些要求對於德國沒有任何力不相應的地方。只有在戰爭的年間消耗了六千二百億馬克於自己軍需需要，除此之外消費了幾十億馬克於準備戰爭的德國，現在從這些龐大的支出裏解放了。假如德國現在只把這些以前在軍需上的支出的一部分，用作對同盟國的由它造成的損害的部分的賠償，它不但可保證自己經濟的復興，而且也可保證自己對同盟國家的義務的履行。

這裏有人不止一次說德國不能沒有若干貨物，尤其是若干種類的糧食的輸入。並且因此說必須有德國生產品的相當輸出，以保證德國所需的輸入。這種觀點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如此必須擬訂全德國的輸出與輸入的計劃，這事應當儘快着手。

馬歇爾先生這裏說蘇聯關於賠償的要求，似乎會使德國的輸入減少，可是蘇聯代表團從來不曾建議

削減輸入，現在這件事情它是不對的。我們認為通常關心到減少德國貨物對其他需要德國貨物的國家的輸出，我們也可以從這方面看必需的外國貨物輸入的增加。我們認為擴大輸入的必要，也是爲了要保證德國賠償支付的問題。

這更有人對我們說，好像他同意了解聯代表團，那麼就得把德國的營養標準，從現在規定的一、五五〇卡羅里減到一，一〇〇卡羅里，我應當指出這種說法是和蘇聯代表團的觀點不符的。我們認爲即使現在德國的營養標準也是不夠的。蘇聯政府準備和美國、英國及法國的政府合作不許使德國現行的營養標準不致減低，而且還補助增高這些標準。

現在開始了春天，這時特別需要趕緊採取農業的措施。我們以爲通常的困難應該現在就解決，不要拖到東邊高潮。

土地改革也可幫助德國農業的高漲。但土地改革只有在蘇聯佔領區實施，在其佔領區、英、法佔領區其土地改革到現在還沒有實行。土地改革在容克世家的手裏，他們不願意幫助在德國佔領區或波蘭並且在礦山工業的發達。應該現在就使容克世家軍國主義者的土地並拿來移交給德國的農民、德國農民很實工作。他們獲得容克世家的土地後，將大量增加德國農業的生產品和糧食資源，爲什麼在西部佔領區裏把土地改革擱上了兩年？

關於必需增高德國農業生產品一案，這裏連帶提到由同盟國家交給了波蘭管轄的那塊領土。我們大家記得，在克里米亞和波茨坦，我們的政府對於波蘭西部疆界都担負了一定的義務。我們全體都受這些義務的拘束而且不能擺脫掉它們。這便是已劃給波蘭管轄的德國地區在審議關於德國經濟統一的問題時不能成爲討論對象的原因。

四、德國工業水準與賠償

關於提高德國工業水準的問題的迅速決議，對於提高德國農業生產品與糧食也會有重大的意義。如所週知，英國闡述了對這個問題的自己的立場。蘇聯代表團也表明了關於德國工業水準的觀點，這觀點顯然跟英國的立場接近的。法國的觀點我們知道在這個問題裏是比較更爲抑制的。至今美國方面在這個問題上還不會有明白的表示。好像對於德國和平工業的發展有所恐懼似的。蘇聯政府認爲我們不應該害怕德國和平工業的發展。這不會對任何人有害，反而符合於缺乏工業貨物輸入的其他歐洲國家的需要。那時將不致再說德國有變爲人口過剩的貧民窟，或從經濟的觀點變爲歐洲中部的救濟院那種情況的國家的危險了。

我們應該採取重要的措施，來消除德國的軍事潛力，以免德國的侵略力量有東山再起的可能。蘇聯政府過去和現在都堅持着迅速通過有着嚴重軍事潛力的協議的計劃。同時必須給德國和平工業與農業以發展的可能。同盟國家在德國的努力應該採取這一個方向。

假如我們執行了去年所通過的關於德國工業水準的決議，那麼，譬如說，在英國佔領區現在鋼鐵工業應該有年產量約五百萬噸鋼的水準，而實際上這工業停在二百五十萬噸的水準上。在魯爾區的煤炭工業的發展也落後。可保證魯爾區煤產增高到應有水準的那些措施還沒有被採取。在德國的其他工業部門裏也有類似的情形。至於蘇聯佔領區，那麼那裏正採取了一切方法來推進工業的工作。

有人對我們說：英國的納稅人負擔着德國復興費用的若干部分。我們沒有根據來證實，也不能爭辯它。可是假如關心到使魯爾和其他德國區域的德國和平工業得到自己應有的發展的話，德國以外的納稅

人便沒有一個再會負擔德國需要的費用了。因此對於德國和平工業的上昇應該給以可能，提高它的水準。對於鋼鐵工業，煤炭工業，以及其他德國工業部門的上昇規定出確定的任務。

五、德國經濟統一與同盟強國

我們現在討論關於德國經濟統一的問題。這是已成熟的問題，我們應該努力使德國的經濟統一和德國和平工業，在同盟強國共同管轄之下的相當發展有着保證。

蘇聯政府曾在波茨坦建議設立德國的中央政府，在它之下對其德國經濟統一實現，可以獲得更好的條件。可是這建議沒上通過。現在有人反對我們說在德國經濟統一的重要和蘇分德國爲兩年，而且將努力使關於德國經濟統一的決議得以作形。在蘇聯沒有負責人自願意這樣分裂德國，或者，好比較，使西部德國從它的其餘的領土分離開來的。這些觀點與蘇聯無緣。

但當美國和英國政府不強迫蘇聯去負責的任務，並且不考慮到這是破壞德國的經濟統一而實行自己的兩個佔領區的合併時，那麼我們便聲明：應該廢除這個片面的決議，因爲它事實上導向把西部德國從其餘的德國領土分離的政策實現，而且實實在在意味着德國的瓦解。如果我們全體都真的贊成德國經濟統一，那麼我們中間便沒有人可以實施這種片面的措施，使德國趨於分裂爲兩半，並且破壞了對於德國經濟統一實現的可能性的信心。

我們觀點的本質的分歧還沒有消除。可是蘇聯代表團準備與其他代表團共同工作，以求我們對德國的觀點的接近，劃一我們在德國的行動並保證德國對於同盟國家義務的履行。我們追求使德國成爲統一

的，愛和平的與民主的國家的目標。這樣的德國，到那時將在其他愛和平的國家中間獲得應有的位置。只有這種情形之下，同盟國對於罷在它們面前的在德國的應盡的任務才算完成。

關於德國國家組織的聲明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蘇聯代表團同意接受英國所提關於確立德國政治民主的各主要的最初階段的建議，作為總方案。

關於德國國家組織的一般性質問題，尤其是德國中央當局和各州當局之間的關係問題，當能具有特別的意義。我不對你們誤購，蘇聯代表團深怕若干建議，包括美國代表團的那些建議在內，會被人解釋成含有否定德國是一個統一國家的意味。這些建議，會引起德國實行聯邦化，除非德國人民自己贊成，我們是決不能表示同意的。我已經聲明過蘇聯政府對於德國聯邦化的一般態度。我們沒有變更我們的態度。我們的建議，將以蘇聯政府的這種一般態度為基礎。

莫洛托夫曾提議外長會議致電蘇聯代表團的下列建議：

(一) 德國的政治制度，必須是民主的，權力機關應該在民主選舉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就和魏瑪憲法所規定的制度相類似，不過總統的權利和義務，重以沒有獨立不羈的執行權力的立憲國家元首的權利與義務為限。

(二) 作為走向成立德國臨時政府的第一步，必須依照波茨坦的決定設一德國中央行政部會，以處理財政、工業、運輸、交通、對外貿易。魏瑪憲法是在德國依據民主程序而通過的。這部憲法博得德國人民的擁護，如果在擬定德國新憲法時，我們採用魏瑪憲法中的民主成份，我們就會使我們的工作容易得多，並且可以避免嚴重的錯誤。在那種場合，就不會有一個人對我們說，我們是以我們自己的什麼

東西，以那與德國民主方面人士的意見不符的什麼東西硬要強迫德國人民去接受了。這就會使德國人明瞭，我們並不要消滅作爲一個國家的德意志，我們是顧到德國民主方面人士的意見的。不過我們知道，魏瑪憲法也有大缺點，那點應該予以拋棄，應該加以排斥，因爲那是違背民主原則的。貝文先生很正確地指出：魏瑪憲法賦予總統以過分廣泛的權力，會被利用來危害民主德國的。鑒於這一點，蘇聯代表團的建議就着重規定：總統的權利與義務，只以沒有獨立不羈的執行權力的立憲國家元首的權利與義務爲限，這是很重要的。在這場合，蘇聯代表團就採取了英國建議草案中的程式，因爲這種程式似乎能使我們滿意。關於魏瑪憲法的其他條件，我們現在可以不談了，因爲現在重要的事情，是要就德國政治制度的基礎達成協議。在隨後仔細考慮這個問題時，還可以加以修正的。

第二次聲明

莫洛托夫發表第二次聲明時，着重指出：最方便的程序，是首先討論關於德國政治組織所必依據的主要原則。至於各個發展階段的討論，雖然會因此可能決定若干組織上的問題，可是這種討論本身，不會使德國政治組織各主要問題呈現必要的明朗化。

在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尚未討論的美國代表團所提關於德國臨時政府成立程序的建議，根據該項建議，德國臨時政府由目前存在的各州政府的首長組成之。這個建議，會引起嚴重的疑慮。

「的確，德國人民對於這一種建議的反響會怎樣呢？」莫洛托夫問。他們會以這樣的意味來解釋這種建議，以爲作一個單一的國家的德意志不復存在了，而只是存在着德國的各州，由那些州的代表組成一個臨時政府。這讓德國人民我們的建議解釋成爲這樣的建議，以爲是這委員會作爲一個國家的德意志

的存在，在我看來，這是很不合宜的。只是由各州政府的首長來組成一個臨時政府，這本來當然會破壞了德國政治上的統一。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不可能確保德國履行它對盟國的義務。另一方面，如果德國臨時政府是由各州代表組成的，德國人民就會以為這個政府是由依賴佔領當局的那些人物組成的了。這樣的一個政府，對德國民主方面人士，是很難享有應有的威信的。從這種觀點來看美國代表團的建議，就會引起嚴重的疑慮。

最後，美國代表團的建議說：給予德國臨時政府的指令，或者就由管制委員會頒發，或者根據管制委員會多數委員通過的決議而頒發。我們如果採納這種建議，我們就要放棄關於必須達成全體盟國一致協議的決定的原則了。那時，多數委員就不復計及這一個或那一個盟邦的反對意見了。

蘇聯代表團以為這個建議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它違背波茨坦的和先前的盟國關於管制委員會的決定。它勢必要破壞管制委員會並破壞盟國在德實行行動的一致性，由於這一種決定，我們就要使德國情況紊亂，而引起德國政治生活方面極大的紛擾。

談到英國所提關於達成德國政治民主的各主要階段的建議，莫洛托夫說：我們想起下列各點：

「第一，依照波茨坦決定，設置中央行政部會以處理若干經濟部門，作為最初的一步。這個決定還可加以補充，即設置一個德國全國性的農業與糧食部，我們大家都已承認這是很合宜的。」

第二，設置某種諮詢團體，以協助管制委員會擬定德國臨時憲法，關於這個問題我要另行檢討。

第三，由管制委員會批准德國臨時憲法。

第四，根據臨時憲法選舉並成立一個臨時政府。」

關於確立德國民主制度的這類初步的各階段，我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與目標符合的。

蘇聯協助類委員會的組織，應該由蘇聯人組織的諮詢委員會，當代表那一方面呢？這一點我們自然應該加以確定。英國的建議，對於這件事情沒有說明，而這是很重要的。關於諮詢委員會的組成份子，蘇聯代表團以爲它不應該僅由各州的代表組成。這是絕對不適當的。一切民主政黨以及職工會和其他反納粹組織，都應該有代表參加諮詢委員會。那時，諮詢委員會才會反映出德國人民的真正情緒，而成爲表現德國人民意志的意見的一個良好的媒介。

這一點，對於德國實行普選以後必須成立的德國臨時政府，也同樣適用。因爲這種臨時政府的組成，將視管制委員會而定，管制委員會就必須與各民主政黨的，職工會的以及其他反納粹組織的和各州的代表們舉行相應的協商，只有這樣，那政府才會是民主的，才會反映出德國民主方面人士的抱負。然而，如果這個政府只是由各州的代表組成的話，德國人就會認爲這是盟國方面企圖不把德國作爲一個單一的國家看待了。這會被人當做是要消滅作爲一個國家的德意志的明證。這一種決定會成爲錯誤的決定，而對於我們要確保德國民主發展的共同願望，就不會符合了。

因此可見蘇聯代表團的建議就大致如下：我們建議，德國的政治組織的主要原則，應予以認可。然後，我們建議就進而確定各主要階段以便在實際上貫徹這些原則。我們討論關於設置諮詢委員會的建議，不過，主張應由各民主政黨的，各職工會的，和反納粹組織的代表們，以及各州的代表們共同參加。管制委員會，和這樣一個德國諮詢團體協商，應該籌備一部臨時憲法。然後，就可以依據臨時憲法，舉行德國全國性的國會的選舉，並且可以成立德國臨時政府了。

蘇聯代表團所建議的這種程序，一看就知道非常符合盟國在波茨坦會議中認可的諸原則的精神。談判德國中央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間的關係，莫洛托夫說：「對於這個問題，在這里所作的建議，都

聲明一切權力應屬於各州。而把德國中央政府之權力，尤其是在經濟方面的權力，削減到最小限度。他們增加各州的權力，而把德國全國性政府的權力推判到這種地步，會表現為一種傾向，是要使德國四分五裂，那就意味着德意志國家的消滅。我們以為這一種傾向是錯誤的。如果向這一方向發展的話，我們就會使德國民主份子處境複雜，而使軍國主義份子和希份子反而更容易活動了。在這種場合，軍國主義份子和希份子的結合，就會導致利奧德爾統一黨之出現，而我們反而把創造民主和平的德意志黨重要的一種工具從我們的手裏滑落，交與我對頭黨去利用了。這自然就會產生從德國民主黨移來的驚動着來是十分悲慘的後果了。

正因為這個原故，我們相信，莫洛托夫繼續說，關於德國中央政府與各州政府之間的關係，採用魏瑪憲法，是正確的。這部憲法規定成立議會，成立兩院制的國會，包括由各州代表組成的第二院；同時，這是以德國政治統一的原則為基礎的。照我們看來，我們就可以從這些主要原則出發，來解決各州當局與那必是比各州當局更優越的中央政府之關係問題。

有人最近重演表露其意見說，魏瑪憲法中的一些條款，與此德國方面曾表示不歡迎的，談起這一種言論，則我看来，我們是更贊成這一點的。因此，必須修正魏瑪憲法，務必取消其消極的民主的方面。另外，這為着精神，德國在今後的一段時期內，必然要由同盟國督制的。

說明反納粹組織的性質時，莫洛托夫指出在德國存在着反納粹的組織，在德國人民間獲得極高的威信，例如：德國反法西斯婦女協會，農民互助組織，以及團結著文化界工作者的「文化聯盟」。這類組織，在德國民主方面人士間極受歡迎。由這些組織參加任何的諮詢機關，都是很合宜的，而且是有用的。這會增加作為德國人民喉舌的那種諮詢機關的威信。

接着，莫托洛夫更着重指出：只有美國代表團單獨提議要變更管制委員會現行的工作制度。

莫洛托夫聲明說：管制委員會現行的工作制度，要求該委員會的四國委員全體一致。美國代表團提議在管制委員會內部採用以多數表決的原則為基礎的一種表決的程序。美國代表團作這一建議的動機，是以爲如果管制委員會內部的決議，不是由多數表決通過的話，問題的解決就會拖延下去，一旦不能達成一致的協定，就更難讓德國政府自由變更，酌量處理了。

蘇聯代表團認爲管制委員會已擁有充分的必要的經驗，足以確保爲德國機關擬定大家議定的指令。將要設置的德國機關必須以這些指令爲基礎而工作，蘇聯代表團看不出會發生使德國的機關沒有指令可以遵循的危險，如果我們就讓管制委員會內部全體一致的原則由採用多數表決的方式來代替，那麼，管制委員會就會發生破裂的危險了，這種危險，如擬定任何指令方面有發生拖延的危險比較起來，就更加嚴重得多了。

正因爲這個原故，蘇聯代表團以爲我們不應該就管制委員會的工作制度方面通過這一種決定，那會破壞現存的制度，並且違背了管制委員會必須通過全體一致協議的決定的原則。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須保持這種工作制度，在對德國戰爭期間盟國就已經確立這種制度，而且從戰爭結束以來，這種制度是一向有效的。

關於德國臨時政治組織的形式與範圍

關於德國諮詢會議的組成份子

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

在討論關於德國諮詢會議的組成份子的問題時，各個代表團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莫洛托夫說到法國代表團的建議時對這個建議的合宜性表示懷疑。

莫洛托夫指稱：按法國的建議，管制委員會應與組織中只有邦代表參加的諮詢會議諮詢。諮詢會議再與民主黨派及職工會作諮詢。結果成了複雜而兩歧的諮詢制度。諮詢制度的這樣複雜怎麼樣也講不通的。

莫洛托夫結稱：皮科西先生認為從邦裏產生的代表也可以反映出從黨裏產生的代表。可是這完全不是如此的。邦議會裏的選舉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進行的：在許多情形下少數的選舉人，有時甚至相當多的少數，在邦議會裏都獲不到適當的代表者。

我們已經不得不說這種話：選舉機構顛倒了西部佔領區裏個別政黨所得代表席數額方面的情形。有的政黨在邦議會裏獲得的代表席比按投給它的票數分配的要少幾倍。因此結果，在西部佔領區的邦議會選舉裏獲得少數選票的那些政黨顯得是侮辱的。因此在諮詢會議裏邦議會的代表不能正確反映出民主黨派的代表性來，就是說，不能正確代表人民。因為這個道理所以蘇聯代表團不能同意法國的建議。

必須使諮詢會議的組織裏包括進民主黨派和自由職工會的代表。這一點英國和美國的代表團也承認

，它們的建議彼此很相近。

這兩個代表團的建議在於使政黨和職工會的代表不超過邦代表的總數。這樣，英國和美國代表團承認了必須在諮詢會議包括民主黨派和自由職工會的代表。但爲使民主黨派的代表在諮詢會議裏獲得準確的反饋意見，英、美兩國代表團都建議在諮詢會議裏包含有相當的數額。

我們大家都承認必須與職工會諮詢，這實然是自然的事。在德國，工人和職員佔了人民的過半數。職工會代表團的數目與其平等。在這些團體之下，爲實現德國的民主化的任務起見，應該郊中地考慮到職工會。這表明必須與工人和職員的意見。大部分由無黨無派的工人和職員組成諮詢會議當代表有助於諮詢會議的工作。

最後，在諮詢會議中吸收其他反納粹團體的代表也很重要。

在德國現在有不少還不會肯定贊成這個或那個民主黨派的人，但他們希望結束特勒統治的恥辱的時期。這些人常常加入了這個或那個在最近兩年內成立的反納粹的民主團體。應當使這些反納粹團體的代表列入諮詢會議中。

我們大家都承認必須諮詢職工會，這是好的。可是職工會主要反映的是工人和職員的意見。他們沒有代表農民。同時有些組織，譬如農民互助會，這會組織了佃土地和平地而獲得土地的農民並且可以反映德國多數農民團體的意見的。希望類似的農民組織也被接受參加諮詢會議。

德國的婦女現在在社會生活裏比以前起着更爲積極的作用。不久會舉行了全德國大會的「德國民主婦女同盟」應該在諮詢會議裏獲得代表權。這有助於諮詢會議更好地反映出廣泛的社會團體的意見的。

人願意的事。

一民主復興文化日說：「是德國進步知識份子著名的團體。這個團體代表的參加對諮詢會議是十分令人滿意的。」

這樣，當我們討論諮詢會議與反納粹組織時，我們所談的不是什麼強烈的或不著名的組織。我所列舉的以及其他若干反納粹組織在德國都有確定的社會聲望的。說它是德國的反納粹的大社會團體，在諮詢會議裏應該給它們地位。

蘇聯代表團向外長會議提出下列建議以供參考：

諮詢會議應由民主黨派與各邦的同等名額的代表，以及自由職工會與其他反納粹的人團體的代表組織之。

莫洛托夫在談到關於討論進行中所述的意見時，指出邦議會和政黨，以及職工會和其他反納粹團體都各有各的意義。在地方行政的問題上邦議會和它們的代表當然有決定性的作用，但當需要反映德國人民的公共意見的情形時，邦議會則代表便不能有完全的反映，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的反映。既然現在事情是關於全德國性質的諮詢問題，這個機構便應該不單容納邦議會的代表，而且也應該容納民主黨派，職工會，文化團，婦民的和德國其他大的社會團體在內。這樣才可認為是民主德國社會意見的正確代表性了。邦議會的代表們特別從事於地方事務並且特別熟悉個別邦或個別省的問題，可是這是不夠的。既然事情關係着全德國，關係着整個的德國，這裏也就需要全德國民主團體的代表。使這些團體在諮詢會議裏以應有的方式來作代表是十分重要的。

蘇聯代表團不建議設立德國各團體代表的多數集合。但蘇聯代表團認為使諮詢會議裏有一切主要的民主團體代表是合乎願望的事。這有助於更好地知悉德國人民的共同意見，而同時在推行為實現德國民

主化任務所必要的措施上予我們以幫助。」——莫洛托夫這樣結束了他的話。

關於德國諮詢會議的職權

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

在四月七日的會議裏，審議英國代表團所提使德國諮詢會議就中央行政部工作的一般情形以及邦的數目與範圍的問題諮詢管制委員會的建議。

莫洛托夫指出關於諮詢會議就邦的數目與範圍問題的諮詢的程式可能暗示出關於邦的數目和範圍的問題依然還被認為不穩固與曖昧的。他也詢問英國代表團建議授權諮詢會議就中央行政部「工作的一般情形的問題」諮詢管制委員會指的是什麼意思。

貝文答復這個問題時指出：按英國代表團的意思諮詢會議不應該干涉到中央行政部的日常工作。

依照莫洛托夫的建議，從英國的程式裏除去了就邦的數目與範圍問題諮詢的指示：

蘇聯代表團同意了英國代表團關於確定諮詢會議職權的建議，這建議如下：

「諮詢會議在管制委員會所示的一般原則的範圍內擬訂臨時憲法的細目。所稱之原則須與外長會議可能就該問題頒發之指令相膾合。」

蘇聯代表團對這一點提議加入下列的補充：

「憲法須建於民主基礎之上，並須鞏固作爲民主與和平國家的德國的發展。在憲法中須規定德國臨時政府與邦政府的權能與職掌。」

美國代表團同意授權德國諮詢會議起草以「一般性而不超過臨時政府爲準備永久憲法所需之短時間內行使職務所必需之最低限度範圍之外」爲條件的臨時憲法。

貝文辯稱：按英國代表團的意見憲法只能規定德國臨時政府的權能與職掌；其他的權能與職掌應該屬於各邦。

莫洛托夫指出：假如建議在憲法裏只規定中央政府的權能與職掌，而不規定邦的權能與職掌，這會引起德國的曲解。這可以引起這樣的解釋，即同盟國家雖然形式上承認統一的德國，而事實上則在瓦解德國。假如德國人民希望在積極的意義上解決德國聯邦化的問題，這當然是他們的權利，而蘇聯政府不會表示反對。但同盟國家不應該把應該由德國人民自己以公民投票來解決的那種問題拿過來自己解決。

莫洛托夫說：我再提一次魏瑪憲法，雖然我全然不是這個憲法的大崇拜者。當我們談到德國的國家組織時，不妨記起德國民族自己以民主方法而創造的憲法。這部憲法裏，特別關於全德國立法問題的規定的有第六條，說到關於規定全德國立法與各邦立法的問題的有第七條。現在在德國的憲法裏應該也有類似的規定。

關於德國國家組織問題上的實行公民投票

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

貝文反對德國的公民投票，理由是德國人民支持了希特勒，他的當權正是靠了公民投票的方法。按貝文的意見，問題關係着英國的安全，而這個問題他是不能讓德國人來決定的。皮杜爾與馬歇爾支持貝文，也表示反對公民投票。

莫洛托夫聲稱蘇聯關心共同安全的鞏固並不下於其他列強。他說蘇聯在戰爭年間嘗够了德國的侵略，這一點就足夠使它明白懂得在將來必須確保本國與共同的安全。可是我們並不以為德國和希特勒是一樣東西。我們不能同意在德國人民和希特勒制度二者間可以放上一個等號。我們在德國人民和希特勒制度之間有所區別，並且認為繼續概括德國人民是一個危險的錯誤。

蘇聯代表團以為保證民族的安全並防止新的德國侵略有兩個方法。其中的第一個是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和民主化的政策的徹底實現。在首先是德國內部的任務，假如德國人民在這方面懂得自己的義務時，這項任務是可以實現的。確保安全與防止新的德國侵略的第二種方法直接握在我們同盟四強的手裏。這種方法是：由向一切國家負責把德國放上和平民主的發展道路的同盟四強來管制德國。這可以說是保證共同安全的外部方法。這樣的管制是以我們四國在實施那些應該把德國帶上真正的解除軍國主義化與民主化的措施中的共同行動為前提。還沒有人說出對於可能來自德國的新侵略作安全保證的任何其他的辦法。無論如何，取消統一的德國和支解德國國家為小塊是不能嚴格幫助各國安全的目的的。勿甯是適

得其反。在臨時的利益的意義上削弱德國國家，按同盟國的意志來實行分解德國，結果將在德國爲危險的極端愛國主義與報復主義的死灰復燃創造基礎，這就幫助了德國的軍國主義者和報復主義者以此爲統一德國的理想而重新抓住了德國人民的心靈。我們不能犯這個錯誤。

蘇聯代表團提議把關於德國國家性質的問題讓德國人民自己來決定。因此它提議在德國全境實施公民投票。有人會對我們說：這是危險的事情。這裏甚至還暗示過說關於公民投票的建議可能意味着利用德國人民作爲工具的一種政治把戲。然而這種暗示的無根據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我也得來引證剛剛馬歇爾引證過的美國代表團的那個文件。我指的是三月二十二日送給我們的美國代表團關於德國臨時政治機構的形式與範圍的聲明。在這個文件中說：德國應該成爲這樣一種意義的民主國家，即「一切政權應認爲由人民出發並受人民監督」。美國代表團這一論點還有沒有效？假如它還有效，那麼請問它在本質上與公民投票的建設有什麼區別？假如我們建議和記錄的是一回事，而細節和實施的是另一回事，這種情形可以說是玩政治把戲了吧。這種樣子的方法在政治上不能得到好結果的。

再拿三月三十一日英國代表團提出的關於對待德國的問題的文件來看。裏面有「政治原則」一章。其中說德國中央政府應該對涉及：第一，「必要的政治統一」，第二，「必要的司法統一」，第三，「必要的經濟統一」，第四，「必要的財政統一」的問題負有立法與行政的責任。關於德國的統一這裏說了不少。英國代表團現在也還保持着這個論點嗎？如果保持的話，那麼我們爲什麼不能對德國統一的問題協議呢？向德國人民問到他們切身的問題，問到德國國家應該怎麼樣的問題時對我們有什麼妨害呢？貝文先生說希特勒利用公民投票以達自己的目的。這是確實有的事。可是因爲希特勒利用了公民投

票以達自己目的，就以爲現在已經不能利用公民投票來測驗人民對於這個或那個問題的意見了嗎？蘇聯代表團並不這樣想。我們認爲實施德國民主化時決不可拒絕對這樣重大問題之如德國國家性質問題的公民投票的。我們建議要這個公民投票在四強管制之下實施，並使正確實施這個公民投票和防止任何濫用方面從而獲得保證。德國在四強監督之下實施公民投票，無論如何不會影響到同盟國的安全。在另一方面，公民投票可幫助一勞永逸地解決那些首先必須要知道德國自己全體人民意見的爭執問題。

皮杜爾先生也表示反對德國國家結構問題的公民投票。這方面他指出如果在一種情形上辯護公民投票，那麼爲什麼對一切有關德國的問題不採用公民投票呢？我認爲問題這樣的提出不是理直氣壯的。蘇聯代表團在這樣的問題上，譬如德國應該履行哪些義務的問題上，不提議實行公民投票。這是同盟國的事情。但事情關係到德國內部組織問題時，我們不應該拒絕詢問德國人民的意見。爲避免錯誤，這是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當然可能有以使德國倒退到八十年或一百年以前那時還沒有德國國家存在的那種情形上去爲目的的。但從這裏會有什麼結果呢？假如他們想把八十年或百年之前德國還沒有統一那時的那種德國國家組織加給德國人民，這對於同盟國家有利益嗎？我覺得這種計劃的破產性對於我們大家都很明顯的。拖着德國開倒車，想把它變爲分崩離析的國家，其意義就是從事絕望的工作。那時我們將永遠找不到跟德國民族的共同語言。那時我們也將毀壞了在德國的自己的政策——同盟國的政策。

當我們說到德國國家組織時，我們應該考慮到德國人民。不可以忘記：當德國人民以民主的方法解決德國國家組織的問題時，他們是贊成其中規定着德國中央政府以及各邦的權利與義務的民主共和國的。假如我們希望根本上改變德國國家組織，我們應該問到德國人民的意見。蘇聯代表團建議在德國實施公民投票不過爲的這個罷了。

關於德國臨時政府與德國管制委員會間的相互關係

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

在交換關於德國臨時政府與德國管制委員會間的相互關係問題的意見時，貝文提議臨時政府在第一個階段應處於完全的管制之下，而在其後的階段上管制委員會對於臨時政府的它所不同意的決議得行使否決權。

莫洛托夫就英國的關於管制委員會方面的「否決權」的補充建議發言。莫洛托夫說：蘇聯政府表示在這些情況之下，即當否決權能促進同盟強國的共同行動并幫助協同決議爲它們通過時，贊成「否決權」。在現在情形下英國建議針對着相反的目的。英國代表團建議的「否決權」的使用是以反對同盟國對德國的決議和行動的協調爲指針的。我們反對這樣的「否決權」，尤其在對於德國方面。正好在德國我們需要特別努力於協同的決議和一致的行動并避免我們之間的分裂。

莫洛托夫問道：英國代表團對於這個問題的建議意味着什麼呢？它意味着：當遇到德國臨時政府採取某項決議時，管制委員會或者贊成它，或者對它用「否決權」。在這種情形下，當四同盟國對德國政府的決議的意見全體一致時，問題的解決便很簡單——或者決議被核准，或者被盟國「否決」。但必須也顧到其他的情形。假如德國臨時政府通過了對於一個或多數盟國所不能接受的決議，但在管制委員會裏四國意見沒有一致時，事情將怎樣辦呢？因此對這樣的決議將不會行使「否決權」。在這種情形下德國政府的手是自由的，它被准許了自由行動。因此德國政府被賦與了不顧一個或可能多數同盟強國方

面的反對而行動的可能。換句話說，德國政府在這種情形下可利用同盟國間意見不和，這樣難道是對的嗎？

我們完全不應該給德國政府可以利用盟國間的意見不和的漏洞的。而被提出來的建議就可造成這樣的漏洞並且實際上解放了德國政府的手，放任它逃避同盟強國的管制。這就是蘇聯代表團不贊成這個建議並且認為它的可能後果是很不樂觀的道理，——莫洛托夫這樣作了結論。

決議把英國的關於德國政府與管制委員會間的相互關係的問題的補充建議交付調查委員會研究。

關於德國臨時政府與各邦政府間的權限劃分

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

蘇聯代表團表示贊成劃分德國臨時中央政府與邦政府間的權限時，能從必須清除曾毀壞了邦議會與邦自治管理權的希特勒國家政府的中央集權爲出發點。應該恢復在納粹制度以前存在的地方分權，行政以及邦議會與全德國的兩院。對此，蘇聯代表團建議設立既可保證德國政治與經濟統一又能同時負責履行德國對同盟國家義務的那樣的德國臨時政府。

美國、英國和法國代表團提了下列共同建議：「除那些應特別賦予中央政府的權限之外，一切權限都應轉移與各邦」。

莫洛托夫說明蘇聯的立場時，指出蘇聯代表團關切着能負責履行德國對同盟國家的義務的那樣的德國政府的建立。莫洛托夫說：我們當然應該顧念到使德國在民主與和平方面能得到正確的發展，但我們不能忘記德國對同盟國家必須履行許多重要的義務。這裏三國代表團提議：「除了若干賦予中央政府的權限之外，一切權限都應轉移與各邦」，假如這個建議的原則被通過，那麼誰來負責履行對同盟國家的義務呢？那時我們關於德國義務履行的決議不是落空了嗎？

莫洛托夫續稱：從美國、英國和法國代表團所堅持的那個程式裏得到的是：基本權限，只有幾個例外，都將賦予了各邦。而同時我們認爲必須使德國自己負起在國家的民主化、賠償的履行等等的重要義務。我們將跟誰要求履行這些義務呢？跟處在個別的邦裏的個別的政府嗎？德國中央政府對這些義務的履行將取消了嗎？這在對我們建議的程式裏很不清楚。

蘇聯的建議在於使德國臨時政府能保證德國的政治與經濟的統一，并能同時負責履行德國對於同盟國家義務的履行。這個建議對於我所提出的問題有着明白的答案。至於三國代表團所建議的程式，其中却包含着曖昧不明的地方。

我們大家都同意德國應該肅清納粹化和實行民主化的。但爲此在德國全境必須實施許多以清除德國政府的殘餘爲目的的措施，而且德國中央政府不應該除掉對同盟國所負德國國家安全保障的義務。其他代表團反對這個建議。但那時我們怎麼保證那與德國肅清納粹化與實施民主化的任務如此密切相關的德國的國家安全呢？我們解除掉德國中央政府和在初步階段上首先行使職權的臨時政府的國家安全保障的義務嗎？

雖然我們在賠償問題上還沒有達到協議，雖然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還有許多的分歧，但我們大致都認爲德國應該償付賠償。請問德國政府應當負責履行我們對賠償問題的決議的嗎？

蘇聯代表團認爲整個德國應該負責履行賠償和對於盟國的其他義務，并且這件事決不能委托給個別的邦。怎麼能建議仍舊落在中央政府身上的權限除了少數之外，其餘一切的權限都轉給各邦呢？假如我們在我們的決議裏這樣寫出來的話，那麼會有這種危險：即寫出來的和留在紙上的唯一一個樣子，而實際上我們必須各行其是，因爲我們必須不在口頭上而在事實上來保證德國對於同盟國家的義務的履行。在實際上我們不但要向各邦，而且也要向德國中央政府要求負起課予德國的基本義務。但假如事情如此，則不如直接記錄德國必須真正履行的好些。我們認爲德國必須保障國家的安全，履行賠償與其他盟國的義務。這件事的責任應該由德國中央政府來負擔，不能轉交個別的邦。蘇聯代表團認爲應該在這個問題裏加入充分的明文規定。

莫洛托夫在其後的討論進行中，指出在辯護關於中央政府與邦政府間權限制分的問題的三國代表團建議的說明裏矛盾之點。

其後莫洛托夫答復皮杜爾先生所說賠償到現在都是沒有德國政府而實現，而以後沒有德國政府也應該執行的話。莫洛托夫宣稱：這個觀點我覺得不能接受。當然在還沒有德國政府存在時，除了以同盟國直接命令的方法外，便不能執行賠償。但當德國政府成立後，這政府應該負起和德國的其他義務來。

莫洛托夫續稱：已經簽訂和約的所有國家，例如芬蘭、羅馬尼亞、匈牙利、都是這樣辦的。適當的政府保證着例如爲這些國家在休戰條件和其後在和約裏規定的賠償的履行。盟國的管制機構在自己的這方面監督着規定賠償義務的履行。這是正確的程序。它可以產生好的結果。要是我們開始直接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我們將在那裏造成許多的誤會。自然，賠償應該由適當的政府來履行。這也可完全適用於德國。當那裏存在着臨時政府時，這項任務應該由臨時政府履行，而當德國成立永久政府後，它就應該由永久政府來履行。

轉到德國國家安全的問題時，莫洛托夫強調稱：在蘇聯代表團的建議裏規定着對個別邦政府方面的警察機構的工作的指導。蘇聯代表團認爲這是對的。同時它認爲必須明白指出德國中央政府不能擺脫對同盟國應負德國國家安全保障的責任。皮杜爾先生說這可能引起秘密警察的復活。但這種恐懼是沒有根據的。既然德國有四強的管制，這種情形就不會發生。

總而言之，蘇聯代表團在德國國家安全方面所建議的，都是相同於譬如說在法國或任何民主國家所有的東西。爲什麼實行於法國或任何接近它的國家保安的制度不能採用於德國呢？貝文先生說到「造成警察國家的危險趨勢」。但假如建議在德國採用譬如說和在英國自己也存在的那種國家保安制度時，

怎麼能說到危險呢？爲什麼在這種情形下可以產生造成「警察國家」的趨勢呢？這種判斷的沒有根據是完全顯而易見的。

蘇聯代表團關於德國國家安全的建議可以用下列的方式表達：建議在德國採用相似於民主國家中國目前實行着的那種國家保安制度。除此之外，蘇聯代表團沒有別種建議。爲什麼而說到「祕密警察復活的危險」。「造成警察國家的危險趨勢」和其他等等的話呢？我們以爲這些意見不能幫助對蘇聯代表團的建議的正確了解。我們的建議在於：在爲我們希望民主化的德國採用與其他民主國家所認爲可以採用的制度相似的那種制度。

貝文聲稱：蘇聯關於德國中央政府權限問題的建議，假如其中包括進對改造德國基於民主基礎上的政治生活的指示以及在政府機能更加入國家保安問題的指示的話，那麼在英國代表看來是可以接受的。對於英國代表團的意向，莫洛托夫表示同意接受它對於蘇聯建議所提的修改。

貝文聲稱英國代表團很珍視蘇聯代表團這一行動。
皮杜爾也表示了同樣的意思。

在其後的討論進行中，各外長轉到了蘇聯所提把全德國預算也歸德國中央政府的權限的建議。

莫洛托夫說明這個建議時指出：按蘇聯代表團的意見，除以地方憲法爲根據而運行的邦預算之外，應該同時有全德國的預算。蘇聯的建議對於邦預算和其中應列有德國政府相當的收支，如鐵路、郵政、電報、以及對外貿易，中央政府應負的進出口義務的整個德國的預算都有規定。

各外長通過了蘇聯關於全德國預算歸於中央政府權限的建議，附帶說明這個預算應爲中央政府的「公共業務的預算」。

關於對德和約準備的基本方針

關於波蘭——德國的疆界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

莫洛托夫指稱，在會議的議事日程上列着關於對德和約準備的基本方針，包括疆界問題，魯爾與萊茵區和其他問題在內的問題。然而發言者所討論的只有關於波——德疆界的問題。既然如此，我也只好談到這個問題。

莫洛托夫續稱：我認爲我們首先應該記得我們各政府關於波蘭西部邊界的問題所作的決議，所已經負起的那些責任。這些責任還是在戰時在一九四五年二月裏的克里米亞會議時負起來的。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已經在德國打敗之後，我們在波茨坦（柏林）會議上確定了這些責任。

在克里米亞會議上我們的政府巨頭們——已故的羅斯福總統，前英國首相邱吉爾，和蘇聯政府首長斯大林所通過的這個決議如下：

「三國政府巨頭承認：波蘭應該在北部和西部獲得領土的重要的增加。他們認爲關於這些增加的範圍的問題，在適當時期應徵求新波蘭民族統一政府的意見，然後，波蘭西部疆界的最終決定應延至和會之時。」

這之後在波茨坦（柏林）會議上通過了有美國總統杜魯門，英國首相艾德禮和蘇聯政府首長斯大林簽字其上的決議。這裏是這個決議的原文：

「關於波蘭西疆所得協議如下：

爲符合於克里米亞會議所得關於波蘭的協議，三國政府首長審議了波蘭民族統一臨時政府關於波蘭應該獲得的在北部和西部領土的意思。地方民族議會主席和波蘭民族統一臨時政府成員被請出席會議並完全陳述了自己的觀點。三強巨頭確定了自己的意見，即波蘭西部疆界的最後決定，應該擱到和平會議的時候。

三強巨頭同意在波蘭西部疆界最終決定之前，從斯維涅繆德略西的波羅的海起，沿奧德河達西聶斯河河，又沿西聶斯河達捷克斯拉夫邊境一線以東的前德國領土，包括依照柏林會議決議不在蘇聯管理之下的那部，東普魯士，以及包括過去的但澤自由市的領土在內，應該處於波蘭國家的管理之下，並因此不能視同蘇聯在德國的佔領區的一部分。」

如此情形，還在一九四五年，我們的政府已經兩次討論了波蘭西部疆界的問題，並且自己負起了一定的責任。——莫洛托夫證明說。

法國政府首長沒有參加會通過關於波蘭西部邊疆的最終決議的波茨坦會議。但我們關於法國對這個問題的觀點知道很清楚。只要引述皮杜爾先生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巴黎外長會議演詞原文就夠了。在這文件裏有「新德國的疆界」一章，其中有下列的話：

「在戰後德國的疆界沒有規定時不能做出一些重要的事來，而且老實說，在佔領當局還不知道將來最後留在德國的是怎樣的領土時，不可能希望他們能實行具有遠見的政策。

關於東德國的問題在波茨坦會議裏得到了臨時性原則的，但在本質上是有基本性質的協議，這個協議法國政府不加反對。」

這樣，法國的觀點也和它們首長參加了波茨坦會議的英、美、蘇三國政府的觀點相一致的。

在波茨坦談論不是關於波蘭因爲它東部的領土轉給了蘇聯而在西部作的簡單的彌補問題。這樣將使問題簡單化了，轉交給蘇聯的僅僅是住居着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的土地，他們自然應該跟在蘇聯的烏克蘭和蘇聯的白俄羅斯的自己的弟兄們再結合起來的。而在西方波蘭重返到了當時會是波蘭國家的搖籃的自己的舊土地上。它現在的領土是和波蘭畢雅斯托夫王朝的歷史上的領土融合的。

關於波蘭西部邊疆的決議，是在這個問題在三強政府的會議裏兩度討論之後所通過的。在決議通過之前，在波茨坦會聽取了波蘭政府意見的詳細陳述。關於波蘭西部新疆界的問題，在波茨坦會議獲得自己的決議之前是被英、美、和蘇聯政府鄭重斟酌過的。

波茨坦會議不限於規定了新的波—德疆界的決議。它也通過了關於德人自波蘭遷移出去的決議，這是關於波蘭西部新疆界問題決議中的邏輯的結論。

配合着波茨坦通過的決議，管制委員會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規定了德國人自割與波蘭的領土裏遷移的計劃。這以後德國人從割讓波蘭領土的遷出以迅速的度速進行。它不但按管制委員會的計劃進行，而且超過了管制委員會的計劃之外。我介紹一下管制委員會向外長會議的報告，其中有第七篇「居民的轉移」。從這個報告中你們知道截止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除非法移入德國的德人不計外，從波蘭遷移出了五百六十七萬八千九百三十六個德國人。

在另一方面，進行着對割讓波蘭的領土上波蘭人的移入的過程。不久以前波蘭政府公佈，在西部土地上現在的有五百萬波蘭人而只有四十萬德國人。這樣，這塊領土上已經遷入了波蘭人，而現在德國人在這塊領土上的已不滿居民總數的十分之一了。

一切這些說明了波茨坦會議關於波蘭西部新邊界的決議，我們政府認為是決定了。因此在這時也執行了這些領土上的波蘭人的移入的措施。沒有人的腦筋裏對這些領土上的德國人的遷出和波蘭人的遷入只看作是暫時試驗性質的念頭。通過這些決議并實行它們的那些政府，當然不能認為波茨坦會議的決議可以將來作任何修改。這樣開玩笑是不興的，不消說這不但對波蘭人，而且也對德國人自己都是不能容忍的殘酷。

我們應該尊重我們的決議，我希望我們全體都同等程度地尊重它們。我們應該尊重自己所負的義務。對於我們全體都尊重為我們政府自己所負的義務這一點我沒有任何懷疑。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其他的人才也尊重它們！

波茨坦會議決定把這一決議的形成攔到和平會議時，假如從形式的觀點上說，它是只能如此的。但按事的本質說，波茨坦會議關於波蘭西部疆界的決議是最終的和不能修改的。

因此蘇聯政府看不出有組織任何委員會來研究這個問題的必要。問題在當時已經被研究够了，而其後英國、美國和蘇聯政府就通過了決議，法國也加入了這個決議。當邊疆劃界的时间到臨時，於是如普通所做的一般，將由有關國家的相當的代表來做這個工作。但這是將來的事情。

可以不用懷疑，勤勞的波蘭民族一定會好好經營在西部劃入波蘭的土地。這些領土上的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品將增加并充實歐洲的一般資源，既然在目前和平條件之下有着為發展波蘭和其他國家間的貿易的良好前提。蘇聯政府表示確信波茨坦決議的結果，不但對於波蘭而且也對於歐洲其他國家都會有利的。

修改波茨坦會議領土決議的企圖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

在審議關於準備德國和平條約的基本方針時，馬歇爾企圖把波茨坦會議關於波德疆界的決議弄模糊，藉口這個決議的俄文本和英文本間好像有「矛盾」，同時也以斯大林大元帥波茨坦會議上所作的聲明作爲口實。

莫洛托夫聲明如下：馬歇爾說波茨坦決議的英文本和我所作的確切以波茨坦會議爲基礎的聲明相矛盾。這種說法和波茨坦決議原文的英文本和俄文本之間沒有任何差異的事實相矛盾的。每個人可以相信這件事。

怎樣理解這個決議——這是不難確定的。我們可以即使從下面的事實出發：

第一件事實在這裏：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杜魯門總統在波茨坦會議後從德國回去，發表了廣播演說。那時他關於柏林會議的決議說了如下的話：

「將爲波蘭人統治的領土應給波蘭更好地維持自己人民的生存的可能。它應給波蘭更好地防衛波蘭與德國間的疆界的可能。如波蘭人移居之後，它可以建立更同種的民族！」

杜魯門總統的這個聲明發表在美國的雜誌上它。在這個意思上，即在波茨坦會規定了波蘭和德國間的疆界的意義上，正確地解釋了波茨坦會議的決議。同時這個新的波蘭的疆界的優點也被指示了出來。

我從美國總統的聲明中引述了原文。他是參加波茨坦會議的決議的。現在我想引述我剛纔引述過的法國政府的聲明。它指出波茨坦會議的決議對於沒有出席這個會議的那些人是如何理解的。我引述去年七月十日皮杜爾先生的聲明，其中說：「關於東部的疆界的問題波茨坦會議達到了在原則上是暫時的，但在本質上却是有基本性的協議。」

這樣看來，法國政府，正如一切知道波茨坦決議的政府一樣，對於這個關於波蘭西部邊界的決議的具有最終性質這一點，沒有也不能有懷疑的。當然，誰也沒有爭論和平會議應該把這個決議正式化。但是代表政府參加波茨坦決議的我們，不應該忘記我們是受這個決議束縛的。

馬歇爾先生同意斯大林大元帥在波茨坦會議上的聲明中的一點。爲了使人記起這些聲明確切符合於波茨坦所通過的決議起見，這樣的引證是有用的。這裏被引證的斯大林的聲明只是說明着：希特勒份子毀滅之後，立刻在後來根據波茨坦決議而劃歸波蘭的土地上開始組織了波蘭的政府。在這種情形下也不能不這樣。波茨坦決議鞏固了這種形勢。波茨坦決議的歷史意義在於它規定了新的公平波蘭國家的疆界。

皮杜爾再度指出，法國政府加入了波茨坦會議關於德國東方疆界所通過的決議，法國代表團繼續保持這個觀點。同時皮杜爾繼續堅持着使德國疆界的問題作爲完整的問題來討論。

關於薩爾，萊因區和魯爾區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一日

我們的討論已轉到關於薩爾、萊因區和魯爾區的問題。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對於我們大家都是很明顯的。

首先關於薩爾，昨天皮杜爾先生重新表達了法國對這個問題的立場，蘇聯政府承認這個問題值得注意并必須解決，昨天皮杜爾先生所作的建議需要相當的研究。

法國代表團也提出了關於把萊因區和魯爾區跟德國分離的問題。向我們提議使德國被剝奪掉在魯爾的煤礦和磨麵廠的所有權，並使這樣工業部門的管理移交給幾個同盟國政府的手裏。

蘇聯政府不能夠同意把魯爾和萊因區從德國分離的意見。這種分割德國和取消德國作為獨立國家的意見，這是不確切和單面的和不利益一致的。德國民族決不能剝奪自己的國家。採取這樣的方針意味着把德國民族變做自己的不共戴天的仇敵，并把他們拋入德國的報復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的懷抱裏去。在這樣的方針之下，不必再談德國的民主化，因為推行分割和消滅德國國家的方針會意味着：給德國的那樣最壞的份子効勞，他們妄想着報復和恢復德國為帶着新的侵略計劃的帝國主義強國。這些是蘇聯政府的觀點。

貝文先生在他的致詞裏，談到盟國政府在德國問題上的觀點的發展經過。這段發展經過他這樣敘述：

在德黑蘭，德國為歐洲和平利益起見應該被分成五個部分的建議被提了出來。對這個問題英國代表

保留了自己的態度。甚至有人還笑他，好像他不贊成分割德國似的。在那時指定了由三國政府代表組織來研究這個問題的委員會。好像這個委員會一共只開了一次會，而這一次會裏什麼結果也沒有。在波茨坦，在會議終了時突然向我們提出了和在德黑蘭所提出的相反的建議。向我們建議把德國看作完整的個體；在那裏設立中央各行政部并被發表宣言，說魯爾區應該成爲德國的構成部分。

這之後貝文先生補充說：英國政府結論出支持德國經濟統一和以經濟完整個體對待德國的建議，以期符合我們同僚們的願望。

這個歷史性的敘述不是完全和事實融合的。因此我認爲有恢復真實的事實的必要。

在德黑蘭的確討論過分割德國爲五部分的建議。這是美國的建議。但在德黑蘭沒有得出任何決議。如果說到德黑蘭，那麼這是真實的情形。

既然貝文先生說在波茨坦會議終了時，突然向我們提出了與在德黑蘭所提出的相反的建議，所以我認爲在這裏恢復事實也有必要。事實上事情并不如貝文先生所說的那樣。

我不得不問諸位回溯到關於大約在德黑蘭之後一年，即一九四四年十月裏，在莫斯科來到了那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先生，和那時的英國外首艾登先生。在和蘇聯政府的談判中邱吉爾和艾登兩先生以英國政府名義提出了分割德國的自己的計劃。在這一次建議把德國分爲三個部分。談判在這一次也沒有得到任何決議。但決議也不可能達到，因爲美國的總統和國務卿在這些談判裏一個都沒有參加。

這之後，在一九四五年二月裏，舉行了克萊米亞會議。在這會議上決議，在倫敦設立以艾登先生爲主席的審議德國問題的委員會。但如貝文先生所說，這個委員會沒有做出什麼工作來。

我還要回到蘇聯政府首長斯大林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緊接着德國投降之後所作的有名的聲明

。斯大林在這個聲明裏說：

「三年之前希特勒公開聲稱在他的任務裏列着支解蘇聯並從它割去高加索、烏克蘭、白俄羅斯、波羅的海沿海區和其他地方的任務。他公然宣稱：『我們要消滅俄羅斯，使它不再能站起來。』這是三年以前的事，但希特勒的狂妄理想注定不能實現的，戰爭的進程使它們化爲泡影。事實簡直和希特勒份子的夢想完全相反。德國被迎頭打倒了，德軍投降了，蘇聯慶祝着勝利，雖然它既不想支解也不想消滅德國。」

這樣，斯大林大元帥還在波茨坦數月之前就宣稱蘇聯「既不想支解也不想消滅德國」。現在貝文先生用什麼方法硬要說好像在波茨坦會議結束時突然提出了和在德黑蘭所提的相反并要求把德國看做整個體的建議的呢？

從我所舉出的事實可以看出事情在實際上是怎樣的。

我再轉到馬歇爾先生的聲明。馬歇爾先生昨天用下面的話開始他的聲明：

「美國代表團認爲在魯爾領土上的主要經濟資源的集中構成了二個不同的問題：第一個是關於使復興的德國的魯爾資源不致用於軍事目的的可能性方面能再自己感到安全。第二個是關於使集中在魯爾的煤、銅和其他資源的貯藏用怎樣的方法被公平利用於歐洲各國也包括德國在內的利益上去。」

蘇聯代表團同意魯爾問題應該首先從國際安全的觀點，其次從魯爾經濟資源的利用兩種觀點上來作討論。

可是馬歇爾先生自己沒有着意在安全的問題上，因爲他把這個問題的審議，擱到討論關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的條件的時候。他昨天只在第二點——即關於魯爾經濟資源這一點上說話，雖然不能不承認

這兩個問題，都是最密切地聯連着的。

更有進者，馬歇爾先生表示贊成在軍事佔領期間不應該設立特別的管制魯爾的制度，但他預告在佔領終止之後，可以需要對魯爾資源監督的特別措施。這個提議反對在佔領時期設立四強對魯爾的管制。如果我們真正承認魯爾工業區對於國際安全的大意義，如馬歇爾先生所說而且爲我們大家不須爭論都承認了的話，那末對於這個提議是不能同意的。在另一方面，關於佔領期終了之後的管制魯爾資源的特別措施的問題，需要特別的討論。

蘇聯政府還在波茨坦時就提出了關於魯爾工業區的自己的建議。在蘇聯政府的這些建議裏主張承認魯爾工業區被認爲是「第一部分」，而它在行政關係上應該處在英國、法國、蘇聯和美國共同管制之下。同時我們建議在第四部分裏設立由英國、法國、蘇聯和美國代表組織的特別聯合委員會，而且那時我們已經提出立即設立由那些國家的代表組織的臨時聯合委員會的建議。

如我上面已經說過的，貝文先生那時提議因爲在波茨坦沒有法國代表，把這個計劃延期討論。與貝文先生的提議適應計，關於設立魯爾工業區的特別聯合會議的問題被移送外長會議審議，但到現在還沒有審議過。

現在我們重新來討論魯爾問題。我們代表着的各政府承認魯爾工業區對於德國的命運具有決定的意義。我們現在應該着手的主要問題是在：魯爾到底應該重新成爲德國軍事潛力復興和德國侵略再起的工業基地呢，還是變成和平民主德國的工業基地並同時把自己的工業資源，如同盟強國認爲必要的話，也供給其他歐洲國家。

蘇聯政府即在現在也堅持自己關於四強管制魯爾工業區的建議。這個建議是爲了要保證德國循着和

平民下的道路被反對官英利用魯爾經濟資源於德國民族以及歐洲其他民族在狂狂上。

目前魯爾的情況決不能認爲是正常的。

黨聯政府認爲這種情況，即在軍事和工業方面具有如此特殊的意義的魯爾，留在波蘭佔領當局單獨管制之下而沒有其他同盟強國的參加，也是不對的。在去年年底英美兩佔領區經濟合併之後，造成了這種情況，即魯爾落到了英國和美國兩個德國佔領強國的管制的下，但跟先前一樣排斥法國和蘇聯的管制魯爾。我們認爲這種情況也是完全不正常的。

拉專情的本質說，以片面的方式實行兩區經濟合併的英國和美國，把西部德國與其他德國領土裏分離了出來。在這個德國西部包括魯爾區在內，停留在自己的制度上，而魯爾資源落入了沒有管制該同盟而行動的兩個佔領國家的手中，事實上英國和美國已經實行分割德國，雖然這個過程還沒有完成。它們自己負責這樣做的，沒有得到蘇聯和法國的同意，同時德國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統一也給破壞了。

雖然如此，美國代表團確天的聲明更還揭發這種思想：魯爾問題是全歐洲範圍的問題，並且爲其目的某種歐洲經濟委員會可以有用處。可是當美國和英國不和參加管制委員會並與英美共同實行聯合佔領德國的法國與蘇聯共同行動時，這些聲明始終不講是空口說白話，這難道不明顯嗎？當我們在事實上保證了至少四個同盟強國——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的行動的協調，那時才可以說我們在魯爾工業區方面都是符合於全歐洲的利益，即符合於一切歐洲同盟國家的利益而行動。但如果推行把西部歐洲從其餘的德國領土裏分離而來的現有的政策，如果兩個同盟國家不顧及他們參加在內的管制委員會而在魯爾區行動的話，四強的這種行動的協調是不能達到的。

英國和美國現在在魯爾方面實行的政策，絕對不跟昨天美國代表團在經濟方面所宣佈的那些原則符

合。美國代表團宣稱，必須：第一，公平分配在魯爾區生產的如煤和鋼的那些基本資源，和第三，保證其他國家對魯爾資源的獲得。事實上現在既沒有這樣，也沒有那樣。

假如把管制委員會從這裏摺除掉，那裏就不可能保證魯爾區所生產的煤和鋼的公平分配。實行魯爾資源這種分配的應當不單是英國和美國，而是所有同盟四強都參加在內的管制委員會。至於其他國家參與魯爾工業區一事，那裏現在的一切都成了這個樣子，即只保證英國和美國的參與罷了。實際上對於這兩個強國，在魯爾區和整個西部德國都有着廣泛可能性的保證的。總而言之，德國的英國和美國佔領區的單獨合併的意義便在這裏，可是這種情形既不和其同盟國家的利益，也不和同盟國家對於和平與民主德國發展方面的任務相吻合，不應當努力於保證這個或那個強國在魯爾工業區的支配地位，而應當努力調理真正的國際合作，這種合作應該同時顧及大同盟國和小同盟國的權利和利益，表現對德國民族本身和它的迫切需要的應有的注意。假如在魯爾工業區今後仍由一個或兩個同盟強國管理，而不考慮到其同盟國家的話，那裏他們也許可保證得自己的一些利益，但這種情形是與我們四強關於共同管制德國的根本協議不相吻合，更不消說這種情形根本和正常的國際合作不吻合了。

在美國代表團的聲明裏，關於魯爾之外還說到了已移交給波蘭的上西里西亞的經濟資源。這又是一個干涉到其他同盟國家內政的不能容忍的企圖。這種性質的提議，蘇聯代表團不認為可以作為提議的對象的。

這個時候我不想談到關於捷克，比利時和其他德國鄰邦所提出的那些領土要求的問題。對些問題需要將來的研究，我們再回到它們的審議罷。

關於德國臨時政治機構的形式與範圍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

關於德國臨時政治機構

關於德國中央行政部問題美國和英國代表團提出了牽涉德國的這些行政部和管制委員會間相互關係的下列建議：「在自己政權的實現下，管制委員會應該放棄對中央行政部的直接指揮或對它們的週密監察。」

莫洛托夫指出：按蘇聯代表團的意見，這個建議是和波茨坦（柏林）決議抵觸的，波茨坦決議規定德國中央行政部「應在管制委員會指揮之下行使職權」。現在美國和英國代表團的建議適得其反，因為他們主張要管制委員會放棄直接指揮德國的中央行政部並且甚至放棄對它們的「週密監察」。蘇聯代表團的立場繼續保持在波茨坦（柏林）會議的決議上，因此蘇聯代表團不能同意該建議。

由於澈底交換意見的結果，美國和英國代表團撤回了自己的建議。

在其後的討論裏，美國，英國和法國代表團建議規定臨時政府和各邦政府間權限制分的原則，原文如下：「除應特別屬於中央政府之權限外，一切權限均應讓渡與各邦。」

貝文指出關於臨時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間權限制分的問題在波茨坦（柏林）會議決議裏沒有提到過。
莫洛托夫反駁指出不能同意這樣解釋波茨坦會議的決議。波茨坦會議決定延期處理德國中央政府的

組織，但那時曾決議設立權力達於全德國和應該在管制委員會指揮之下工作的德國中央各行政部。

自然假使德國中央各行政部的業務規定達於整個德國的全境時，那麼這更是關係到設立問題當時被擱置了的德國臨時政府的執行了。因此，如果使波茨坦會議決議出軌的話，那麼既承認了設立機能達於整個德國的中央各行政部的原則，就更應該在德國中央政府也包括對臨時政府的業務，預先規定適當規章。然而却提出了把除若干例外的權限之外，一切權限轉移各邦的建議。這完全是另一種立場，它顯然和波茨坦決議相抵觸。

關於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間權限劃分的問題沒有達到協議。
在繼續的討論中，各外長曾談起全國的一般職務的預算劃入德國中央臨時政府的權限內。

關於德國和約準備的程序

在討論外次會議關於德國和約準備程序的報告時，莫洛托夫提到了俟德國有可被承認爲合於接受和約的中央政府形成時再召開和平會議的蘇聯的建議。他指出蘇聯對這個問題認爲有重大的意義。德國應該有人負責履行和約。負責履行和約的只可能是德國中央政府。假如在和平會議召開時在德國只有各邦政府而沒有中央政府，那麼同盟國家必須向各邦政府請求履行和約了。這些條件對於同盟列強將是不合適的。因此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須俟德國有了應該在和約上簽上自己的字並負責担起履行條約義務的德國中央政府時，再召開和平會議。不然的話，和約履行便得不到保證。

莫洛托夫追述波茨坦（柏林）會議中的話：對於德國的和平處理的準備工作，使相應的文件能爲合於此目的而彼時將組成的德國政府接受，這種準備工作由外長會議担任。蘇聯政府當它建議指出必需組

成宜於簽訂和約的德國中央政府時，它是以這個決議爲依據的。

莫洛托夫續稱：最後還有一個意見：我們剛剛和五個國家——美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和泰國簽訂了和約。在這五個國家都有政府，而我們認爲召開和會，傾聽這些國家的代表并接受他們在條約上簽字是正常的和自然的事。日本有政府，到那個時候它在和約問題方面也將被聽取並將被接來在和約上簽字。德國不應該是例外。在這國也應該有可以在和平會議上表示意見并負履行條約義務的政府。

對於美國代表團關於和平會議應由有完全的和平等的權利的份子——一切爲德國鄰邦或和德國處在戰爭狀態的同盟家組成的建議，莫洛托夫表示詫異。他指出：假如美國建議被通過的話，那麼蘇聯，美國，英國和法國應該在和平裏將處於同等事實，巴黎上或土耳其同等的位置和情況下，但後幾國在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裏沒有給德國幫過忙，而上土耳其，如所週知在戰時還直接幫助過希特勒，尤其反對蘇聯。蘇聯代表團認爲，這樣的建議和戰時同盟國家間締結的那些協定絲毫不相吻合。

關於德國解除武裝與解除軍國主義化的四邊條約 草案的聲明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四日

今天我們審議去年貝爾納斯先生提出的美國的關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的四邊條約的草案。這條約應該由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的政府來簽訂的。

還在去年六月九日我已經闡述了蘇聯政府對於這個草案的見解。那時我提出了該草案應該取怎樣一種方針的建議。但在那時條約的討論還沒有結束。草案於是也停留在沒有修正的形式上。

因此，今天蘇聯政府對美國的草案提了具體的修正。對於這事我來作幾點說明：

一、條約的基本立場

在美國的草案裏建議「保證德國更於爲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所要求的完全解除武裝和解除軍國主義的狀態」。關於這一點說：「只有這個保證的存在，歐洲和全世界人民才得致全力於和平事業」。因此，任務在於建立那種使歐洲和全世界人民在長久的時期裏可以完全埋頭於和平事業的保證。只有創造這樣的保證的志向才該受到歡迎。

可是，提出的條約草案可以說創造出這樣的保證嗎？不，如果草案中不加以根本的修改的話，就不能這樣說。只要指出：關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的美國條約草案裏所提出的關於保證國際安全與整個和

平問題完全和同盟強國，譬如說在克里米亞會議或波茨坦（柏林）會議的決議所提出的不同。

請回憶一下在克里米亞會議的決議（法國也加入了這個決議的）裏美國、英國和蘇聯的政府所說的話。其中如：

「我們不屈的目標，爲掃除德國的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並建立德國永遠不再能破壞全世界和平的保證。」

在波茨坦會議關於德國的協議的原文裏宣稱：

「本協議的目的爲克里米亞的關於德國的宣言的執行。德國的軍國主義和納粹主義須予肅清，同盟國彼此協定，立刻與將來更採取必須使德國永不再威脅自己的那邦或保持全世界和平的其他措施。」

在克里米亞和波茨坦兩個場合裏，都會一致通過上述的決議的，同盟國家都承認全世界和平保持的利益，需要着肅清德國的軍國主義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但在美國的草案裏却採着另一種立場。草案裏只說到德國的解除軍國主義化，而且關於這一點也說得不澈底，而完全忽略了肅清納粹主義的任務，就是說忽略了把德國國家和一切德國的社會生活改建到民主與和平的基礎之上的那樣的决定性的任務。

還在不久以前我們全體都明瞭：歐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安全事業不能單靠德國的解除武裝來保證，要達到這個目的，除此之外，還必須實現把德國改建到民主的基礎上去。克里米亞和波茨坦會議關於德國的決議的本質在這裏，對於這是不應該忘記的。

向我們提出的條約草案從另一種立場出發，它創造了一種幻想，似乎爲保障和平被德國侵略破壞起見，只須解除德國武裝，不必費力去實施德國的肅清納粹主義化和民主，就足够了。假如我們抱了這類

的幻想，那麼無論如何也創造不出歐洲人民的和平安全的真實保障的。這就是何以蘇聯政府認爲我們到現在也要和特克西米耶和波茨坦決議中所表示的對於德國的那種立場的原因。否則我們就達不到提出的崇高的目的：給歐洲和全世界人民完全埋頭於和平事業以可能。

這些是我們的首要關於條約的序文之意見。按照這些意見蘇聯代表團提出自己對於條約的這一部份的修正。

二、關於解除軍國主義文化問題的補充

美國草案第一，條說到關於德國解除武裝和解除軍國主義化的辦法。這一條根本上是與四強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在柏林簽字的關於德國戰敗的宣言相符合的。在那個時候，當盟國軍隊剛剛進柏林，而在德國任何政權都沒有存在，同盟國家的主要任務是實施德國軍隊的完全解除武裝並建立秩序。在那時，關於清除德國的軍事工業潛力和設置同盟國在那一區的管制的問題自然並沒有多大注意到。但在現在爲我們討論的條約裏，就必須包括對這個問題的具體的決議了。

因此請注意蘇聯政府建議列進條約作爲第三條的兩點補充。這裏是第一條的原文：

「爲防止德國工業應用於軍事目的起見，締約各國最高當局協議：

(甲) 爲德國武裝生產主要基地與德國軍國主義主要工業支柱之魯爾工業區，應設置英、美、法、蘇之共管制，以期魯爾之資源被利用於德國和平工業之發展以及滿足受德國侵略之歐洲人民之需要；

(乙) 於最短期內應完成肅清德國之康采因、卡迪爾、辛迪加、托辣斯以及爲彼等之操縱者，而爲德國侵略之鼓動者與組織者之銀行獨佔事業，凡屬於彼等之企業應轉移爲德國國家資產，而德國今後獨

佔性工業與財政之聯合之恢復應予禁止。」

假如我們希望在長時間內實現德國的解除軍國主義化，我們便不能不提出關於設立同盟四強管制魯爾工業區的問題，這一區大家都知道是德國軍火生產的主要基地，和德國軍國主義的有力支柱。應當永遠不要忘掉，管制魯爾的問題是與德國鄰邦和其他國家的安全事業最密切地聯繫着的。假如這個建議在原則上可接受的話，那麼當然對於魯爾工業區的那種盟國管制的形式和時期將不難協議。同時我們認為必須使魯爾的資源——首先是煤斤——不但被利用作發展德國的和平工業，而且也爲了滿足法國和其他受河德國侵略的歐洲國家的需要。

康采因、卡迪爾、李迪加、托德所和其他德國獨佔事業在作爲德國侵略的鼓勵者和組織者方面起了特別作用的，這事是無需證明的。同盟國家已經老早認爲必須使德國工業解除卡迪爾化。蘇聯政府提議沒收德國獨佔資本家的企業，而把它們移交給在同盟四強之管轄之下實施民主化的德國國家。從各國和尤其是德國鄰邦的安全着想，實施這些措施是有最積極的意義的。

因此蘇聯政府認爲，關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的問題，不能如美國草案所做的把它歸入德國的解除武裝和禁止在德國成立新的軍事的和平軍事的組織，以及禁止這些或那些軍事工廠等問題裏去的。對於德國工業，它的解除卡迪爾化并設立魯爾的四國管理方面，必須實行那些可以在一切國家裏發生對來自德國的新侵略，事實上不會再被容許的信心的措施。

三、關於解除軍國主義化的問題

從我所說的話裏明白可見，在防止德國侵略的事情上，蘇聯政府對德國民主化的措施的推行認爲意

義最大。因此我們建議把條約的第四條的條文作成如下：

「爲徹底清除德國侵略并變德國爲和平民主國家起見，締約各國最高當局協議如下：

(甲)應採取措施以肅清德國納粹主義與德國其他形式之侵略性國家主義，并消除任何形式之納粹黨，納粹組織與機關之復活可能性；並應完全清除德國之一切納粹與軍國主義之影響并禁止今後納粹與軍國主義之活動或宣傳；

(乙)由德國人民贊成之德國民主憲法，應保障德國人民之言論，出版、宗教信仰、集會自由，民主政黨，職業聯盟及其他反納粹組織在全德國範圍內之自由活動，并合理保障勞動人民之權利與利益并亦顧及維持安全之必要性，對於建立以此憲法爲基礎之民主秩序之事業之德國人民應予以全力之援助；

(丙)應在德國全境施行土地改革，使常爲德國侵略之鼓勵者并提供德國最危險的軍國主義者以幹部之容克世家大地主之土地移交與農民。」

在一切說過的話之後，再沒有對這些提議作詳細詳解的必要了。同盟國家老早就承認防止德國侵略需要肅清納粹主義的毒藥并且在德國國家和德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方面，實施可以給德國人民自由生活和能享受自己勞動果實之可能性的那些措施。

因此必須強調實施土地改革的重要性，這種改革應該沒收常常是德國軍國主義的主要支柱的容克世家大地主的土地，把這土地轉交給農民們，使德國國內的農業生產品和糧食的數量可以增加起來。這在許多地方可以幫助改善德國城市的糧食情況的。

四、佔領終止的條件

在美國的草案裏也提出了關於德國佔領終止的問題。蘇聯政府同意在我們討論的條約裏能指出佔領終止的條件。

然而我們不能同意美國草案中關於這問題所說的，其中把佔領的終止只靠着德國的接受美國草案的關於禁止德國的軍隊組織和軍事工廠的第一和第二兩條條文這是十分不確定和易起誤解的。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建議是當同盟列強對於佔領德國的根本目的的執行有了保證之後，德國佔領的終止才可實現。

因此我們建議條約第五條的形式如下：

「締約各國之最高當局協議當佔領德國之目的之執行認為已獲得保證時，即：

(甲) 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包括德國軍事工業潛力之肅清遵照同盟列強之命令而完成時；

(乙) 德國民主制度已恢復與鞏固時；

(丙) 德國對於盟國之規定賠償以及其他義務已履行時，同盟列強應審議德國佔領終止之問題」。

當同盟國家可能說：在德國，關於解除軍國主義化和民主化的佔領的根本目標的履行以及對於同盟國家規定的賠償和其他義務的履行都已經有了保障時，那時佔領便應該終止。德國履行這些條件的保證越早，佔領的終止也越早。沒有德國方面的對上述條件的履行，就不能同意佔領的終止。

我們對於美國的關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的條約草案的根本意見便是如此。

現在可以明白，就是條約的名稱本身也應該有一些修改。蘇聯政府認為被討論的條約應該叫做：「關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與防止德國侵略之條約」。在這種樣子下它更能符合於規定的目的。

如所週知，歸還去年蘇聯政府提出建議使被討論的條約的期限不是二十五年，而是四十年。這個建議已經被通過了。因此條約原文應該作符合的修正。

蘇聯政府對美國提案作自己的意見和修正時，是努力想使規定的目標可以真正達到，使歐洲和全世界人民真正能「完全理頭於和平事業」。

爲符合於我所闡述的修正，條約草案應採用我現在交送給會議各會員的文件的式樣。
蘇聯代表團請會議他提出的建議。

關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與防止防德國侵略

(蘇聯代表團所提之條約草案)

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合衆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皇國與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宣佈關於其執行德國之完全解除武裝與解除軍國主義化之意向在主要程度上業已完成。此事之完成已無任何防止及阻礙者。德國當處於完全解除武裝與解除軍國主義化之狀態直至其永不致威脅其鄰邦或世界和平之保持所必需之時間並且直至防止德國侵略之任務所盡之時間，此必須加以保證。非消滅德國軍國主義與納粹主義，非根本改造德國之社會生活與國家制度於爲改德國爲愛和平之國家并爲使歐洲全世界人民能專心埋頭和平事業創造有利條件作證保之廣泛民主基礎之上，則防止德國侵略之任務必無從貫徹。此項任務之解決與德國對列強之義務之履行將予德國民族於民族敦睦中佔有適當位置之可能。

爲達到此目的，合衆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聯合皇國與法蘭西共和國之政府協議分担本條約所規定之共同任務之執行。

第一條

締約各國最高當局協議共同採取措施以求保證：

(甲)一切包括陸地，空防之空中部分與海軍之德國武裝力量，一切半軍事力量之如 S S 與 S A 與蓋世太保，以及一切上述編制之輔助機構，應於最短期間完全解除武裝，復員并解散之不使其再有存在；上列機構與任何種類之輔助編制之業被解散之德國武裝力量，不得於任何方式下恢復。

(乙)德國之參謀本部與一切軍事與半軍事組織之參謀部，應予解散與終止其存在，其任何方式之恢復均應被禁止。

(丙)德國不准有任何軍事或任何形式或偽裝形式之半軍事組織之存在。

(丁)在德國之軍事裝備之製造與生產以及其輸入均所禁止。締約各國最高當局尤禁止下列各項之製造，生產與輸入：

一、一切武器、彈藥、炸藥、軍事裝備，軍需品與給養以及其他各種戰爭之武器；

二、一切為任何目的之炸裂之原料，但經締約各國最高當局核准者不在此例；

三、一切各級水上與潛水之海軍艦隻，以及輔助之海軍艦隻；

四、一切各式之飛機，航空武備與器具，以及空防裝備。

(戊)禁止設立，利用或經營為軍事目的之任何下列事項：

一切軍事建設，建築與設施，包括軍用飛機場，水上飛機基地，海軍基地，陸軍與海軍倉庫，永久與臨時的陸地與海岸工事，堡壘與其他戰爭設防地帶，而一切尚保存之此類建設、建築應予清除之。

(己)本條所提之解除軍國主義與解除武裝於締約各國可能規定之情形下得有下列之例外：

一、為維持公共安全可能必需之民事警察部隊之編練與應用，以及彼等之相當種類與數量之輸入之射擊武器；

一、輸入上述（丁）點所列之最小數量之物品，如爲建築、開山、農業或其他和平目的可能必需之炸藥或炸藥之混合物。

第 二 條

締約各國最高當局協議如下：

（甲）應實施一切清除德國軍事潛力之必要措施。一切軍事企業，其他企業經專門化之軍事裝備，以及其他爲規定之德國和平經濟需要以外之工業之生產力，應拆除以充賠償或加以破壞；

（乙）應防止設立、利用或經營爲軍事目的之任何工廠、工場、製造所、研究所、實驗室、試驗站、技術資料、發明權、計劃、圖樣與發明，其目的爲利於或意圖利於生產或改良生產本條約第一條第丁點及第戊點所列之物品者。

第 三 條

爲防止德國工業應用於軍事目的起見，締約各國最高當局協議：

（甲）爲德國武裝生產主要基地與德國軍國主義主要工業支柱之魯爾工業區，應設置英美法蘇之共同管制，以期魯爾之資源被利用於德國和平工業之發展與滿足受德國侵略之歐洲人民之需要；

（乙）於最短期內應完成肅清德國之康采因、卡迪爾、辛迪加、托辣斯以及爲彼等之操縱者而爲德國侵略之鼓勵者與組織者之銀行獨佔事業，凡屬於彼等之企業應轉移爲德國國家資產，而德國今後獨佔性工業與財政之聯合之恢復應予禁止。

第 四 條

爲徹底清除德國侵略并使德國成爲和平民主國家起見，締約各國最高當局協議如下：

(甲) 應採取措施以肅清德國納粹主義與德國其他形式之侵略性國家主義，并消除任何形式之納粹黨，納粹組織與機關之復活之可能性；並應完全清除德國之一切納粹與軍國主義之影響，并禁止今後納粹與軍國主義之活動或宣傳；

(乙) 由德國人民贊成之德國民主憲法，應保障德國人民之言論、出版、宗教信仰、集會自由，民主政黨，職業聯盟及其他反納粹組織在全德國範圍內之自由活動，并合理保障勞動人民之權利與利益，并亦顧及維持安全之必要性，對於建立以此憲法爲基礎之民主秩序之事業之德國人民應予以全力之援助；

(丙) 應在德國全境施行土地改革，使常爲德國侵略之鼓勵者并提供德國最危險的軍國主義者以幹部之容克世家大地主之土地移交與農民。

第五條

締約各國之最高當局協議，當佔領德國之目的之進行認爲已獲得保證時，即：

(甲) 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包括德國軍事工業潛力之肅清，遵照同盟列強之命令而完成時；

(乙) 德國民主制度已恢復與鞏固時；

(丙) 德國對於盟國之規定賠償以及其他義務已履行時，同盟列強應審議德國佔領終止之問題。

第六條

佔領德國終止後，應設立以四強國爲基礎之管制委員會，該會通過其負責人員或委員會得在德國之任何部分或全部實行其認爲必須之觀察，勘查與調查，遇有德國破壞其對同盟列強之義務時，締約各國

最高當局，得採取爲保證該項破壞或意圖破壞得以迅速終止或預防所必要之包括空中，海洋或陸地武力之強制手段。

管制委員會對於本條所許可之視察，勘查與調查所得之結果，應報告締約國最高當局與聯合國安全會議，締約國最高當局亦應將其已採取或將採取之方法迅速報告聯合國安全會議。

締約國最高當局同意在通過關於終止德國佔領之決議同時應彼此諮詢以談判之方式擬訂特殊之四強協議，該項協議在不抵觸聯合國機構規章所課予彼等之義務之下，應規定：應爲管制委員會執行之可能最完備之記察，勘查與調查之細則；各締約國爲本條約之目的而應分担之武裝力量之數量與種類；各締約國所允諾之準備程度與一般之配置以及方策與援助之性質。此項特殊之四強協議，應由各締約國最高當局按各該國相當之憲法程序予以批准。

第七條

本條約須經締約國最高當局按彼等相當之憲法程序批准。批准之文書應交付……政府保存，應由其將各交托之法令照會所有各締約國最高當局。批准文書到達所有各締約國最高當局之後，本條約即開始生效。本條約有效期爲自生效之日起四十年。在本條約有效期截止前六個月內，締約國最高當局，應彼此諮詢，決定國際和平與安全是否要求其不經修正或經修正之續訂，或德國民族業已達成在民主與和平基礎上改造其生活之目的，致管制之措施已無繼續有效之必要。

關於德國解除武裝與解除軍國主義化的四邊條約的草案的聲明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

在美國的關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的條約草案裏提出了崇高的目標——建立防止新的德國侵略，使歐洲與全世界的人們發衷心致力於和平事業的保證。爲了使與條約的這些目標適應起見，我們必須審議草案所規定的保證這些目標的方法。

昨天我闡述了蘇聯代表團對美國的草案的觀點。現在我要重複說：蘇聯政府同意對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的條約草案中現有的建議，但認爲必須作若干的補充和修正。

這裏牽涉到我們的關於四國管制作爲德國武裝的基礎與德國軍國主義的支柱的魯爾工業區的建議。這裏也牽涉到作爲德國侵略的鼓勵者的卡迪爾，和德國其他的獨佔者的清算的措施。這裏也牽涉到關於土地改革，包括剝奪德國容克世家軍國主義者的土地（這是爲削弱德國軍國主義者和復仇主義者的主要幹部所必要的）的建議。如果我們不加入這類的補充和修正，那麼條約就不能充當國際安全的有效保障。

蘇聯代表團同時認爲法國代表團的建議應該仔細加以研究。對於這些建議還沒有人表示過意見。然而法國代表團作了這種重要的建議，例如：實施經濟的與科學的解除武裝，關於魯爾以及其他的建議等，這些我們都應該作全面的審議。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把它們束之高閣，要是我們承認有鄭重討論關於目的在防止德國侵略的再起的條約問題的必要的話。

必須特別審議關於聯合管制魯爾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我記起了去年六月莫貝文先生也表示贊成魯爾工業方面的國際管制。那時貝文先生很明瞭魯爾問題是與國際安全的利益密切聯繫着的。

有人向我們說，蘇聯政府對於在討論的條約所提的建議，當我們討論管制會議的報告時早已提議過了。但那時我們審議的不過是那些直接跟現在和最近的將來有關的問題。這絕對沒有意味着：當我們現在討論關於歐洲人民在整整四十年間的安全條約時，我們可以對若干已審議過而與防止新的德國侵略的任務密切關聯的問題忽略不顧。

在另一方面，也有人對我們說，蘇聯代表團所提出的有些問題，應該與和約合併討論或轉移給聯合國機構去受理。但如果這些意見是正確的話，那麼它們同樣也可適用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的問題。可是在美國的草案裏德國的解除軍國主義化的問題，被認為特別在同盟四強條約以前應做的目標，而我們中間沒有人反對這個問題。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政府以更完善的保證德國的解除軍國主義化和實現德國民主化的方法為目標的建議，我們也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把它歸入到那些應該列進四強條約裏去的問題一起了。

美國的條約草案，提出了關於德國佔領的終止的問題，而且把這個問題看作僅與解除軍國主義化的問題相關。我們認為使德國佔領的終止的問題，不與完全解除軍國主義化和德國的民主化一起解決并且不把保證德國對於同盟國家應負賠償與其他義務的履行看作必要，是不能同意的。在克里米亞和波次坦會議上，盟國在佔領德國的目的方面曾通過了確切的決議。按照這些決議，佔領德國的目的，在於切實實現德國的解除軍國主義化和民主化，並保證德國對盟國履行賠償與其他義務。我們是有實行為我們互相協議通過的這些決議的義務的。

要是我們想以新的，更狹隘的決議來代替克里米亞與波茨坦會議的決議，使一切事業化成實行不徹底的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的話，那麼我們也應該說出來。要是我們不想以新的不徹底的決議來代替克里米亞和波茨坦會議的決議時，那麼我們應該徹底實行這些決議。

我不以爲我們政府中有誰想拒絕克里米亞和波茨坦會議的決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保證它們的執行。現在討論的同盟四強的條約草案應該與這些任務符合。

我們全體都記得美國和數百萬和我們一起進行鬥爭，並且爲把歐洲人民從希特勒主義下解放出來的事業而遭受了重大犧牲的美國兵士的功績。在這鬥爭裏要求從英國人民和英國兵士方面的巨大的努力。法國和法國人民在好幾年間，儘管過德國的佔領而永遠不會忘記這一段艱苦的時期。蘇聯人民和蘇聯軍隊在這爲拯救希特勒奴役下的歐洲文化的戰爭裏，接受了鬥爭的主要重担。德國侵略我們國家所引起的無數的犧牲，以及數百萬蘇聯人民所流了的血，連同遭受到德國侵略的其他民族的犧牲和流血，都要求着我們以全副嚴肅的態度，來處理一切與防止新的德國侵略以及歐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安全有關的問題。盟國的克里米亞和波茨坦會議的決議正昭示了這些防止新的德國侵略和保證國際安全的利益。因此，當我們現在審議以防止德國將來的侵略爲目的的四強條約草案時，我們認爲必須堅定地保持着這些決議的立場。

蘇聯代表團認爲，法國代表團的使美國的草案和有關這個問題的其他代表團的建議，在最近數月裏直到下屆外長會議開會前被詳細研究的建議是正確的。因此似乎應該設立負責從事研究美國草案以及與這問題有關的其他建議的特別委員會。

因此我提出建議如下：

一，外長會議承認必須締結關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和防止德國侵略的四邊條約。

二，授權特別委員會審議美國代表團所提出的關於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的條約草案，蘇聯代表的修正和補充的法國代表團的建議，以及其他可能的建議，並於下屆外長會議上提出它的建議案。

三，特別委員會在研究條約草案時，應該以必須保證德國履行克里米亞和波茨坦決議所課予的有關德國的解除軍國主義化與防止德國侵略的義務的出發點。

在其後的討論進行中美國和英國的代表團，堅持着使四強條約完全以美國的草案為基礎，這草案僅限於德國解除武裝的問題，并且把佔領的終止只靠德國的接受草案的關於禁止德國編組軍隊和軍火工廠的第一二兩條條文就算了事。蘇聯代表團主張，使和約草案能確切符合於克里米亞和波茨坦（柏林）會議的決議，而且能包括一切可防止德國侵略的必要的保證。

莫洛托夫在其演詞裏指稱：因為貝文說他不能在他去年的演說裏，找出他曾贊成國際管制魯爾區那類的話來，所以我要對這個問題加以確定。我指的是貝文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四日在下院的聲明，其原文發表於莫斯科出版的「英國的同盟者」上。貝文先生講到魯爾區的工業時，曾聲明道：

「假如一千一百萬噸鋼鐵的水平在安全的觀點看來具有威脅性的話，那麼問題的解決將在於對具有鋼鐵生產組織的可能性的魯爾設置國際的管制。這就拔掉了魯爾的毒刺，使它沒有危險性，并且可把魯爾的工業從德國的一變而為歐洲的能幫助一切歐洲人民的社會生活的工業了。」

貝文先生所表示的關於在魯爾設置國際管制的意見是值得注意的。貝文先生正確地把這個問題和保證歐洲的國際安全的任務聯繫了起來。

馬歇爾先生聲明，他認爲使德國的經濟統一規定從現成生產品中支付賠償的要求的蘇聯代表團的立場是不對的。但蘇聯代表團的這種要求是和波茨坦會議的決議相符合。對於這只須介紹一下波茨坦會議關於德國的決議，其中在第十四章內直捷地稱：德國的經濟統一包括着同盟國對於賠償方面的共同政策的實行。因此，我們並沒有要求爲同盟國以前共同決議所沒有規定的任何東西。

在另一方面，大家知道還在一年以前，美國的克雷斯將軍在德國公佈了停止甚至按照這之前在盟國管制委員會裏協議好了的那些決議，而對蘇聯和其家同盟國家的賠償支付。對於賠償的這樣的態度蘇聯代表團不能同意。

這裏貝文先生說他不以爲新的條約，應該代替以前盟國在克里米亞和波茨坦會議上所通過的決議。但要是真如所說，那麼在條約草案更不等那些在克里米亞和波茨坦會議上所通過的條件的履行，就向我們建議終止德國的佔領，這種根據在哪裏呢？

馬歇爾先生引證了美國草案的第三條。在這一條裏稱：締約各方一同意德國無條件接受第一與第二條條文爲同盟國對於德國領土上的佔領之終止的必須條件。

這樣說來，在美國的草案更承認了終止德國領土上的佔領的必要條件，是德國的接受條約草案的第一和第二條條文，其中只有說到關於禁止德國武裝力量 and 軍火工廠的存在，但沒有提出任何其他對於德國的條件。因此，在美國的草案裏，德國領土佔領的終止只不過和某些德國解除軍國主義化的條件相連，而沒有使德國負起履行爲它規定的關於國家的和社會生活的民主化的條件的義務，也沒有使德國履行對於盟國的賠償和其他的義務。

關於這一點有人給我們說：美國草案的第三條指出終止佔領的必須條件，但沒有說這是德國爲求終

止佔領所應該履行的唯一條件。在這種情形之下，馬歇爾先生同不同意在條約中確切規定那些我們可向德國宣告關於德國領土佔領終止的條件？我們必須在這個問題裏規定清楚。

這個問題中蘇聯的建議所不同於美國的草案的地方在於：在我們的建議裏確切地規定了那三個條件，它們的履行應該認為德國領土的佔領便可能終止。我們不應該允許使德國發生這樣的觀念，以為我們對於佔領德國領土所揭發的目的的執行上的意志在消弱了。應該這樣着想的不是德國的鄰邦。所有經歷過德國的侵略和遭受希特勒德國所發動的戰爭的重大犧牲的人民都應該這樣着想。

蘇聯政府努力於和盟國在德國目前的問題上協議。它也努力於和盟國對於將來的德國方面作長期的締約。在討論關於防止在最近四十年間的德國侵略時，我們應該補充使這個條約成爲歐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安全的真實的支柱，蘇聯政府提出的那些補充和修正的目的不過在這裏。

關於恢復奧國的獨立與民主的草約的審議

關於奧國的德國資產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

莫洛托夫在比較蘇聯與美國的對於奧國的德國資產的定義時指出：美國定義裏對於例外應用得過於廣泛。蘇聯的定義把這些例外歸入於如下的場合：由於直接的暴力行動而取自奧國人或在奧國的任何人的資產不能作為德國的資產；沒有一切國家金融機關或其他機關的報償而取得的資產不能作為德國的資產；以亞利安化的程序而取得的資產不能作為德國的資產。這類的資產必須歸還給德奧合併以前領有的原所有者。

莫洛托夫指出，在奧國和約裏必須附帶規定德國的資產不能被奧國政府國有化或沒收，也應規定保障接受這些資產的所有者的特別條件。鑒於奧國政府對於德國資產問題所抱的不友好的立場，所以也需要附帶規定關於和約相當條文的應用時可能發生的爭執的解決程序。這問題在美國的草案裏沒有提到。必須指出這一類的爭執該在兩造間雙方的談判基礎上解決。

蘇聯政府和英國及美國政府一樣，在波茨坦會議中放棄了向奧國索取賠償，雖然奧國因為在對抗同盟國家的戰爭裏幫助了德國，當然對此負有責任。

在另一方面，蘇聯代表團看到在一切情形之下當問題談到德國的賠償時，蘇聯代表團必須克服特別重大的困難。這裏有反對蘇聯從現存生產品中獲取賠償的。已經通過的關於蘇聯從西部佔領區裏獲取賠

價的決議實際上沒有實行。現在又來反對在奧國的一切那些德國資產，（這是按波茨坦會議通過的決議爲蘇聯有權利獲得的，）充作賠償的源泉了。更有甚者，奧國自身也製造了妨礙執行這些決議的障礙。蘇聯代表團認爲關於一切奧國的德國資產方面的波茨坦會議的決議，如同德國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以及其他國家內的資產所做的一樣，它的執行必須予以保證。莫洛托夫這樣作了結束。

在以後的討論中莫洛托夫指出：貝文提到「奧國的賠償」時，作了不正確的解釋。問題不在那些屬於奧國的企業，而在那些屬於德國而在德國的賠償程序中轉移到盟國的企業。蘇聯自奧國的賠償就沒有這句話。

轉到馬歇爾關於如果奧國經濟的大部分落入外國手裏時就沒有獨立奧國的存在。莫洛托夫指出問題不是關於「經濟的大部分」，而只是奧國經濟的小部份。問題是關於以前是在德國人手裏的那部分的奧國經濟。一九三八年以前奧國是被認爲獨立國家的，雖然那裏的許多工業部門都有着外國的資產。因此，現在如果它的較小部分的經濟屬於外國時，沒有任何根據可以肯定說將沒有獨立的奧國的存在。

至於馬歇爾所提出的情報，莫洛托夫指出它們與事實不符。按美國的情報，蘇聯要求着奧國的玻璃工業的百分之百。可是事情不過是處在蘇聯佔領區裏的一個玻璃工廠而已。按同一情報，蘇聯要求着百分之百的奧國的生產製煉草機器的工業。可是事情不過是關於以前屬於德國人的那種機器的製造工廠罷了。情報說到百分之百的奧國的水力渦輪的生產。但這實也不過是關於一個工廠的事。其後又說到蘇聯要求着百分之七十的奧國的煤油工業。但蘇聯政府只向奧國政府提議談判這個問題來組織在平等基礎上的混合公司。蘇聯這種同樣的提議在多瑙河的航行方面也向奧國政府做過。因此，對於數字的運用決不可像美國代表團那樣用作描寫完全與事實不符的圖畫的。

關於奧國——南斯拉夫的疆界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

莫洛托夫在書信討論奧國和約的第五章案（關於奧國疆界的）時指出：南斯拉夫對於奧國的領土要求在於使有十八萬居民的斯洛文尼亞的卡林幾亞和有一萬人口的斯洛未尼亞的斯蒂利亞邊區能和構成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亞合併，並且要求依此訂正南斯拉夫——奧國間的疆界。除此之外，南斯拉夫代表團提出了關於布爾根蘭特的克洛伐次亞人的問題，建議或者爲他們制定可以保障他們少數民族權利的特別條款，或者實行以由於疆界的變更而劃進南斯拉夫領土裏的少數奧國民族來交換這些克洛伐次亞人。南斯拉夫建議中的領土變更是很微小的。

在另一方面，提供給外長會議的許許多多的資料，完全明白證明了事情關係着那些主要是居住着現在南斯拉夫的構成裏有自己的斯洛文尼亞國的斯洛文尼亞人民的領土，南斯拉夫希望修正對於幾世紀來遭受着強迫的日爾曼化斯洛文尼亞人和克洛伐次亞人的那種歷史的不平，這是完全自然的。南斯拉夫也提出了確證它的領土要求的經濟性質的重要判斷。

蘇聯政府認爲南斯拉夫的要求是合理的。如果和奧國的部長格羅貝爾所辯護的觀點合流而不分皂白地反對南斯拉夫的要求，這是不公平的。蘇聯代表團認爲有授命外長會議審議南斯拉夫代表團的提議并向外長會議提供其意見的必要，莫洛托夫這樣作結。

關於南斯拉夫對奧國的賠償要求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九日

在審議英國和約草案第三十四條時，莫洛托夫指明了在波茨坦（柏林）會議上，三強政府聲明它們放棄從奧國索取賠償。法國也加入了這個決議，蘇聯政府只能承認它不要求自奧國索取賠償，雖然因為參加在希特勒軍隊裏的奧國軍隊侵入了蘇聯的領土，蘇聯是有要求賠償的充分理由的。然而，小的同盟國家沒有代表出席波茨坦會議。因此，把出席的三個政府放棄從奧國的賠償的波茨坦決議，解釋作小同盟國也一樣放棄賠償，是不對的。

蘇聯代表團認為南斯拉夫對於奧國的賠償要求是有理由的，而且不應該抹殺它。德國的軍隊和德國的行政當局，其中主要地由奧國人作補充的，在南斯拉夫的領土上執行了對財產的破壞與劫掠。當然，也應該考慮到奧國的經濟的穩定和獨立，可是蘇聯代表團不能同意使奧國擺脫掉它會參與過的罪行的一切責任。

蘇聯代表團認為，南斯拉夫的賠償要求應當在善意的精神上來作討論。蘇聯代表團也認為，法國代表團關於以奧國在南斯拉夫本國的財產來滿足南斯拉夫的賠償要求的建議是對的。蘇聯代表團建議授命特別委員會來審議南斯拉夫對奧國的賠償要求並且向外長會議提出適當的建議。

蘇聯代表團對美國代表團關於解除德國軍國主義的條約草案聲明的答復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蘇聯代表團在四月二十三日的聲明說：美國政府認為蘇聯政府對於美國的解除德國軍國主義化的條約草案的立場是拒絕這個條約。這聲明解釋蘇聯政府的立場是不正確的并且和事實矛盾的。

如所周知，蘇聯代表團不但沒有拒絕關於解除德國軍國主義化的四邊條約的簽訂的建議，而且在去年七月間還表示過這樣的條約，應該不止締結如美國所建議的二十五年，而且應該為期四十年，這并且被接受了。

同時，蘇聯政府過去和現在都認為，在美國的草案裏必須增加進許多改善草案原文的補充意見。這些補充的主要目的在於想滅除那些關於防止德國新的侵略的問題的美國草案中與波茨坦會議的決議不相符合的地方。

在這些決議裏，防止新的德國侵略是以德國的解除軍國主義化與實施民主化二者為依歸的。但在美國的草案裏，防止德國侵略的任務僅在於解除德國的軍國主義化，而完全忽略了德國民主化那種重要的任務。

蘇聯的補充首先即在於糾正美國草案的這個根本的錯誤。如果這個錯誤不加糾正，那麼這就可能被認為同盟國已經把德國的民主化，不再看作防止新德國的侵略的根本條件之一了，這是顯然與波茨坦會

議的決議相矛盾的。

蘇聯的補充，其次在於確定條約中德國對於盟國應履行義務的責任，首先是它的賠償的責任，這是完全符合於克里米亞與波茨坦會議的決議的，如果忽略了它，就意味着對這些會議的破壞。

至於蘇聯代表團的那些如：魯爾的四強管制的設置，德國工業的民主化，容克大地主的清算等補充，這些意見是和德國的解除軍國主義和民主化的根本問題有密切的關係。對於這些問題存在着歧見是可以理解的，蘇聯代表團也正努力於此。美國代表團拒絕討論這一類的問題，對於盟國間觀點的協調毫無裨益，而且只是證明想把自已的意志強加於其他國家政府的企圖，這是得不到好結果的。

蘇聯的建議的目的是在除掉美國草案的上述的缺點。

大家也知道蘇聯的許多修正也獲得積極的同情，譬如從法國代表團方面。此外，法國代表團認為對美國的草案也有加入自己的修正的必要。

所有這些都說明着美國的草案必須經過嚴格的補充之後才可被接受。美國草案想不經修改和補充而要求通過的企圖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要求，沒有一個自尊的政府能同意這樣做。

經過上述說明之後，再說蘇聯拒絕防止德國侵略的條約，就意味着固執於與事實不符而且只能阻礙對基本草案的業務的討論和對它補充修改的一種偏見。而事實上蘇聯代表團拒絕指令式的條約，而美國代表團則拒絕討論那些想改善這個條約的蘇聯政府的建議。

蘇聯代表團重複自己去年關於解除德國軍國主義化與防止德國侵略的四邊條約的締結的必要的聲明，提議繼續在外長會議中審議美國的草約和蘇聯代表團對它的補充。

蘇聯代表團對美國代表團關於奧國和約問題的聲

明答覆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蘇聯代表團在討論奧國和約的整個時間裏都努力於協議的獲得上。蘇聯代表團放棄了許多自己的提議，原因即在於此。蘇聯代表團也聲明了準備對和約的迄未獲得協議的其他各點覓取協議。

同時，蘇聯代表團屢次聲明：涉及德國在奧國的資產的第三十五條以及和它相關的第四十二條，對於蘇聯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第三十五條的意義和它牽涉的問題，是由於這一條文涉及德國的賠償責任。蘇聯的相當部分的領土遭受了德國的佔領和連帶的對於數百萬家庭的巨大的破壞和劫掠，從德國獲得賠償，對於蘇聯極關重要，而且也是一切蘇聯人民的合法的要求。

按照波茨坦會議的決議，奧國東部的德國資產移交給蘇聯，而在奧國其他部份的德國資產則移交給美國、英國、法國和其他國家。問題在於使這個決議不至於紙上談兵，或使各種各樣的對於什麼是德國資產的解釋將這個的議不至於化為烏有。

美國代表團方面，迄今關於德國資產所作的建議，正好使蘇聯實際上被剝奪了波茨坦會議關於奧國東部所規定的大部分自德國的賠償。因為關於德國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和芬蘭的資產的問題，都是依照波茨坦的同樣的協議面解決而沒有引起過美國代表團方面的反對，所以這裏更顯得不合理

了。

還在波茨坦會議上蘇聯政府就放棄了從奧國的賠償。蘇聯政府不願美國代表團的聲明，沒有要求過而且現在也不要求從奧國或任何奧國的財產方面爲賠償。至於奧國的主權和獨立，按奧國政府自己的承認，蘇聯軍隊是第一個協助恢復主權完整的，獨立和民主的奧國的。

然而蘇聯政府堅持奧國的一切德國的資產應作爲償付德國的賠償責任之用。奧國的或在奧國的非奧國的財產，在德奧合併之後和德國訂着契約，而且把自己的財產轉移給德國人而從中得了鉅大利益的，現在又來要求這份資產而在這樣的非份請求中從美國方面取得辯護人，這是不可容許的。這會是對於德國的走狗們的支持而且破壞了波茨坦會議所承認的蘇聯和其他盟國的權利。

如果美國的建議是以保障美國和英國的在奧國的石油公司——它們的財產當時轉移到德國人時，英美方面沒有抗議過——的利益爲出發點的話，那麼這樣的主張應當針對着德國而不應該以犧牲蘇聯和其他盟國來滿足的。

想請求聯合國大會頒發關於奧國的德國資產問題的提示的提議是沒有根據的，憲章第十四條在這裏無法援用。本問題如果要向聯合國機構申訴是不合法的，因爲這類問題不在聯合國機構的職權之內，而對奧和約的準備的程序不應該和我們在對義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和芬蘭的和約的準備上保持過的程序歧異。

現在蘇聯政府建議組織由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的代表委員會，交它審議奧國和約的一切還沒有協議的問題，特別注意詳細審議第三十五條，以及第四十二條的相當部分，以求提出於盟國政府委員會裏的觀點獲得協議的可能，再向外長會議提出報告。

關於德國的盟國佔領軍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在討論關於盟國在德國的佔領軍的問題時，莫洛托夫指出：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間在紐約的外長會議裏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若干代表急於縮減德境的佔領軍。然而現在在這個問題裏的以前的那種匆忙却不見了。這當是已經交換過意見的結果。

莫洛托夫續稱：蘇聯代表團提議把德國的蘇聯佔領軍的數目限制爲二十萬人。這完全符合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在去年十二月提議規定這個數目於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的建議。自然這個限制必須要遲些了。蘇聯代表團提議規定這個數目於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說蘇聯在德國和其他國家裏保持着數百萬自己的軍隊的流言也散佈得很多。蘇聯代表團認爲它的關於限制在德國的佔領軍的名額的建議，無論如何總可相當廓清這種流言了。

蘇聯的方案包含着規定美國與英國在自己的佔領區裏有相同數額的佔領軍——即十萬人——的建議。這也是和貝爾納斯在紐約的建議符合的。那時貝爾納斯雖然提議規定美國和英國佔領區的軍隊數額爲十四萬人，但他承認在美國和英國佔領區的佔領軍的數額應該相同，而各該區的佔領軍的數額應該比蘇聯佔領區的規定少些。

考慮到其他代表團表示反對關於限制德境佔領軍數額迅速採取決定的立場，莫洛托夫作了下列的建議：「鑒於限制德境佔領軍數額的必要，外長會議建議管制委員會討論這個問題，並規定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以後的蘇聯的、美國的、英國的和法國的在德國的軍隊的數目。管制委員會必須至遲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以前將它關於這問題的決議向外長會議報告。」

外長會議閉幕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在結束會議上，主席貝文建議向蘇聯政府對外長會議工作的優良條件表示感謝。

皮杜爾和馬歇爾對這個建議附議，而且以自己代表團的名義爲熱誠的招待和對於與會者的關切而致謝。

莫洛托夫致答辭。他道謝過自己的同僚們所作的熱誠的申述之後，說道：

「我們在這次的外長會議的議程裏的問題的討論上，費掉了許多功夫和不少的勞力。我們的工作還沒有結束，可是做好的也並不少。我們做了相當多的準備工作。」

莫洛托夫指出討論過的德國的與奧國的問題的意義時，說：

「我們希望這裏在莫斯科所做的工作，可以幫助我們事業的將來的成功並達到一切未解決的問題的協議。」

倫
敦
外
長
會
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月

對德國和約的籌備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們已經決定討論列入我們議程的六個問題，其中有幾個是涉及德國和奧國和約的。這些問題都具有着無比的重要性。蘇聯代表團提議：對德和約的準備問題，在我們的議程上，應該給予優先的地位。因為現在已經表明，這個提案遭到了反對，所以，我要較為詳細地說到我們的動機。

蘇聯政府認為，對德和約的準備工作不能再事延宕。單說這一點就够明白，雖然自德國投降以來已經過了兩年有半，然而，在這個問題方面並沒有什麼進步。爲準備對德國已前五個盟國的和約，我們會化去不少的時間，最後，這個工作大體上是順利完成了。對義、羅、保、匈、芬五國的和約，現在已經生效。在這些國家人民的面前，已經展開了和平發展的前途，這不僅符合這些國家人民的希望，而且也符合歐洲穩定和平們之建立的利益。

現在，決定對德國和平解決的時機已經到了。如果外長會議延宕這個問題的解決，並且在我們會議上把這個問題放在次要的事務之列，人們就不會懂得我們是什麼意思了。同時，我們也必須解決奧國的問題，這也是外長會議本屆會議當前的任務的一。

我們已經決定在本屆會議中討論若干有關德國的問題，其中有許多具有現時性的重要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應該予以嚴重的注意。但是，對德國的根本問題，乃是和約的問題。一向都不易着手準備這個和約，因爲外長會都被着十其它急迫的問題佔據了。可是，另一方面，現在却不可能再擱置這個問題了。

我們大家都知道，對德和約的問題，乃是一個德國命運的問題，同時又是完全恢復歐洲和平的問題。需要這個條約的，不只是德國，歐洲，而且不僅是歐洲的所有各國的人民，都需要這個條約。歐洲各國人民都希望穩定的和平最後在整個歐洲建立起來，這句話可能予以否認嗎？

當然，對德國和平解決的問題，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且，在我們會議過程中，我們之間也會發生一些歧見。但是，延宕這個問題，決不會使問題容易解決些。如所週知，現在，在戰後時期，在蘇聯以及對蘇聯友好的各民主國家一方面，和美國以及某些西歐國家另一方面之間，在或此或彼具有國際意義的問題上，常常發生歧見。在這點上，戰時的情形和停戰以後的情形之間，有着極大的差別。當前的歧見如何解釋呢？它們的基礎又是什麼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美國、蘇聯、和其它的民主國家，形成了反希特勒的聯盟，並且共同對那些僭奪世界霸權而且想在全世界建立法西斯制度的法西斯國家陣營，發動解放鬥爭。這個鬥爭將他們團結起來，允許它們有效地決定許多具有國際重要性的複雜問題。單指出像三國同盟強國在德黑蘭、雅爾達和波茨坦的會議這樣的事實就够明白了，這幾次會議著名的決議，成爲了對各國歷史重要的貢獻。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情勢就發生了變化。這時，可以清楚地看出：以前參加反法西斯聯盟的國家，對於建立戰後和平的問題，懷着不同的目的。可以明顯的看出：有些國家力圖建立基於各國平等，並且基於對大小國家主權之承認的民主和平。這樣的和平，就有了機會可以不顧社會制度的不同，而且不顧思想的相異，而發動各國間和平的合作。民主和平的建立，也意味着戰敗國家也有從事自由的

民主發展以及完全恢復其主權的權利、同時也可以明顯地看出：另一些國家企圖建立並非民主的，而是帝國主義的和平，這就是說某些強國對其它大小國家的支配，將它的權利和國家主權置之不顧。顯而易見，建立帝國主義的和平，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各國分裂為兩個種類：一方面是統治的國家，另一方面是附屬的和被奴役的國家。而這個，結果就會引向含有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危險的新的國際衝突和戰爭。

想建立帝國主義和平的努力，當然祇有遭到許多民主國家方面的抵抗。我並不想掩飾，蘇聯是完全站在那些想建立民主的和平，而且對強迫各國接受帝國主義的和平的企圖進行鬥爭的人們的一邊的。帝國主義的和平不能夠持久。祇有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和平才能夠持久。由此可見，昨日的同盟者之間的歧見，根源究在那裏。這對於對德國和平解決的問題也是有關係的。對德國的和約，必須決定她以後長時期的命運。當然就發生了這樣的問題，即：這個和約將基於民主的和平，還是帝國主義的和平的原則呢？

在奉行列寧與斯大林和平政策的蘇聯看起來，這個問題的答覆是很清楚的，而這個答覆祇能是這樣的：對德國和約必須基於民主和平的原則，而且必須對德國的經濟復興及其將來恢復為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有所貢獻。簡言之，對德和約必須基於成為盟國雅爾達及波茨坦會議關於德國決議之基礎的那些原則。根據這樣決定，我們必須確保德國的非軍事化和民主化，同時要確保德國實踐她對其它會受希特勒匪幫侵略的國家所担负的義務。基於這個基礎所擬定出來的和約，將使德國本身，在克服了現有的暫時困難之後，採取一經濟復興和發展為一個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堅定的道路。管理着當前德國的四強，負有正確解決這些任務的主要責任，而這些任務對於全世界各國都具有着重要的意義。

顯然。也有另一種關於德國的計劃，其目的在阻止她的經濟復興，深怕它變為歐洲和世界市場上的

一個競爭者。這個計劃，是與以在經濟上策弱德國，並且破壞作爲一個統一國家的德國（雖然并未公開這樣說）的政策相符合的。在這種情形下，於是就有人企圖由那些需要這裏或那裏的領土的國家來利用德國，作爲首先發展戰爭工業的基地，並且利用德國反動勢力，作爲這種政策的支柱，而這種政策是以支配歐洲各民主國家，并反對在法西斯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歐洲各國民主運動之發展爲目的的。

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在這種情形中，這種政策也表示着想建立帝國主義和平的願望。從歐洲的民主與和平利益的觀點看起來，這是一個危險的計劃。這個以反對德國恢復爲一個統一的民主國家并且以反對德國人之根本利益爲目的的計劃，祇是於德國反動的報復主義者有利，他們準備拾取德國統一的觀念，並且將它利用於我們自己的報復的目的，夢想着恢復侵略的帝國主義的德國。在民主國家當中，不應該有人支持這種關於德國的計劃。不僅如此，在民主國家當中，也不應該有人支持這樣的計劃，這種計劃乃是一種企圖想利用德國的任何一部，作爲軍事的或者軍事工業的基地，以備將來在歐洲作任何一次軍事的冒險，或者作爲歐洲反動勢力反對德國的或是歐洲其它國家的進步民主勢力的一種支持。祇有那些贊成帝國主義和平的人，才能支持這種關於德國的計劃，然而，這種計劃，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許多民主國家的反對。曾經不屈不撓地保衛過，而且仍將保衛歐洲的以及歐洲以外的民主和平之恢復的利益的人們當中的蘇聯，當然是站在堅持反對這種關於德國的計劃的人們當中的。

在起草對德國的和約時，我們首先必須決定兩個基本的問題。如果，第一、在德國建立一個廣泛的民主政府的問題，和第二、將來考慮這個和約的社會的問題，都能够得到正確的解決，那麼，對德和約的籌備工作，一定是順利的。當然，和約籌備工作中也包含着其他的問題。但是，上面所說的兩個主要問題，具有決定的重要性。

我們也有着一定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基礎。在建立外長會議的時候，波茨坦會議直接地說過：「外長會議將被用作籌備與德國協議和平之工具，而此項協議，當適當之德國政府成立時，將由德國政府予以接受。」波茨坦會議的這個決定，必須予以實現。建立一個廣泛的德國民主政府的問題，不能再事延宕了。這樣的延宕，不僅有害於德國的人民，而且也有害於關心着全歐洲從速建立穩定和平的歐洲其他國家的人民。

至於和會的問題，我們必須在這裏就和會的參加份子一節達成協議。去年，在外長會議的紐約會議中，我們會一致決定於在籌備對德和約期間，那些國家應被邀請來參加初步的商討。當時決定，除了五大強國之外，還應該邀請那些與德國相鄰的國家，以及那些會以它們的武力參與對德戰爭的其他同盟國家，參加這個商討。之後，會出現過與紐約外長會議所通過的決議完全相反的提案。如果我們不想破壞我們已經達成的協議，我們就應該受上述紐約決議的約束，然後，籌備和約期間商討的問題，以及和會本身組成份子的問題，就可以毫無困難地予以決定了。

如果上述兩個主要問題被解決了，一切與籌備和約的工作有關的問題，就可以不致有多少耽擱而予以決定，如果那兩個主要問題不得解決，那就不能完成籌備對德和約的工作。

我在這裏所說的一切，目的是在表示：第一、我們昨天關於討論對德和約籌備工作問題之決議的重要性；第二、要喚起外長會議注意在這一方面所發生的主要的問題。鑒於這件事的重要性，蘇聯代表團主張：這個問題，在一切與德國有關的問題中，應該首先予以考慮。

我要喚起各位回憶，早在一九四六年的四月間，美國政府曾主張及早籌備對德國的和約，這個提案會獲得英國與法國的代表團的支持。可是，在那時，這是辦不到的，因為一切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初

五國和約的籌備工作方面。但是，現在，一九四七年的年終，我們有着一切的可能性，來直接處理對德和約的籌備工作，不必藉任何託辭來延宕這個重大的工作了。

蘇聯政府認為對德和約的籌備工作必須加速進行，並且提議：在本屆外長會議中，這個問題必須放在其它問題的前面。我們是從這個事實出發的，即：不僅是蘇聯關心着恢復整個歐洲的和平。歐洲其他各國人民而且不僅是歐洲的人民當然也都關心這件事。所有這些，使我們有一種理由希望：我國的提案，將獲得其它代表團的支持。

德國的經濟原則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

十二月五日，外長會議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會討論經濟原則問題，德國戰後經濟水準以及賠償計劃。

首先發言的是馬歇爾先生，繼由皮杜爾先生發言。莫洛托夫發表演說，一開始就申述英國代表團的聲明稱：它將堅持它於三月三十一日在外長會莫斯科會議中所提出的建議，他說：蘇聯代表團也完全堅持它當時所提出的建議。接着指出前一天法國代表團所作的聲明需要某種解釋以後，莫洛托夫遂轉而說到美國代表團。他說：

在我看來，美國代表團聲明中的主要含義，似乎就包含在馬歇爾先生的下面的幾句話中：「在外長會議決定德國須建立怎樣一種的政府之前，我們必須使一個政府能夠有效行使職權所必要的德國的一般原則取得同意。在我看來，這個原則包括：個人的基本自由；各區界限的廢除，佔領區的劃界線除外，不得妨礙德國全境人的，思想的和貨物的自由流通；明確地決定德國人民將要担负的經濟負擔。」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中間的主要意思就等於下列的兩點：在決定組織一個德國政府的問題之前，必須不顧現有的各區而獲得貨物在德國全境流通的自由，以及決定德國的經濟義務。

從馬歇爾先生的聲明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美國代表團在延宕組織一個德國政府的問題，並且把德國全境貨物流通自由的問題提到第一位。

關於這一點，必須注意美國總統所任命的一個委員會所草擬的哈里曼關於德國局勢的報告書。一個月前，哈里曼的報告書發表了，其中包含下列的主張：「所有的觀察家都十分清楚，如果不成立某種形式的德國政府，德國人民的生活是不會恢復的。」所以，這個報告書就表示了這樣的觀點，即：如果不成立一個德國的政府，那就不可能恢復德國人民的經濟生活。

第一眼就可以看出：馬歇爾先生和哈里曼先生的觀點之間存在着直接的矛盾。但是，在下這樣結論之前，必須仔細地分析一下是不是如此。

我將繼續引用哈里曼先生的委員會所作的報告書：「人們只有用這樣的方法才能在德國產生負責的機構，具有充分的權力和資格來解決全德國的問題。如果我們被迫憑藉德國的地方政府或是憑藉個別獨立的佔領區，爲彼此相反的利益而行事的話，那末，德國一般的經濟復興，希望就極爲渺小。」

我將繼續引用哈里曼先生的報告書：「兩年以前，以組織一個權力及於俄國以及英國、美國和法國佔領區的聯邦（全德國）政府爲目的，這倒是極爲相宜的。目前，達到這樣的目的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延宕的代價是太大了。現在必須在西方用我們所可用的方法來開一個頭。」

哈里曼的這種言論表明：美國政府承認有從速組織一個德國政府的必要，認爲這是德國經濟復興的一個根本條件。同時，馬歇爾先生的言論却道出了似乎是不同的觀點。然而，要了解這矛盾並不是怎樣困難的。

從哈里曼先生比較爽直的言論可以看出來，兩年前美國政府認爲產生一個聯邦（全德國）的政府是和宜的，而現在它就不再認爲四國會就這個問題達成協議了。所以，哈里曼先生坦口地說：「現在必須在西方用我們可用的方法來開一個頭。」這祇能當作這種意義來了解，即：成立一個西部佔領區的政府

的問題已須由美國予以決定了。

根據這一點，美國代表團在四國外長的這一次會議上對於就組織全德國的政府，達成協議這一點並不關心，這就可以理解了。如果建立一個「雙區」政府的問題已決定，而且這已經發表以供普通知曉，那末，美國代表團在我們的這個會議上目的並不在於就成立一個全德國的政府達成協議，這就可以解理了。

馬歇爾先生聲明中提到全德國的政府，顯然祇是作為一種形式而已，因為不好不說起它。如果哈里曼先生說必須「在西部」開始建立一個政府並且宣稱不可能希望成立一個全德國政府的話，馬歇爾先生則表示了同樣的意思，祇是用了另一種比較不坦率的方式。

美國代表團今天的聲明說：沒有理由等待成立一個全德國政府，但是必須討論德國全境貨物自由流通的整個問題，這顯然是而且恰恰是為的這個緣故。

英國代表團三月三十一日的提案也表示了同樣的意思，貝文先生今天就會發言支持這個提案。我們現在從馬歇爾先生的聲明可以知道：美國代表團在支持英國的提案。

至於英國的這個提案，它包含着很多礙難接受的地方。接受這個提案，就將阻礙，比方說，德國賠償的實踐。英國的提案，目的也是在為德國全境貨物流通清除道路的。而且，因為德國目前生產很少的貨物，這顯然主要是想便於銷售其他國家輸入的貨物的。對於那些擁有大批待售貨物的人們，這當然是便利的。但是，當德國本國內的貨物生產水準依然很低的時候，德國人民和歐洲其他各國人民都不會因為接受這樣的一種提案而得到任何的利益。

上述英國三月三十一日的草案，題名為「適用於處理德國的補充原則」。這個草案涉及包含在波茨

坦會議決議中的許多問題，這個草案，表面上目的在補充這些波茨坦的決議，但是事實上，它的目的是在以完全新的決議來代替它們，在許多情形中它嚴重地破壞了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利益。

蘇聯顯然是不能同意這種以英國新的提案來代替波茨坦決議的。

每一個人都知道，在某些方面，波茨坦決議實踐得不能令人滿意。蘇聯政府正在企望更正地實行這些決議。它不能同意未得通過這些決議的政府確定先前的決議中那些應該予以修正的時候，就來修改這些決議。

誰也不能否認，關於德國的經濟復興，情形完全不妙。蘇聯政府認為：這首先是因為波茨坦會議經濟方面的決議沒有實行而造成的。

實際的情形怎樣呢？

早在一九四六年的三月間，就會通過一項關於德國工業水準的決議。隨後，蘇聯政府又不止一次地提起必需修改這個不合適的決議並且為德國確定一個較高的工業發展水準的問題。我們曾在外長會莫斯科會議上詳盡地審議這個問題，但是未能達成協議，雖然蘇聯的提案和英國的提案彼此都非常接近。當時，美國代表團沒有同意這些提案，法國代表團也沒有同意。

可是，莫斯科會議結束以後，英國人和美國人立即在德國發表了一項雙邊的決議，為它們自己的兩區，為「雙佔領區」，修改德國的工業水準。這樣做的時候，英國和美國代表忽視德境管制委員會的存在，並且沒有把修改德國工業水準的問題提交管制委員會審議，而一年以前，在它們的同意之下，管制委員會却通過了一項完全不同的決議。在這情形中，美國和英國的政府再度採取了個別行動的方針，不得蘇聯和法國的參加就來修改先前同意的決議。

英美代表在德國的個別行動太過火了。與德國整個其餘部分隔絕了的英美聯合佔領區已經存在兩年。現在是應該檢討英美在德所實行的分裂主義政策之結果的時候了。

當英美佔領區實行合併的時候，我們聽說這是爲着加速德國的經濟復興而做的。但是結果如何呢？自然，也許英美佔領區的合併已經改進了它們的經濟情勢了吧？讓我們來看一看，我會提到過的美國商務部長哈里曼先生的報告書關於這一點說了一些什麼。

那個報告書說：英美聯合佔領區在一九四七年中的工業生產指數，是一九三八年數字的百分之三十五。今天，歐洲沒有一個國家會有這麼低的工業水準。這個百分之三十五就是英美佔領區中所奉行的經濟政策全部失敗的明證。

這兩區是在一九四六年合併的，但是，德境英美佔領區的經濟形勢在一九四七年可曾有所改進黨？正相反，大多數工業，採煤工業除外，都依然和以前一樣，有些甚至降低了。這就是德國西部佔領區中差不多德國平時工業所有部門的不能令人滿意的情形，這種工業的生長，我們不應該去阻滯它，而且一定不可加以遏制。恰恰相反，使德國平時工業能够發展，並且承認這是符合德國人民以及以前曾自德國獲得貨物的歐洲其他各國人民利益的，這乃是我們的責任。

遭受戰爭破壞比較嚴重而且已經採取了取締戰爭工業之措施的德國東部佔領區的工業發展儘管有着一切的困難，而蘇聯佔領區的工業水準却已經達到一九三八年水準的百分之五十二。同時，現在有着一種走向工業進一步增長的趨勢，而蘇聯的行政機關的目的也在給予一切可能的援助，以便加速德國這一區的工業的生長。蘇聯佔領區迄今沒有從英美佔領區方面聽到過有關提高德國工業的事情。

英國的關於德國經濟形勢的提案，擬訂得相當詳細。美國代表團覺得它們是可以接受的。法國代表

國會提出一項接近英國草案的提案。蘇聯代表團認為在這些提案中有很多地方是礙難接受的。

英國提案中主要缺點之一便是其中關於貨物自由流通和德國的各種義務，尤其是對西方強國的義務，說得很多，但同時，德國人民本身却被忽視了，德國經濟復興所倚賴的德國人都被忽視了。英美當局在西部佔領區中所實施的經濟措置之主要的缺點也就是這一點。

然而，必須承認，各佔領當局不論是怎樣的措施，如果不能提供德國人本身關心積極從事復興德國經濟生活的條件，它在復興德國平時經濟方面都不能產生好的結果。

我們必須用這種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即：德國人，德國的工業家——但資本主義的獨佔資本家不在內——德國的工人，德國的農民，德國的工匠，能够自己從事復興平時的工業，農業和運輸的各部門。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方面忽視了德國人民，我們就不會得到好的結果。如果在復興德國經濟的工作方面，我們倚賴資本主義獨佔資本家和以前工業中希特勒匪幫的頭目，而不是倚賴德國的民主勢力，我們就得不到好的結果，我們就不會實現我們共同決議中所規定的目標。

可是，如果在復興平時工業，農業和運輸的工作方面提供德國人以廣泛的機會，如果給予德國人民的民主勢力以必需的支持，那末，憑着加強管制維持一個一定的時期，我們就能在復興德國的經濟方面以及在發展他的迎合其他國家人民利益的對外貿易方面獲得積極的結果。

我們不應該害怕恢復他們的經濟，工業，糧食基礎和運輸的德國人。這對於緩和德國人民的處境是很重要的。這將保證德境加強佔領當局所需的經濟的支付。這將導使德國的貨物出現於那些急需工業生產品的各國。這樣的情形也許將不利於一兩個國家的獨佔資本家，但是我們國家的人民，將不會因此受害反而只有受惠。

必須要求德國人應履行他們在賠償以及支付佔領費用方面對同盟國家所負的義務。我們必須這樣辦，德國人才不會恢復或是製造戰爭工業，而是確實地履行四強關於非軍事化和解除武裝的決議。也不應當允許德國的經濟，譬如說魯爾的工業，或是德國任何其他的工業，變為倚賴外國資本，並被利用來作為恢復德國戰爭工業潛力的基地，或是作為歐洲反對派的堡壘。

同時，提供一種機會，使他們自己掌握自己的平時經濟的復興工作，這對德國人民也是重要的。我們非但不應該阻止這件事，而且必須協助德國的經濟復興及德國人民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然後，我們將堅定保證德國履行他的義務，並為建立德國與其他民主國家之間的良好關係造成前提。

現在沒有必要恐懼德國人的競爭。德國國內如今到處缺少貨物，這迫使德國人債台愈築愈高，使得德國喪失經濟的獨立，並且將來對於歐洲各國人民一點好處也沒有。對於那些為著滿足他們本國人民的需要以及與其他國家貿易而從事復興與平時經濟的德國人，應該給他們以信心。同時，對於德國經濟與政治的發展，必須確保四強適當的管制。

我還要從以上所述的下一個結論。

造成德國分裂的分裂主義行動的實際必須終止，經驗表明了這種行動所造成的可悲的結果。

如果我們實行波茨坦會議的決議，德國的經濟統一即將恢復，該項決議為維持德國經濟與政治的統一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如果不恢復德國經濟的統一，那就不能緩和德國人民的處境，也不可能貫徹我們在雅爾達和波茨坦所作的共同決議中所規定的以產生一個民主的和愛好和平的德國為目的任務。

必須承認：德國人民本身如不積極參加這項工作，德國經濟的統一就不能得到保證。這就是說，必

須成立全德國的經濟機構，在這個機構裏面，德國的民主勢力可以表現他們創造的和組織的能力。必須按照波茨坦會議的決議以及其後的決議所規定的，成立全德國的工業、金融、商業、農業、糧食、運輸和交通的管理部門。

成立這些全德國的機構，一定不可再事拖延，這些機構將提供德國人積極參與德國各區經濟復興工作的機會。同時，這也是走向解決成立一個全德國政府問題的重大的步驟。

莫洛托夫在結束他的聲明時說：蘇聯代表團將以書面的方式提出它的提案。

關於經濟原則，德國戰後經濟水準和賠償計劃的聲明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

十二月六日，外長會議因為沒有就討論的程序達成協議，所以沒有能開始考慮有關德國的經濟問題。

有三個代表團——美國，英國和法國的代表團——堅持將英國三月三十一日的題為「適於處理德國的補充原則」的草案作為討論的基礎，而不願蘇聯代表團已經聲明過，這個草案含有許多礙難接受的地方。

蘇聯代表團提議過，有關德國的經濟問題應以外長會莫斯科會議中那樣的方式來進行討論。而且，蘇聯代表團也曾同意考慮任何提案，而不要事先以任何一個代表團的草案作為基礎，因為一個代表團或是甚至三個代表團都不容強迫任何其他代表團接受它們的意見。協議之未能達成並不是出於蘇聯代表團的什麼過錯。

蘇聯代表團拒絕接受英國的草案作為討論的基礎，是因為這個草案目的在於以新的原則，或者如貝文先生的草案所說的，以「補充的原則」來代替波茨坦會議的原則，而這些原則都與波茨坦決定相抵觸，而且侵害那些會受德國侵略與佔領的國家的合法利益。

首先就不可能同意英國草案中的這個建議，說：「波茨坦協定所包含的原則和這個（英國的）聲明中所包含的原則之間，如果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後者應為有效。」四國外長會議為着表面的理由也不能這樣做，因為波茨坦協定是由三國巨頭所達成的，外長會議不能加以取消或加以修改。

與英國的建議相反，蘇聯代表認爲必須堅持實踐波茨坦協定，並且堅持消滅現有的對該項協定的違背。

那些不能實踐這個協定並且企圖不顧波茨坦協定而自由採取個別行動的人們才需要取消波茨坦協定。

美國和英國當局以及法國當局在德國西部佔領區中的個別行動已經達到這樣的地步，以致阻止了德國經濟的復興，並且妨礙了歐洲鞏固和平的緊急建立。

英美當局的這種個別行動，已經引起德國實際的分裂，而這一點已在德國西部與德國其餘部分以及與德國的首都柏林的分裂方面表現出來。

德國西部佔領區的一個新中心事實上已在萊因河上的佛蘭克福成立起來，英美當局正在那裏單獨行事，與柏林的管制委員會毫無關係。

這樣的一種事態對於德國的經濟復興發生了最有害的影響。

一九四六年，當英美佔領區實行合併的時候，據說這種合併是爲德國的經濟復興所必需的。自從那時以來一年已經過去了，而英美佔領區中的工業並沒有重新站立起來，都依然處於一種衰微的狀態中，

捱過可悲的日子，並且還不能生產人民所需要的以及對其他國家輸出必需的貨物。

不但如此，工業的停滯不可避免地造成生產工具的毀壞，造成機器的腐朽，更不必說那些不加改造的設備都變爲陳腐了。煤炭產量的增加，也沒有確保德國經濟的復興，因爲德國其他工業的復興都受到

阻礙了。

農業也是在一種衰微的狀態中，小農們依然沒有分得容克世家和大地主們的田地，那些他們因爲實

行真正土地改革的諾言所指望的田地。這對於以糧食供應城市一點就產生了困難的條件。

西部佔領區中正在奉行的政策，其作用是阻止經濟復興，而不是協助平時工業、農業、運輸和商業各部門的復興，沒有這樣的復興，德國人民的的生活標準是不會改進的。

在另一方面，英美當局憑藉個別的行動並且不顧四強管制委員會，正在實行着它們有關片面恢復某些重工業部門，例如煉鋼工業的決定，從以前德國戰爭工業卡特爾和托辣斯的人員中把那些過去希特勒匪幫的頭目們拉出來參加這項工作。

英美當局就這樣地倚賴着那些仇視民主歐洲的過去希特勒匪幫工業獨佔企業的人士的幫助，已經進行恢復德國西部的戰爭工業潛力，並且阻止管制委員會來監督這項活動，而這種活動本身就是彰明昭著地違反波茨坦協定。

這樣的一種政策，根本與德國經濟的復興以及與德國參與歐洲各國的經濟復興無關，而是給某些外國人士造成機會，來利用德國西部，首先是利用魯爾作為戰略基地，以達到在歐洲建立統治爲目的。

這樣一種政策的實行，也在對歐洲各民主國家所施的各種形式的壓迫方面表現出來，這些國家都在保衛着它們的民族獨立，同時也在保衛着和平與民主的利益。

現在從皮杜爾先生的聲明中可以看出來，法國代表團已經參加了英美對德國的政策。

美國實行這種政策的計劃，現在已經是衆所週知。據說是用所謂以美元計算的「援助」的方式來執行這個計劃。然而，因爲並不願意以符合方便經濟復興之利益的通常貸款條件來給予這種「援助」，而且因爲一方面這樣做一方面又強迫實行符合某些外國人士之狹隘利益的一定政策，這個計劃的執行就充滿了對於德國人民以及對於歐洲其他國家的巨大危險。

德國西部對外的美金債務繼續增加，而且這是沒有得到德國人本身同意的，同時，償付這種債務的可能性依然受到極端的限制。由於德國的工業並未發展，而且由於增加德國出口以抵償必要的外國進口貨的條件並未造成，外債的負累繼續增加，並且將德國西部在財政與經濟方面對美國和英國的倚賴性增長到更大的程度。

從美國正式代表的許多言論中可以看出來，這個政策的最終目的是想建立一個西部德國的政府。那就將見分裂德國政策的結局，其目的在瓦解作一個獨立國家的德國。

十分明顯，這樣的一種政策與建立歐洲的民主和平毫無關係。不用說，蘇聯對於這種反民主的政策是不會担负任何責任的。

以爲這樣的政策可以順利執行的打算，毫無根據。

不顧及德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可能的，他們不能被剝奪他們對於自己獨立國家的合法利益。

忽視歐洲各民主國家的意見也是不可能的，它們一向承認恢復德國作爲一個單一國家的必要，祇要它是在民主的基礎上發展，而且喪失了使侵略的德國帝國主義政策復活的可能性。

波茨坦協定的根本意義，就在於它提供管制德國的國家以一個聯合工作的共同基礎，這個工作的目的在把德國復興爲一個愛好和平與民主的國家。蘇聯繼續將那個政治基礎視爲一種正確的基礎，並且不能同意修改它。

因爲上述的種種理由，蘇聯代表團不能接受英國的草案作爲一個基礎，英國草案的目的在於修改波茨坦協定。

爲着繼續迎合其他代表團的願望，蘇聯代表團提議：外長會議進行考慮有關德國的經濟問題，把英國的提案和蘇聯代表團的提案同樣視爲便於工作的文件，而不必限制接受這一個文件或是那一個文件爲一種基礎。

關於德國賠償問題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十二月十日，馬歇爾先生曾代表美國政府發表聲明，其目的在立即停止德國對蘇聯的賠償支付，貝文先生代表英國政府贊成這個聲明，接着皮杜爾先生又代表法國政府支持他們的意見。這樣，這三個代表團現在結成了一條聯合戰線，反對對蘇聯的賠償支付。

可是，顯而易見，這些聲明都是毫無根據的，而且，這些聲明，都是與美、英、法政府在它們採取決定，支持蘇聯和其他盟國自德國取得賠償時所作的聲明直接抵觸的。

再喚起各位回憶一下。雅爾達和波茨坦的協定，我必須說一句：蘇聯並不是乞求，而是而求賠償問題必須最後作一解決。蘇聯堅持關於賠償問題的協議，不應該老是寫在紙上，而應該照所決定的予以實現。

每一個人都知道蘇聯一方，和例如美國另一方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祇有希特勒匪幫在他們曾經佔領過的蘇聯領土上所造成的損失，方被估計為一千二百八十億美元。誰也不能否認德國侵略對蘇聯所造成的無限的損失。

美國方面的情形就完全兩樣。它僥倖并未遭遇敵人的侵略，不但如此，它並且在戰時發了財。據已發表的材料表明：美國大廠主在戰爭年代中所獲得的利潤，空前巨大。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美國政府的代表這才出來反對對蘇聯的賠償的吧。但是，爲着要確認這些聲明是公正的，那麼人們就該證明它至少要有一點道義上的理由。然而，這個申明之毫無理由却格外明顯，因爲它與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在雅

爾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上所承認的義務是抵觸的。

美國政府提議過，我們不再從現有的工業生產中支付賠償。但是，作這個聲明的时候，它們對於以設備支付賠償的情形却保持沉默了。這種沉默并不是偶然的。單說這一點就够明白：波茨坦協定會規定以德國西部佔領區中的設備作爲二十個同盟國家的賠償支付。然而，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爲止的這一段期間，這二十個國家，包括蘇聯在內，獲得這些設備僅僅價值三千三百萬美元。這就可以看出來：西部佔領區的賠償，實際上是被阻撓了。這情形是可以允許的嗎？所有二十個應從西部佔領區取得賠償的國家，在兩年半以內祇取得價值三千三百萬美元的賠償，這除了是一個笑柄之外還有什麼呢？如果有人真心想實踐它的義務的話，難道這就是實踐的方法嗎？

當時對共同敵人作戰需要同盟的時候，這些人們就關顧它們，給它們很多的諾言，并且簽認各種的義務。但是，那是在戰時。當建立和平的時候一經來到，這些諾言什麼都沒有了。難道這就是建立需要尊重各國權利和利益，并且嚴格實踐義務的民主和平的方法嗎？建立民主的和平，和帝國主義的和平不同，與忽視它的權利和利益以及違背義務是不相容的。

我已經引用過關於德國西部佔領區中以設備交付賠償的執行情形的材料。實際上，對於執行這些義務什麼也沒有做。而整個問題已經歸結到可悲的結果。現在，主要的攻勢是發動來反對所謂現有生產中支付賠償。而且在這情形下，美國代表團所用的理由也是毫無根據的。可是，讓我們看一看事實吧。西部佔領區中并未從現有生產中支付賠償，然而英美混合佔領區的生產，祇達到一九三八年水準的百分之三十五。德境蘇聯佔領區中是執行從現有生產中支付賠償的，而該區的生產却已達到一九三八年水準的百分之五十二。這樣看來，蘇聯佔領區的工業指數——雖然這裏的關於工業復興的情形是很複雜的

比英美佔領區的工業指數高一倍半。這就表明：賠償支付并不妨礙工業的復興，却使它易於進行。當然，德國東部佔領區的蘇聯當局，會盡力幫助德國工業的復興。英美和法國當局在它們的佔領區所奉行的政策就不同了。所以，問題便是這樣：當然，在任何情形下，我們都不應當允許戰爭工業恢復，那末，關於德國的工業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政策呢？

一種政策是促進和平工業的發展，以便使西部佔領區中的工業生產，從一九三八年水準的百分之三十五至少達到百分之七十。這就是說，使英美佔領區中已恢復的工業的現有水準增加一倍。在這個情形下，除去指定現有生產的百分之十作賠償支付之外，還將留給德國人百分之六十的生產，以代替現有的百分之三十五。這樣的結果，現貨賠償支付既可執行了，而且德國人自己也將獲得兩倍於它們現在所有的工業生產。

然而，這須努力使德國的工業提高，超過一九三八年水準的百分之七十。我們只需一條明確的途徑，並且給予機會——當然是在四強的管制之下——至少使德國的工業略有發展，然後它才能容易解決指定一部分工業生產作為賠償支付的任務，同時才能大大提高供應，以應德國人民的需要，而且可以提供更多的機會，使德國的貨物向其它國家輸出。

我們也不應該忘記，在一定時期之內，德國人將付出賠償，然後所有的工業生產才屬於它們自己，而他們的工業才會十分健全起來。如果對德國的工業，採取這種態度，一切關於現貨賠償支付將降低德國人民生活標準的交談就會顯得矛盾，而且祇有蒙蔽了事實的真相。蘇聯認為：對於德國和平工業的復興採取積極的態度，才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我們不用懷疑，這樣進步的政策，一定會獲得德國人民本身應有的支持。

在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了另一種政策——阻撓德國工業的復興，不給德國人恢復製造機器，製造衣服鞋襪，製造食品，恢復化學工業和其它和平工業部門的機會的政策。不用說，這樣的政策，促進了外國貨向德國輸入。但是，這樣的政策是建築在一種不健全的基礎上的。如果有人因為深怕德國將變為某些美國，英國和法國獨佔資本家的競爭者而所礙德國工業的復興的話，那末，他們就會繼續如他們現在這樣地妨礙它的復興，阻止它的再生以及站立在自己的腳跟上。但是，這樣的政策不但違反德國人民的利益，而且也違反歐洲其他國家的利益。這種政策將不可避免地歸於大大地失敗，而關於這種反動政策的宣傳也將名譽掃地。

結果究竟如何呢？遭受德國侵略的各國，曾被允許自過剩的德國設備中取得賠償。可是，實際上，這些賠償支付已經等於零。在另一方面，有效利用德國工業大量設備的條件又不具備。結果，許多德國企業的設備荒廢在那裏已經過去了兩年，沒有修理，有的損壞或者腐朽了。大多數德國的工廠和工場，儘管許多廠商們的努力，都不能開始正常的生產，而工人、技術和工程師，也不能覓得他們所尋找的工作。祇有幾個利用與外國人必要的聯繫的工業獨佔資本家，獲得了德境西部佔領區佔領當局的支持。這種情形不能維持長久。我們必須放棄阻撓德國工業的政策。祇有當德國西部佔領區經濟生活必要的復興開始的時候，德國人民的生活標準才會提高。

這裏會時常提到限制蘇聯因為補償至少一小部分蘇聯人民因德國侵略而遭受的損失所應獲得的賠償。但是，實際上，高談這種事情的人們，對於英美法當局，和它們的工業家及銀行家，在西部佔領區所享受到無形的賠償及經濟的特權，却保持沉默。這些事情，照理是不應忘記的。

我已經有過一次論及煤炭工業的問題。直到最近為止，魯爾區的煤炭，都是以低價運出英國佔領區

，并且向其它國家輸出。美國當局，在這種事務中作爲中間人，已經獲得很多的利潤。西部佔領區中木材的輸出，也是同樣的情形。從所有這些交易中，已經賺得幾億美元。然而，這却不叫做賠償。但是事實上，它們與賠償沒有分別，雖然沒有人要求這些賠償的賬目。

外國的銀行家和工業家，現在也在別的方面利用德國工業家所處的困難的境地。他們以賤價向德國的工業家收購很多完全的企業和公司。美國和英國的資本，強迫地而且毫無顧忌的氾濫了德國的工業，并且開始在煤炭、鋼鐵、化學和其他的工業中以主人的身份出現。從這方面所賺得的大量的利潤，都進了各個幸運的外國人的腰包。西部佔領區德國工業的停滯狀態是維持長久，外國的所有主，就愈容易收購德國的企業，而且從中獲得極大的利潤。然而，我們能夠認爲這樣的情形是正常的嗎？我們能夠更長久地使德國的工業停留在這種可悲的狀態中嗎？

或者，再拿美國和英國給予德國人貸款的問題舉一個例。這裏已經說過，德國人單是對美國的負債，每年即達六億美元，此外對英國的負債每年達七億美元，這種負債的數目，正在着着增加，然而，甚至也沒有問過德國人本身，他們是否可以根據外國人所規定的條件而接受這些貸款。現在，自美國輸入西部德國的不僅是必須的糧食，它們也輸入廚房用具和床鋪，流質的鞋油和拖帚，酒和麵食。當然，有些外國的商人是高興這樣幹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形之下，這會造成德國外債的負擔無限的膨脹。雖然，德國人自己，不必陷於借戶的泥坑，能够製造所有這些東西，以及很多其它的東西，德國和平工業各部門的復興，不應該受到阻礙。

除此以外，美國的計劃又規定明年作第二次的「財政援助」，數達十一億五千萬美元，又不問德國人民，他們是否接受這些貸款的條件。同時，因爲西部佔領區的工業沒有發展，德國人就沒有機會還清

這些貸款。西部佔領區中德國人的負債，不久就會達幾十億美元。這些義務，對於德國人民，將比任何賠償更重。如果工業繼續受阻撓，工業設備繼續荒廢在那里，而負債數目不斷增加，那末，不堪負擔的外債負擔，就要落在德國人的身。

德境西佔部領區美金債務的累積，使德境西部佔領區的整個經濟倚賴於外國，尤其是倚賴於美國。德國的工業，正在日益隸屬於美國的以及其它外國的獨佔資本家了。德國西部經濟生活之附屬美國且甚一日，而西部佔領區中經濟與政治生活的獨立發展，現在是談不到了。美國的財政援助。變成了如此的負擔，而且隨之帶來如此嚴重的經濟上的後果？因為這些，德國人民在將來的長時間中將要忍受痛苦。美國的這一種援助，變成了對於德國經濟與政治獨立與恢復一種危險的障礙。

其他的強國，也想用允諾財政援助等等的方法，爲他們自己的目的來利用德國。甚至有這樣的計劃，規定爲着某些外國的反動人士而利用德國西部，在對德國國內外施以政治壓力的基地，並且規定將來利用德國西部作爲對付歐洲民主國家的戰略基地。這些打算都是建築在沙土上的。如果德國被禁止恢復戰爭工業，然而却給予發展和平工業並對其它國家輸出一部分工業生產品的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這就意味着德國可能獲得她所需要的輸出品，並且不必陷入束縛，不必在經濟方面危險地依附任何強國，而償付它的債務。然後關於納稅人們不說就會結束，因爲他們的利益已被德國按期還清貸款所規定了。

目前，正在造成一種完全不同的局勢，德國的工業得不到復興的基本條件，而德國西部日益增加的外債，使德國處於一個完全依賴他國，尤其是倚賴美國的國家地位，這些國家的人們，行使着不小的權力，他們一點也不關心德國人民，祇想利用德國，或者無論如何利用它的西部，以便實現它們擴張主義的目的，並且作爲各種侵略計劃的戰略基地。德國西部與德國分離，我們就眼看見它實現了許多新的措

施，給那些想在西部作威作福的人們自由行動的機會。

x

x

x

德國問題，祇有在保留德國經濟與政治統一的這個情形下才能合理解決。爲着這個目的，首先就需要毫不延遲地建立德國的經濟機構，作爲德國中央政府的胚胎。鑒於這一點，現在就需要開始組織德國協商會議，由德國全國民主政黨的代表，以及自由職工會的代表，和其它規模大的反納粹團體代表組成。

這樣，我們就可以確定德國人民本身對於對德國經濟援助的形式，對外國貸款條件之是否可以接受，對輸入這些或那些貨物的需要等等的意見。這樣，我們就可以達到德國按期履行它的賠償義務。

前天，這裏會爭論，德國人必須在履行任何其他義務之前，在行履賠償之前，償付外債。這種要求當然是毫無根據而且不公平的。

蘇聯代表團堅持立即按照雅爾達協定和波茨坦協定解決賠償問題。

附 錄

(一) 蘇聯代表團關於倫敦外長會議第五次會議 議程的提案

- 一、德國和約籌備工作的程序。
- 二、實現外長會莫斯科會議所通過的關於非軍事化的決議。
- 三、經濟原則，德國戰後經濟水準和賠償計劃。
- 四、德國臨時政治機構的形式與規模。
- 五、對奧和約委員會的報告。

(二) 蘇聯代表團關於籌備德國和約的提案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自從德國投降歐洲的戰爭結束以來，已經過去了兩年有半。日本投降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也

已經有兩年多了。

然而，無論是在籌備對德和約或是籌備對日和約方面，迄今都還沒有着手。可是，如果沒有對德以及對日的和平協議，那就不會有持久以及全世界的和平。

參照我們四國政府以前所通過的共同決議，就歐洲而論，外長會議應該認爲當務之急的是開始籌備德國的和約，這樣做的時候，就要考慮到有關籌備對德和約的程序問題以及和約本身的根本問題。

蘇聯代表團提議：外長會議首先應該考慮下列有關籌備對德和約的根本問題：——

(甲) 全德國民主政府的建立。

(乙) 審議德國和約草案的和會。

(丙) 擬訂和約的基本方針。

在這一方面，蘇聯代表團提出下列之建議：——

一、承認按照波茨坦決議成立一個全德國民主政府的急迫性。外長會議認爲成立德國某特定佔領區的政府的提案是不正確的，因爲這與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和法國四國政府關於必須建立全德國的、應代表作爲一單一的民主國家的德國政府一節的意見不符。

(註)

(註) 本節的後半部見莫洛托夫在外長會十一月二十八日會議中所作的補遺。

二、決定在和會中德國應有機會表示他對和約的意見。

三、和約應由德國政府簽字，並由德國政府提交德國議會批准。

四、和會應包括聯合王國，蘇聯，美利堅合眾國，法國和中國代表，以及與德國比鄰的各同盟國家的代表和曾以武力參加對德共同鬥爭的各同盟國家的代表，這些國家即：阿爾巴尼亞，澳洲，比利時，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巴西，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麥，希臘，印度，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挪威，波蘭，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南非聯邦和南斯拉夫。

五、以雅爾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的決議為對德和約的基礎。

(三)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蘇聯向外長會議提

出的關於經濟問題的提案

經濟原則，德國戰後經濟水準，賠償計劃

一、德國各中央行政機構

各管制強國承認加速恢復德國平時工業，農業與運輸以及提高德國人民生活水準的必要，承認德國參與恢復曾遭德國侵略的歐洲各國經濟，以及擴大德國對外貿易的必要。實現這些任務的時候，必須顧及安全的利益，並防止德國戰爭工業的復興。

因爲德國經濟復興方面的成功，首先有賴於德國人民本身的努力，並有賴於在德國全境實施相宜措施的可能性，同時這些措施需要成立全國的經濟機構。在四國管制之下行使職權，所以：——

(甲) 外長會議應負責在最短期間建立德國的中央行政機構，處理需要在波茨坦協定所指示的範圍的集中化的問題，並處理糧食供應和農業。

(乙) 德國各中央行政機構將受管制當局各相應四國機構的監督和指導。當德國臨時政府建立起來的時候，即將規定這方面的新措施。

佔領區司令長官，將各在其自己的佔領區內，對德國中央行政機構就基本問題的活動，執行普遍的監督和管制，以確保德國實踐他對盟國所負的義務，維持佔領軍的安全，以及遵守管制委員會符合四強對德政策的指令爲指針。

一旦遇有德國中央行政機構的指示與管制委員會的指示或命令發生抵觸時，佔領區司令長官有權停止實行這些指示，並將這種情形具報管制委員會，由管制委員會通過關於該問題的最後決定。

二、德國的工業水準

變更管制委員會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決議，應規定提高德國的工業水準，以便鋼的每年產量在最近的將來提高到一千萬至一千二百萬噸。

德國各中央機構應負責擬訂在新的工業水準範圍內復興德國經濟的措施，德國應無條件履行賠償以及其他她應負的基本義務。

三、德國全境貨物流通的自由

德國各中央機構成立起來以及德國履行賠償和其他基本義務的程序確定了的時候，各佔領區之間經濟上的劃分即將取消，德國全境貨物自由流通的必要條件即將建立起來。

包括一區或數區的一切德國區的經濟機構亦將予以取消。

(四)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蘇聯向外長會議提

出的關於經濟問題的提案

經濟原則，德國戰後經濟水準和賠償計劃

一、德國的經濟統一

一、各管制強國承認加速恢復德國平時工業，農業與運輸以及提高德國人民生活水準的必要，承認德國參與復興會遭德國侵略的歐洲各國經濟以及擴大德國對外貿易的必要。實行這些目標時，應適當注意到安全的利益，並防止德國戰爭工業的復興。因為德國經濟復興方面的成功首先有賴於德國人民本身的努力，並有賴於在德國全境採取相宜措施的可能性，同時因為這些措施需要成立全德國的經濟機構在四強管制之下行使職權，所以：

(甲) 外長會議應在最短期間建立德國的中央行政機構，處理需要在波茨坦協定所指示的範圍的集中

化決議的問題，並處理糧食供應和農業。

(乙)德國各中央行政機構將受管制當局各相應四個機構的監督和指導。當德國臨時政府建立起來的時候，即將規定這方面的新措施。

佔領區司令長官，將各在其自己的佔領區內對德國各中央行政機構就基本問題的行動執行普遍的監督與管制，並着眼於必須確保德國實踐他對盟國所負的義務，維持佔領軍的安全，以及遵守管制委員會符合四強對德政策的指令。

一旦遇有德國中央行政機構的指示與管制委員會的指示或命令發生抵觸時，佔領區司令長官具報管制委員會以後，有權停止實行這些指示，而管制委員會將就所涉及的問題作最後的決定。

二、變更管制委員會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決議，應規定提高德國的工業水準，俾使鋼的年產量在最近的將來提高到一千萬噸到一千二百萬噸。

德國各中央機構應負責制訂在新的工業水準範圍內復興德國經濟的措施，德國必須無條件地履行賠償以及其他應負的基本義務。

三、當德國各中央機構已經設立起來以及德國履行賠償和其他主要新的程序已經決定的時候，區際的經濟壁壘即將取消，並且提供德國全境貨物自由流通的必要條件。

包括一區或數區的一切德國區的經濟機構亦將予以取消。

四、考慮到魯爾區的工業是德國贖武主義的主要根據地，魯爾區應置於英、法、美、蘇四國共同管制之下。

五、應採取全國性措施，以改善德國的財政制度和貨幣的發行。

六、爲着獲得德國平時工業所必需的原料和其他物資的進口以及德國克盡對於盟國的義務，必須增加德國的出口。

七、應建議管制委員會，採取必要的措施，以便將各工廠和其他的企業從德國各公司，卡特爾和托辣斯手中接收過來，而且以便將這些企業移讓給德國國家所有。應該召請德國各民主政黨和由職工會來實行這些措施。

八、有關英美德領區經濟合併的協定，乃是一種破壞德國經濟統一的協定，以及其他有關這種合併的個別協定，均應認爲無效。

二、德國的賠償

按照波茨坦會議關於由各佔領區向德國索取賠償的決議，並且爲着決定索取賠償的範圍與手續，外長會議認爲必須：

- 一、決定德國賠償總數爲……（按一九三八年世界價格）。
- 二、確定對蘇聯的賠償爲一百億美元，蘇聯從此數中提取一部滿足波蘭的賠償要求。
- 三、利用下列方法來補充賠償：

（甲）永遠搬移（在波茨坦會議以後期間已經實行或即將實行的）德國平時經濟所不需要的工業設備，此項設備必須可以應用而且全部完整。

如果某一企業的設備留在德國加以應用，這個企業與它的活動有關的任何其財產應該用來補充賠償。

(乙) 從現有生產中按年運交貨物。

(丙) 德國的國外資產。

(丁) 各項的服務。

四、波茨坦決議中所規定的從德國西部佔領區中搬運設備，應在一九四八年年底完成。

五、確定德國履行賠償義務爲期二十年，自三強波茨坦會議決議公佈之日算起。

六、恢復由英、美、法、蘇四國代表所組成的同盟國賠償事務所的活動。

七、如果賠償交付的確定計劃徹底地予以實踐了，就應該認爲：爲着德國國內的消費以及爲着發展它與他國的貿易而不妨礙德國平時工業生產的提高一節，乃是可能的。

(五) 蘇聯代表團關於在柏林建立德國顧問委員會

會的提案

承認缺少一個全德國的代表機構來表示整個德國的，不僅是某一佔領區或個別的州的民主人士的意見，對於貫徹根據民主與和平的基礎組織德國的政治與經濟生活的任務具有着不利的影響，外長會議認爲急需在柏林成立一個德國顧問委員會。

關於外長會倫敦會議的結果對報界發表的聲明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爲答覆「消息報」和「真理報」記者所提出的關於外長會倫敦會議之結果的問題，同時因爲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先生和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先生就這個問題所作的演說，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特發表聲明如下：

春天所舉行的外長會莫斯科會議以及這一次的倫敦會議主要都是爲着討論德國問題而召開的。這兩次會議的材料，提供了充分的根據，可以判斷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對德國的態度。

關於德國問題，在倫敦并未獲致協議。然而，有關重要的並不是最近一些人的演說中所時常引用的某些瑣事。兩個基本的問題未曾獲致協議：第一，是關於對德國的和約；第二，是關於重建德國的統一。美，英，蘇三國政府首長於一九四五年所簽訂的雅爾達和波茨坦協定，爲解決這兩個問題提供了一個堅定的基礎。如果遵守它們所通過的決議的不僅是蘇聯政府，而且還有簽訂這些協定的其它的政府，那末，儘管有着意見的紛歧，關於德國問題也可以達成一般協議的。在另一方面，蘇聯政府一直聲明過，它決不違背這些協定，而且也決不跟着那些不願履行這些協定同時想擅自執行另一種對德政策的人們的脚步走。這種政策違背了成爲雅爾達和波茨坦關於德國問題協定之基礎的各國民主和安全的原則。

一、對德和約

對德和約的問題，不僅對德國是重要的，而且對於所有企望建立鞏固和平的歐洲國家也是重要的。對德國的和平解決，將意味着目前不固定的局勢的結果，和歐洲澈底和平的建立的。不僅是歐洲的國家

，而且還有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都關心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果真希望對鞏固歐洲的和平有所貢獻，我們就必須趕快開始籌備對德和約，以及處理與各國關於德國問題的和會有關的問題。這就是蘇聯代表團的態度，然而却未能獲得出席倫敦會議的其他三國外長的支持。

衆所週知，那裏也有着另一種的態度。遠在今年的年初，美國提出關於德國臨時地位的提案，這個提案意味着將對德國和約的問題擱置起來。當時正如現在一樣，蘇聯政府反對關於德國臨時地位提案，這唯有妨礙歐洲鞏固和平的建立。在倫敦會議中，蘇聯代表團堅持開始籌備對德和約，不得再事延遲，我國的代表團，力主外長會議該着手進行它所要建立起來的主要的任務。當組織外長會議的時候，波茨坦會議聲明過它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和平協議所必要的籌備工作」，這就是說，不僅包括西方在內，而且也包括東方在內，所以中國也包括在外長會議之內。

在波茨坦，會決定外長會議將籌備對義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和芬蘭的和約，這已經在去年完成了。然而，波茨坦會議的決議又說：「當適當之德國政府成立時，外長會議將被用作準備與德國協議和平之工具，此項協議將由德國政府予以接受。外長會議應集中注意於在西方對德和平協議的問題以及在東方對日和平協議的問題的時機已到，這是十分明顯的。這乃是趨向鞏固普遍和平的正常途徑。」

衆所週知，美國政府在去年也認爲必須開始籌備對德國和約了。美國代表團早於一九四六年四月間在巴黎會議上就提出過這樣的建議。可是，那時候，注意力分散在籌備其它的和約方面，不可能進行籌備對德和約。現在的情形就不同了。當對義，羅，保，匈，芬五國和約不僅已經簽字，而且已經生效的時候，我們可以認爲進行對德國和約的時機已到了。然而，在這一次，對於這一件事提出最頑強的反對

，就是美國。美國已經改變了它的立場，而現在和去年不同，美國政府不再企圖從速解決這個問題了。倫敦會議證明英國和法國也走着同樣的道路。美、英、法三國的代表，不把對德和平協議的問題當爲倫敦會議的主要問題。他們企圖或者將它自議程上完全撤消，或者予以延宕，並把它與次一等的問題列在一起。不顧這個問題的整個性，他們祇是故意地曲解德國疆界的問題，這又不是什麼有條理的討論，而是一種搔動德國人的神經。這個問題，祇要在討論對德和平協議整個問題的過程中，是一定可以解決的。然而，我們的夥伴却不願這樣做。此外，在它以前的一項決議中，外長會議早就覺得需要建立一個疆界問題的專門委員會，與其他的專門委員會一道來籌備對德和約了。

目前有人在武斷地說：倫敦會議中關於籌備對德和約的討論毫無結果，然而，這是與事實不符的。這次會議——主要地通過蘇聯代表團的努力——通過了若干決議，在這些決議中，在調整四國政府對於籌備對德和約的程序的态度方面，已經有了進步。現在，爲着某種理由，這却不被提起。然而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并未完成，因爲美國代表團連忙從事阻撓倫敦會議的全部工作。沒有人解釋過，爲什麼去年提議從速籌備對德和約美國，現在不把這個問題視爲重大的問題。同時，十分明顯，歐洲的和平的建立，要沒有對德和平協議，那是不能完成的。許多事實證明，祇有蘇聯堅持外長會倫敦會議應該從速籌備對德和平協議。這種態度符合所有企望鞏固普遍和平的國家的利益，這是十分明顯的。

二、德國統一的再建

隨着對德國和平協議的問題，發生了德國政府的問題。而且因此也發生了德國統一之再建的問題。德國統一之再建，對於德國人民民族發展的意義是顯然的。在另一方面，反希特勒聯盟，在波茨坦會議

中所通過的德國民主化和非軍事化的原則，必須在德國全境實施，這對於一切民主的和愛好和平的國家也是重要的。然而，如果德國的統一重建起來，而且德國沒有一部分依然在負責實施這些原則的所有四強聯合管制之外，這才是可能的，德國對遭受過希特勒侵略和佔領的盟國的義務的履行，大部分也視德國的統一重建而定。

在倫敦會議中，沒有一個人會公開反對德國的統一。甚至有人作這樣的聲明，大意說：德國統一的再建，乃是四國外長會議的主要任務，然而，可以看出，美、英、法的代表，却把這個任務縮小為祇是由各佔領當局為着便利貨物等等的流通，就取消區間的壁壘而取得某種協議，却把德國人民自己和他們的民主勢力參加再建德國國家的統一事宜置之不顧。結果，這就表明，這與其說是實際地再建德國國家的統一，倒不如說是外國出口公司在德國出售它們的高品的問題。

蘇聯代表團保持著根本不同的態度。的確，如果沒有德國人民本身和它們的進步民主勢力的參與，我們可以認真地談起按照波茨坦協定重建德國的統一嗎？回答這個問題是不難的。如果沒有德國人民民主勢力參與這件事，根據和平與民主的基礎來重建德國的統一，這是不可能的。

在外長會倫敦會議上，蘇聯代表團提出過提案，按照波茨坦會議的決議着手組織德國的中央政府。十分明顯，如果這個案提被接受的話，德國統一的再建就會建在一個真實的基礎上。然而，美、英、法的代表拒絕了蘇聯的關於組織德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提案。法國代表團也會提過另一個提案，作為趨向組織德國中央政府的第一步。它提議：至少應該實行波茨坦會議關於成立德國財政，運輸，交通，對外貿易和工業以及農業和糧食的中央機構的決議。給德國全國成立這種經濟性的機構，無疑地乃是走向德國經濟與政治統一之再建的實際的步驟。最後，蘇聯代表團提議，必須在柏林成立德國的顧問委員會，

由全德國各州和民主政黨的代表以及自由職工會和其他重要的反納粹的團體的代表組成。這對於德國統一的再建，一定也是一種實際的貢獻，而且給德國人民打開一個新的前途。蘇聯關於成立德國中央政府，德國經濟機關，和在柏林成立德國顧問委員會的提案，指明了重建德國統一的有效途徑。

當然，如果沒有德國人民本身參加，如果不在它們的民主勢力贊助這個事業，德國的統一是不能再建起來的。據最近英坦協定而實行的德國民主化如非軍事化，要求成立中央的政治與經濟的機構，因而也就要求德國的民主勢力積極地參與所有這些事情。然而，蘇聯代表團的提案沒有獲得西方強國的支持，那些強國在倫敦會議中所採取的態度使再建德國統一方面的一切進行成爲不可能。

所有這些表明：關於再建德國的統一，存在着兩種主要的政治立場：一種是由蘇聯所保持的，另一種是由美、英、法所保持的，雖然在後者之間，關於它們所同具的這種立場的程式，還有着某些歧見。祇有蘇聯堅持主張重建德國的統一。至於其它的三個強國，它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表明一種政策，其目的在分割德國，而不是統一德國，這是一種使西部佔領區與德國其餘部分分離的政策，其結果已經使德國實際地分裂。

以分裂德國爲目的的政策，在美、英、法、美的提案中表現出來，這個提案大意是：「一切政權應該歸於州」，某些屬於德國中央機構權限之內次等的職權除外。這一種政策，是受想看到德國在政治與經濟上分裂的願望所指使的。由於這種政策的結果，德國民主勢力就將不能適當地團結起來，以保衛他們人民的正當的民族利益。這種政策是受深怕德國將重建起來成爲美國獨佔資本家及其歐洲的同輩全部把持的世界市場上有效的競爭者這一種恐懼心所指使的。這種政策祇能吸引一小羣與別國工業獨佔資本家聯盟的德國獨佔資本家。這種政策也被各種復仇主義者當中的德國反動派，包括舊軍閥在內，爲着他們自

已利益加以利用，他們很想扼殺德國統一的思想，利用它來達到它們自己的反民主的和帝國主義的目的。這種政策向波茨坦協定相抵觸，與德國民主的利益毫無關係，而且與企望鞏固歐洲和平與民主的各國的利益也是不相干的。

這種反民主的政策，現在正由德國西部佔領區實際地奉行着。英美雙佔領區的成立，有利於這種政策的實施，因為雙佔領區實際上不是由四強管制的，而是由英美的行政當局所管制的。蘇聯對於聯席先不贊成而後，阻止了這種政策擴及整個德國。然而，英美當局毫不遲疑地採取了分裂德國的道路，祇是爲着給它們自己的政策開闢地盤着想，甚至祇是在西部佔領區中也行。

一年來以前，美國提出個別合併兩個佔領區——美國的和英國的——的主張，這種主張是由經濟上考慮來提出的。它們正清楚地說到它們想減少西部佔領區佔領國家的費用，而不顧這一事實，即：這些費用的大部分過去和現在對德國人民都沒有好處，而是用來維持所謂被迫移殖人員的，這些人們之中很多曾在對德國國家的戰爭中積極地幫助過希特勒。

現在已經檢查不來，雙佔領區與德國其餘部分的分離也在追求着政治的目的。最近數月來，美國和英國的報紙已經寫過很多，大意說：在英美雙佔領區彼此或彼的政府之下建立它們自己的政府，雙佔領區必須根據它自己的憲法，那裏必須實施個別的幣制改革，並且發行自己的貨幣等等。這樣，英國和美國當局在它劃混合區中的實際活動，是以完成自去年開始的分裂德國爲目的。現在也在進行準備把法國佔領區劃到英美佔領區中去，因而使英美雙佔領區變爲英、美、法三國佔領區。

所有這些聲明：英法代表贊成重建德國統一的原則，是與英美當局在西部佔領區中的實際活動極相矛盾的。實際上，英美當局的政策，和法國當局的政策一樣，都將造成德國局勢的惡化，其結果惟有破

除了奉行這種政策的人們的威信。這種政策的破產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違背德國的歷史發展，而且違背整個民主歐洲的噴嚏。

三、倫敦會議失敗的原因

倫敦會議表明：關於對德和約問題以及關於重建德國統一問題方面的歧見并不是偶然的。在這些歧見上面，反映出兩種不同的解決德國問題的方法。

現在大家都知道，有人企圖使德國，或者至少使西部德國，討屬於美國在歐洲的防禦計劃，德國負了幾十億美元的債務，硬說是爲了她的經濟復興與糧食供應等等。德國的事務，正由美國的參議員和其他各種各式美國的商人在討論着而且解決着。他們在西部佔領區中作威作福，并且幫助美國的獨佔資本家滲入西部德國的工業和銀行。

現在，大家也知道，英美雙佔領區中的實際政權正在從英美聯合機構的手中直接轉移到積蓄了更多美元的美國人的手中去了。所有這些，在表面上都是爲着德國而做的，而不是爲着實施某些外國計劃而做的。然而，德國人民依然不能干預這些實際上按照這些計劃所做的一切。那些在德國領土上作威作福，并且現在就設法爲未來的幾年至少在德國西部預先籌備經濟和政治的條件的人們，并不就任何事情舉行商討。他們爲德國規定貸款的數目，并且強定這些貸款的政治和經濟的條件，而不問這些條件和這種貸款是否可以接受。

關於願望幫助德國經濟復興的聲明，與英美佔領區中的實際情形是完全矛盾的。這裏的工業生產量，祇達一九三八年水準的百分之三十五，這遠在蘇聯佔領區中所達到的工業指數之下，儘管那裏的工業

復興的條件困難得多。西部佔領區中所奉行的政策，並不是協助和年工業復興的政策，而是妨礙工業發展，並造成工業停滯的一種政策。由於這種政策的結果，未加應用的設備逐漸喪失了它的價值，損壞了，而且陳舊了。

在這裏，土地改革實際上并未實行。小農的田地未曾有任何的增加，像蘇聯佔領區中所做的那樣，那是犧牲成爲德國軍國主義和希特勒侵略之支柱的有錢的容克世家和大地主的利益而進行的。

英美當局自己可以任意使用的英美借與變佔領區的貸款，已經成爲英美佔領區中德國人民的重負，而對於該區的經濟復興并無幫助。目前，美國計劃規定再在若干年中每年以數百萬美元借與變佔領區。這幾十億美元，將使德國和美國獨佔資本家進一步的接近，并使中小工業家淪於更困難的境地，大多數的德國人民則更不用說了，在這件事上，也沒有徵詢他們的意見。這些貸款并不用於發展西部德國很多的和平工業，而是主要地用來發展生產原料的工業，如煤炭工業以及一部分五金工業。許多德國自己的工廠能夠製造的東西，又將自外國輸入德國，而且首先是企圖增加自美國的輸入。德國西部在經濟上對外國資本的附屬性將愈益增大，雖然，現在德國的工廠被外國獨佔資本家以賤價收買的還很少。美國債主任意對付一個在經濟上柔弱的西部德國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在缺乏一個德國中央政府的時候。這個計劃大部分反映著要把西部德國變爲美帝國主義在歐洲擴展勢力的基地的願望。

美國的計劃關涉制若干歐洲的國家，它們的復興也都依附於美國強迫這些國家接受的某些經濟和政治的條件。美帝國主義在西部德國的完全支配，乃是要鞏固美國對歐洲各國的勢力，而變佔領區中如五金和煤炭這些工業的發展，造成了一種先決條件，以便利用西部德國爲實行美帝國主義侵略計劃的戰略基地。

也應該說一句，美國的計劃并未規定德國履行對於那些會遭德國侵略和佔領的國家所負的義務。它并未顧及這些國家的利益，并且無視波茨坦會議就這個問題所作的決議。有人說，對蘇聯賠償問題的解決因為得不到蘇聯佔領區中的情報而受到阻礙，這種武斷之辭是毫無根據的。蘇聯曾經表示過，而且現在還在表示，如果西方國家準備在行動上而不是在口頭上來解決賠償問題的話，它是願意提供關於這個問題的充分情報的。至於其它應該自德國西部佔領區獲得賠償的盟國，英美和法國的政策，對那些國家來說，已把上述波茨坦的協定實際上化為烏有，這乃是衆人皆知的秘密。這樣，美國對德國的計劃，就極端忽視了曾經參加反希特勒聯盟的國家。它的目的在取消那符合歐洲各國和平與安全利益的波茨坦協議。目前美國的計劃，乃是有限的美國人士利益表現，而德國西部不過是一個爲着美國擴張主義的利益而被利用的目標而已。

說完了這些，這就可以看出，目前在歐洲從事實現它的計劃的美國，爲什麼對於籌備對德和約或是建立德國的統一不表示關心。儘可能長久地維持着目前這種尚未對德國結束戰爭的狀態，有些人們就可以毫無忌憚地對德國人提出任何治理德國經濟的處方，強迫這些德國人接受任何一種償付這所謂援助的義務。和約和德國統一的再建都要求成立德國政府，但是很容易看出來，成立德國的民主政府，就將迫使人們格外照顧德國人民的利益，而這一點，目前的所謂援助計劃并未予以規定。缺乏這種政府愈是長久，那麼，那些執行美國計劃的人們至少在他們已經進入的德國的那一部份愈是可以長久地『自由行動』。這就是他們不願在外長會議中討論和約問題，或是再建德國的統一問題，或是討論成立德國臨時政府問題的唯一可能的解釋。

我們聽說：或者是實現美國提出的對德國的計劃，或者就是連『關於和約的紙面的協定』也不必簽

訂。這樣坦白的話，對於澄清目前的局勢是無益的。從這幾句話可以看出，美國是以採納美國對德和歐洲的計劃爲恢復歐洲的澈底和平以及重建德國國家的統一（要是沒有它，對德和約就不可能簽訂）的條件的，或者是照美國擴張主義者所指示的無保留地接受這種反民主的計劃，或者，就是關於和約問題不能達成協議。這就是說，歐洲和平的恢復工作將不會完成。這種專斷的政策，不得不遭到奮鬥方面的反對。美國所採取這種專斷的政策造成倫敦會議的失敗。倫敦會議是在失敗中結束了。不少人企圖把失敗的責任歸咎蘇聯。這是沒有用的。倫敦會議失敗的責任，在於美國統治的人士。在這一點上，貝文先生和皮杜爾先生又是追隨勞馬歇爾先生的。

正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四	五、六、七		「中立化」	「中和化」
一九	二	第十二字下加		也有例外的情形。
四五	十四	十三	列	裂
五五	二	十二	對	對德
五八	一	二十二	德在	在德
一一〇	六	十一	主義文化	主義化